

內政部登記證民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中和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開 灤 礦 務 總 局



烟煤、焦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經理耀華機器  
 製造玻璃公司  
 所出著名耀華  
 白片玻璃

## 局 址

天津英租界咪哆士道廿號

##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總局

三二六六六號

天津售品處

#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 本刊第一卷要目(一)

## 第一期

新學篇……………	荀鶴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	林同甫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沈雷
禹跡寺……………	知堂
畫談(上)……………	予向
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迹……………	梁繼輝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	謝剛主
中國畫之傳神術……………	蔡申之
吳晉談……………	程樹德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 第二期

釋站……………	柯昌泗
道德的原始……………	蒼巖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	叔子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	予向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	璞子
庚辰述往……………	一士
畫談(下)……………	予向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	陳陸
的裝飾性……………	茫子
的代價……………	慎言

## 第三期

上元燈語……………	仲文
河套民族變遷攷……………	謝剛主
圓明園之迴憶(上)……………	蔡申之
教育與犯罪……………	強立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考……………	盧傑
莊方耕學記……………	海波
漢天師世家跋(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 第四期

座談日本史……………	錢稻孫
周慮……………	燕史
波蘭戰役始末記……………	銘
醫無閭摩崖巨手之書畫……………	予向
書序說……………	鏗齋
圓明園(中)之迴憶……………	蔡申之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翟昭旂
崔東壁學記……………	海波
宋元間一段詩史……………	程樹德
日內瓦……………	蕭伯納著 白林譯

# 本刊第一卷要目(二)

## 第五期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繼禪  
 王爾德文論……昭言  
 英國農村問題……望生  
 漸江大師佚聞(上)……予向  
 訪殷墟記……故吾  
 圓明園之迴憶(下)……蔡申之  
 程讓堂學記……海波  
 道 繕……燕史

## 第六期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望生  
 內閣談……一士  
 炒栗子……知堂  
 漸江大師佚聞(下)……予向  
 童謠篇……方紀生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海波  
 關於日記……止岐

## 第七期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  
 讀老老恒言……知堂  
 中國園林建築……王璞子  
 龍鳳印談……予向  
 嬰粟……抑吾  
 張起菴學記……海波  
 釋兒與子……徐知白  
 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 第八期

弔上虞羅先生……柯昌泗  
 中日文化之交流……辻善之助著  
 紀生譯  
 俞理初卒後百年紀念……稼江  
 德蘇訂約珍聞……陳同富  
 譚 塑……王璞子  
 道光朝銀荒問題……太平山人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陳陸  
 圓明餘憶……拙菴  
 南屋述聞(上)……水東隱

# 本刊第一卷要目(三)

## 第九期

- 鄭康成卒後千七百四十年紀念……希 鄭
- 中日文化之交流(二)……辻善之助著 紀 生譯
- 關於楊大瓢……知 堂
- 阮文達事述……仰 彌
- 印林清話(上)……娛 堪
- 藏園羣書題記……藏 園
- 南屋述聞(下)……水東花隱

## 第十期

- 舊畿水利述……蔡申之
-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林 柄
- 故唐律疏義非永徵律疏……袁仲燦
- 樞曹追憶……呂允甫
- 天和閣聯話……慎 言
- 中日文化之交流(三)……辻善之助著 紀 生譯
- 印林清話(下)……娛 堪
- 雪橋自訂年譜……楊鍾羲

## 第十一期

- 歐洲新秩序觀……同 甫
- 中國溝渠史料……盧 傑
- 科學概詠……刁 厂
- 周秦印談……予 向
- 記清代則例……曹宗儒
- 小來禽館帖跋……勺 圃
- 舊畿水利述(二)……蔡申之
- 小泉八雲贅記……丁 仁
- 雪橋自訂年譜(二)……楊鍾羲

## 第十二期

- 焦理堂卒後百二十年紀念……荀 生
- 釋儼……予 向
- 撒豆……知 堂
- 顧亭林集徵獻……華忱之
- 鴉片戰爭之動機……孟慶霖
- 譚龍……徐知白
- 郭筠仙手札并跋……楚 金
- 舊畿水利述(三)……蔡申之
- 雪橋自訂年譜(三)……楊鍾羲

# 本刊第二卷要目

## 第一期

道光學術……………楚金  
 印度的獨立問題……………望生  
 釋扶桑……………陳紹帆  
 庚子詩鑑(一)……………龍顧山人  
 漢畫隅錄……………濱田耕作述  
 劍五譯  
 拳變繫日要錄(上)……………陳陸  
 雲窗瑣語……………崔麟臺  
 雪橋自訂年譜(四)……………楊鍾羲  
 趙聲伯庚子紀事長札……………  
 談孽海花……………拙軒

## 第二期

陽識象形商受饌說……………予向  
 萬葉集選譯(一)……………錢稻孫  
 法屬越南……………行年  
 明代北京八絕……………芸子  
 詩囊碎錦……………樂靜老人  
 辛巳述往……………一士  
 虺……………魯仁  
 鼓歌……………啓墉  
 庚子詩鑑(二)……………龍顧山人  
 拳變繫日要錄(下)……………陳陸  
 雪橋自訂年譜(五)……………楊鍾羲

## 第三期

覃研齋師友小記……………坡鄰老人  
 巴力斯坦阿猶糾紛……………望生  
 之檢討  
 天和閣聯話……………慎言  
 萬葉集選譯(二)……………錢稻孫  
 北京典當業……………桂士逸  
 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五知  
 交涉  
 道情……………魯仁  
 庚子詩鑑(三)……………龍顧山人  
 天治(一)……………蔣尊禛

## 第四期

陳則震事輯……………謝剛主  
 歐戰與蘇聯動向……………行年  
 崑尤考(上)……………孫作雲  
 釋綏……………予向  
 上墳船……………知堂  
 萬葉集選譯(三)……………錢稻孫  
 詩囊餘錦……………樂靜居士  
 再談孽海花……………拙軒  
 庚子詩鑑(四)……………龍顧山人  
 天治(二)……………蔣尊禛

# 中和月刊

第二卷 第六期

## 目次

### 圖畫

翁文恭公朱筆虎字

閱微草堂煙斗拓本

編輯前記

九歌東君考

石墨餘馨

陳設

關於紀文達

時事問答

(一)

孫作雲(二)

俞陛雲(元)

文達.....立(三)

王璞子(毛)

醉鐘馗.....竹厂(四)

關於紀文達.....仰彌(四)

時事問答.....行年(壹)





關於端午……………純(七)

庚子詩鑑(六)……………龍顧山人(七)

雨(上)……………W.S. Maugham著  
徐卓羣譯(八)

**別錄**

天治(四)……………蔣尊禕(九)

英本土上空空戰之觀察……………建章(二)

潛艇對英國的威脅……………裕(二)

述要四月……………(三)

**時事叢記**

書林  
偶拾

四庫全書提要辨証……………鐸(二)

滌硯餘瀋……………楚金(二)

續孽海花……………燕谷老人(三)

燕都覽古詩話……………兌之(四)

霞飛自叙……………金惠生譯(四)

## 本刊代售處一覽

東安市場	新智書店	佩文齋
	五洲書局	五洲會記
	福華書社	華鑫書社
西單商場	慎行書店	德華書社
	永豐閣	
正誼商場	中華圖書社	成文厚
東城	隆福寺	文殿閣
南城	宣武門大街	人人書店
	琉璃廠	來薰閣
北城	交道口亞東書局	後門爲寶書局
西城	知行書店	成文厚
	東方書店	亞洲書局
天津	總代售處	法租界二十六號路天津書局
山西	同蒲線	大每舍
漢口	中華聯合通訊處	武漢販賣部

## 本刊發售合訂本啓事

本刊出版以來辱承 各界贊許曷勝慚感茲爲酬答 讀者雅意起見特將第一卷一至十二期合訂上下二冊裝潢極爲美觀既利閱讀且便庋藏茲訂發售辦法於下

本合訂本用硬紙面布背精裝定價從廉每冊三元五角合購二冊七元外埠函購掛號郵費加一凡直接訂戶本市者按定價九扣收費外埠免收郵費(俱收現款郵票代價無效)

第一次合訂本已售罄此爲第二次爲數仍有限向代售店或本社訂購均可

##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爲便利訂閱起見。於不通匯兌之處。原可用郵票代價。近以郵局改訂售票辦法。頗受限制。嗣後凡函訂本刊者。無論本市外埠。請用通行國幣。其以郵票代價者。概不收受。謹此聲明。諸希

諒察

## 本社寄售汪穰卿遺文傳記

錢唐汪穰卿先生康年於光緒末年主持輿論不爲矯激險詖之言而有憂深思遠之致其所往復嗟歎悲咤而形諸筆墨者當時雖爲人所忽迨後皆驗若合符事往時移大雅不作人亡邦殄有餘恫焉近者其弟頌穀先生編次其遺文傳記都爲一編撫運懷賢者定以先覩爲快本社覓得數部存社中如願購者僅取一元三角（連郵費）并希從速遲恐售罄

更正

本刊二卷四期陳則震事輯撰者謝剛主先生來函云。該稿有「上對北門」句（編者案在第七頁末行）。原注爲郭琇。案康熙間記載多以明珠爲北門。鄧之誠著骨董瑣記可以參考。

本 刊  
第 二 卷 第 五 期  
要 目

古印文字證	予 向
菲律賓獨立的前途	望 生
岡島冠山與中國白話文學	袁 仲 燦
覃學齋師友小記補	坡 鄰 老 人
蚩 尤 考 (下)	孫 作 雲
程侍郎雜著輯錄	
庚子詩鑑 (五)	龍 顧 山 人
天 治 (三)	蔣 尊 禱
小說偶談	蹇 農



翁文恭公朱筆虎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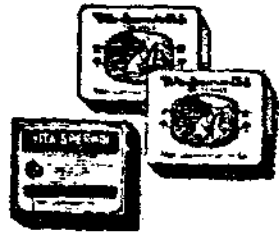
閱微草堂煙斗拓本

尤之壽七十人 鑒賞 十五月 潘子臨正印 陳漢第



# Vita-Spermin

丸 注射劑



##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本品係動物之腎丸或印巢內  
分泌與植物之維他命結晶體  
及補腦神心之精素複合製  
成有天然生理作用主治未老  
先衰腰痠背痛腦弱失眠性神  
經衰弱及婦女月經不調白帶  
不育等症靈速無比用以補助  
戒烟尤著奇效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 國藝月刊

專著 考證 遊記 詩詞

筆乘 散文 藝術 戲劇

編輯 中國文藝協會

發行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唯一研究經濟雜誌

### 中聯銀行月刊

第一卷第五期已出版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

北京西交民巷

衛 生 講 座

肺 癆 猛 於 虎

上海動物園虎染肺癆而死！

人類宜速設法預防，

以免凶勢蔓延世界！

上海地方，動物園中，有隻凶悍的老虎。

老虎老虎，威武可怖，那知牠遇到微小的癆菌，也就此一命嗚呼！

人言道：勇猛莫如虎，強壯莫如虎！

我說癆病對猛虎其猛猛於虎！

昨日偶閱舊申報，見上面刊着這麼一段文字，後面注明說是上海文廟路市立動物園之猛虎，因患肺膜炎身死，死後由病理學家解剖，斷定其為肺癆，且肺部已糜

爛，由儀器廠製成標本保存云云。

猛虎遇到癆菌尚且死亡，何況人類，語云：英雄只怕病來磨，這話是一些也不錯的，的確人生了病，小則身受痛苦，經濟上受損失，大則終身殘廢，更大則喪失性命，病是多麼可怕，其中最劇烈而蔓延最廣，使人喪失性命最多的莫如肺癆，在世界各國——尤其是中國——每年由肺癆死亡，或成殘廢之人，比任何病都多，癆病真可以稱為病中霸王。

癆病本名結核症，是一

種細菌所致，這種細菌，侵入肺部就是肺癆，侵入骨髓就是骨癆，侵入胃部，腸部，腎部，便是胃癆腎癆腸癆，侵入淋巴腺，便是瘰癧，統稱癆症，但是普遍的以肺癆為最多，故談到肺症，便說是肺癆。

癆症的細菌，名子叫結核菌，身體最小，但是他的生命，卻很長久，蔓延亦極廣汎，且深入六腑深層，雖優良藥品，亦難制其死命，故此肺癆患者，十有八九，不死即成廢人。

結核菌的敵人，就是日光，新鮮空氣，相當的休息，飯量增加，另外的還有若素，因為日光有殺菌作用，其紫外線亦為肺癆患者之救星，新鮮空氣，不止有殺菌作用，吸入肺部，且可造出新血，以敵抗結核菌，相當的休息，可以使體內組織強化，以發生抗毒作用，飯量不止為人

類之生命線，亦可謂結核菌的致死符，因為人飯量增加，才能有營養成分補助，才能健康，健康之後，結核菌才能消滅，若素是補助以上之不足，其殺菌抗毒作用，不亞於日光空氣，若素是營養素酵素的複合劑，服用之後，可使體內強化，發生抗毒作用，並可強健胃腸，增進食慾，促進消化，以便增進營養成份，而實行殺菌作用。

已患或未患癆病的人，可以每日早起吸取新鮮空氣，飯後作適當之休息，在相當時期，施行日光浴，每日三次服用若素十餘斤，已患者，可以除根，未患者，可以一生不染。

若素各大藥房均有代售。華北總發售處，北京東單新開路中國若素製藥公司。濟南營業所在五大馬路路緯三路。



## 編 輯 前 記

樂靜老人。又以佳著石墨餘馨見貺。論金石之屬。尤詳於石。或爲源流之考索。或爲書法之評隲。古芬雅韻流溢於字裏行間。

楚詞九歌。讀者取其詞采。而對於本旨多不求甚解。注釋亦每欠精核。孫作雲君九歌東君考。博稽詳徵。通部辨惑。尤注意於古代人生活、風俗、習慣、迷信、傳說之尋求。俾讀者於此不僅作文學之欣賞。更因以對史迹獲得不少之新認識。

清代樸學有長足之發展。厥在乾隆以後。而總纂四庫全書之紀文達公。爲功匪細。今值成書百六十年。仰彌君之作。足覘其偉績。並得文達煙斗拓本於補書堂。製版披錄。尤增興會。

齋室之陳設各項。其中亦可見經濟。璞子君之文。詳其形制。辨其雅俗。藉昔時之風尚。備今日之參證。徵引甚爲明晰。

行年君之時事問答。以藝術之筆調爲時事之測驗。極饒趣味。希讀者勿忽。

徐卓羣君譯英名小說家毛罕之「雨」。富於想像力。對世態有深刻之描寫。

本期出版恰值端午。特假得聊園所藏翁文恭公朱筆虎字。景印供覽。以點綴佳節。

# 九歌東君考

孫作雲

目次：(一)正字

(二)審音

(三)分章

(四)次第

(五)神話

(六)祀典

(七)附錄

東君(日神)

神巫(男)  
祭巫(女)

祭巫：「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

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

神巫：「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

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祭巫：「緹瑟兮交鼓，簫(擗)鍾兮瑤(搖)簫；

鳴籥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

翔飛兮翠曾(猝翻)，展詩兮會舞；

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神巫：「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

撰余轡兮高駝(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一) 正字

「簫鍾兮瑤簫」——洪興祖考異曰：「簫一作蕭」。戴震屈原賦注音義曰：「洪景廬云：洪慶善注東君篇「簫鍾」，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攝，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鍾，正與緹瑟爲對耳」。按景廬之言見容齋續筆卷十五「注書難」條，其言曰：「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君篇：「緹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簫」，引儀禮鄉飲酒章，閒歌魚鼈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爲比，云簫鍾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既鏤版，置于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攝，廣雅訓爲擊也。蓋是擊鍾，正與緹瑟爲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然今本補注，仍沿舊說，蓋是慶善初稿，未加改正耳。王念孫廣雅疏證曰：「讀簫爲攝者是。廣雅「攝，擊也」。玉篇音所育切。廣韻又音簫。肅與簫蕭，古字通也。瑤讀爲搖。搖，動也。招魂曰：「鏗鍾搖履」，王注曰：「鏗，撞也。搖，動也」。文選張銑注曰：「言擊鍾則搖動其履也」。義與此同。作瑤者，借字耳。緹瑟以下三句，相對成文，若以瑤爲美玉，則與上下文不類矣」。按戴王之說是也。今遼東方言猶謂擊曰攝，是其證。

「翺飛兮翠會」——王逸注曰：「會，舉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翺然若飛，似翠鳥之舉也。」洪氏補注曰：「翺，小飛也。許緣切。會，作滕切。博雅曰：翺，翥飛也」。俞樾讀楚辭(俞樓集卷二十四)曰：「洪氏引廣雅以證會字之義得之矣，惟此翠字與上篇「孔蓋兮翠旒」不同，非翠鳥也。翺飛翠會，本文相對。翺爲翺然，則翠亦翠然。說文足部蹀篆下「一曰蒼蹀」，此翠字即蒼蹀之蹀。蒼蹀即倉卒也。書傳中皆省不從足，此假用翠字者，因以飛翥言，故變從

足爲從羽耳」。雲按俞氏從文法比勘，復證以雅詁，較舊注義長。羣之本字應作猝，說文：「猝，犬從草暴出逐人也。」玉篇：「猝，突也。」又曰：「倉猝，暴疾也。」字一作「羣」，說文：「羣，從穴中猝出也。」一作暫，暫亦猝。漢書卷五十四李廣傳：「廣陽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拋）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顏師古注曰：「騰，跳躍也。」王先謙補注曰：「廣雅釋詁：暫，猝也。」王氏以李廣傳之暫騰爲猝騰，愚以爲猶東君之羣會矣。

「撰余轡兮高駝翔」——考異曰：駝一作「馳」，案作馳是。楚辭中馳多誤爲駝。離騷「忽馳騫以追逐兮」，考異：「馳一作駝。」「馳椒丘且焉止息」，考異：「馳一作駝。」九歌大司命：「高駝兮冲天」，考異曰：「駝一作馳。」二字形近易訛，並應作馳。

## （二） 審音

東君全篇二十四句，以韻推之，可分爲四章。此四章卽爲區分神巫對唱之關鍵，說詳後。又每章各爲一韻，詞意完整，故知全篇無闕文。

第一章四句，以方、桑、明爲韻，三字古音皆隸唐部。明音芒。

第二章六句，以雷、蛇、懷、歸爲韻。雷懷歸三字古音俱隸微部，蛇從它聲，在歌部，段玉裁六書音韻表，江有誥九歌韻讀，張惠言諧聲譜，龍啓瑞古韻通說皆以蛇音夷，叶雷、懷、歸，爲歌微合韻。

第三章八句，以鼓、簾、（竿）、娉、舞、日六字爲韻。鼓、簾、娉、舞，皆在摸部，段江皆不收竿，惟張譜有之，按竿不韻是，日在入聲屑部。

第四章六句，每句皆韻，裳、狼、降、漿、翔、行六字皆在唐部。江氏不收「降」，段、張、龍有之，按降韻，

是。此章每句皆韻，聲調殊美。安詳莊重，甚適於曲終奏雅之意，持與第三章激揚之韻相較，其疾徐高低之別立見，且由此可以彷彿神巫舞蹈之姿態與音樂之伴奏，古人爲文之妙如此！

### (三) 分章

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教授青木正兒先生對於九歌有一偉大的貢獻，即氏所提出之九歌之舞曲的結構。他說九歌之結構有三種樣式，即「獨唱獨舞」，「對唱對舞」，「合唱合舞」。任歌舞脚色的人是巫，等於戲劇中之俳優，有扮神者，有主祭者。（案此意見先發於王國維見宋元戲曲史）又神有陽神陰神之別，巫有男巫女巫之分。朱熹楚辭辨證「九歌條」曰：

「楚巫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辭之褻漫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則反爲國風再變之鄭衛矣。」

以陰巫下陽神，以陽主接陰鬼二語最能道出古代「民神雜糅，不可方物；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國語楚語下觀射父對楚昭王語）的實際情形。由於此種見地，青木氏乃尋繹文義，按神的性質，以爲男神女巫，女神男巫之配役，更以此區分其歌舞的形式：或爲獨唱獨舞，或爲對唱對舞，或爲合唱合舞。青木先生的見地是可珍貴的，並且給我們以無限的啓發。然而他的神巫配置和歌舞形式，頗有一二可議之處，筆者另有專文討論。惟於東君一篇，因詞意明顯，拙見與氏完全相同。（青木氏文楚辭九歌之舞曲的結構載支那學七卷一號，有拙譯見國聞週報第十三卷第三十期）

東君爲日神，以男巫爲尸，祭之者爲女巫，又祭巫不止一人，當有主祭女巫一人，及從祭者若干人。更按舞曲之形式，分爲四章，爲對唱對舞體。

第一章自「噉將出兮東方」至「夜皎皎兮既明」，凡四句爲一段。乃祭巫（女巫）之辭。歌中「吾」「余」二字最

可注意。王逸以爲日，朱熹楚辭集注謂「吾，主祭者自吾也。」按朱說是也。此有一旁證可佐吾說。九歌中凡言龍者多爲神巫之語，言馬者多爲祭巫之詞。此段「撫余馬」爲祭巫之詞，下段「駕龍軻」爲神巫之語，龍與馬正相對也。推之他例亦無不然。雲中君：「龍駕兮帝服」，王注：「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按雲中君通篇皆爲巫者想望之詞，故龍駕爲神之駕，帝服爲神之服。此其一。湘君：「駕飛龍兮北征」，按「湘君」爲舜，「湘夫人」爲二女，（別詳余所著湘神考，未刊）女稱男故曰「君」，「夫君」，「公子」，男稱女故曰「夫人」，「下女」，「帝子」。湘君男神，故尸之者男巫，祭之者女巫。此段自「駕飛龍兮北征」至「女嬋媛兮爲余太息」爲神巫之語，故自言駕飛龍以北征。下段「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間」，乃祭巫（女）怨望之詞，猶山鬼「怨公子兮悵望歸，君思我兮不得間」之意。則飛龍翩翩云者，殆亦指神巫而言，猶言儵來忽逝也。此其二。湘夫人「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按湘夫人爲二妃爲女神，尸之者女巫，祭之者男巫，此句以上下語氣求之爲祭巫之詞。此其三。大司命：「乘龍兮鱗鱗，高馳兮冲天」，此言司命神乘龍升天，文意至明。此其四。河伯：「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王注：「言河伯以水爲車，驂駕螭龍而戲遊也」，則亦屬神而言。此其五。夫神在天上，龍能升天，說文所謂「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故神輿以龍駕之，人在地下，服牛乘馬，故祭巫乘馬迎神，理至易曉，且二者之用絕不混淆，以此爲區別神巫言辭之關鍵，至爲可信。

第二章爲日神所唱，自「駕龍軻兮乘雷」至「觀者憺兮忘歸」，並爲神巫之語。其「羌聲色兮娛人」一語乃指祭巫偃蹇姣服，清歌曼舞而言。我們就「聲色」二字知祭巫必爲女巫，而此段必爲神語。「長太息兮將上」乃對「儼將出兮東方」而言，將出將上，文本相連，亦知此段爲神語。又「載雲旗兮委蛇」，雲旗即漢書郊祀志之靈旗，皆神物，少司命「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與此雲旗同，皆屬神言。

第三章爲祭巫合唱之詞，自「緜瑟兮交鼓」至「靈之來兮蔽日」，凡八句。鸞飛翠會，展詩會舞，皆言衆巫舞蹈繽紛之狀。展詩即陳詩，會舞即合舞，謂歌樂章以應舞節，明歌舞之人甚多。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天地篇有「千童羅舞成八溢（佾），合好効歡虞秦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等瑟會軒朱」之句，志又曰：「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可以想象

歌舞之盛。愚意東君篇的神巫歌舞，當亦如此。此篇末句有「靈之來兮蔽日」一句，可知此段確爲祭巫之詞。

此段有「思靈保兮賢姱」一語，應加解釋。王注：「靈謂巫也。姱，好貌。言已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按靈保一詞，不能釋靈爲巫，釋保爲相保樂。凡楚辭中謂神爲靈，謂巫亦曰靈，靈保亦即神保。詩小雅楚茨：「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又曰：「神保是格」，「神保聿歸」，神保即楚辭之靈保。亦作「神寶」，管子禁藏篇：「史之舉教，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漢書郊祀志：「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保寶古字通，寶玉之寶史記多作保，則神寶即神保。靈爲神亦爲巫，神爲巫所尸，故神即巫。說文玉部：「靈，巫也，以玉事神，或作靈。」則靈保亦即巫保。漢書郊祀志：「秦巫祠社主，巫保，族蠻之屬。」顏師古曰：「巫保，族蠻二神名」。愚意「巫保」即神保，靈保，秦巫祠之以爲巫先，總之靈保即尸神之巫，本章靈保正屬神而言。思靈保者爲女巫，猶雲中君「思夫君兮太息」，湘夫人「思公子兮未敢言」，山鬼「思公子兮徒離愛」，皆女悅於男之詞，亦古代民神雜糅，人鬼戀愛之實事也。

第四章爲日神之詞，上段言「靈之來兮蔽日」，此段言神以青雲爲衣，白霓爲裳，舉長矢以射天狼。這種射天狼的故事，神巫必有表演，如周人萇弘射狸首的故事一樣，皆有一種感應巫術的用意。日神射完以後，乃援斗酌漿，既醉且飽乃援轡東行。這步驟和小雅楚茨所說的「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的情形是一樣的，可知決爲神巫之詞。

#### (四) 次第

今年九歌之次第爲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十一篇。東君在少司命之後，河伯之前。聞一多先生曰：東君日神與雲中君（雲神）爲同類，東君應在雲中君之前。史記封禪書曰：

「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

索隱曰：「東君、雲中亦見歸藏也。」漢書郊祀志亦曰：「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也。」並以東君雲中君相次，則九歌東君應在雲中君前。按師說是也。愚意東皇太一爲迎神曲，禮魂（應曰禮成）爲送神曲，不在九歌之數，其九神，東君，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爲天神，湘君，湘夫人，河伯爲地祇，山鬼，國殇爲人鬼，三者有別，其次第亦應由是釐正，說詳愚所著九歌非民歌說。（載「語言與文學」第一期，中華書局出版）

### （五）神話

古文學的研究已經由文字訓詁，文學欣賞諸方面進到民俗學考古學的領域了。我們對於一篇古典文學的研究，不應專斤斤注重於文字學或文學史的研究，應該從這些較古的作品之中，尋求古代人的生活，風俗，習慣，迷信，傳說等等。我覺得這些不爲前人所注意的方面正是我們後人應該努力的所在。這些題外的枝節的研究，有時比本身的研究更爲重要，並且有時由於這些外在的理解，會加深我們對於作品的內在的理解和欣賞。這二者的關係在表面上似乎是相反而實相成的。這是我研究古代文學的態度。本篇亦以此種觀點爲出發點，而妄言一二。

東君篇中可資爲神話之研究者有二：（1）扶桑傳說——「暵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王注：

「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出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耀四方。日以扶桑爲舍欄，故曰照吾檻兮扶桑也。」

案王逸以檻爲日之檻，誤，此檻乃巫堂之欄，言日出東方，其光將照於此。扶桑亦見離騷：「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



子天文訓：「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同書道應訓：「扶桑受謝，日照宇宙。」皆言扶桑爲大木，爲日所登臨者。

一作樽桑，淮南子墜形訓：「立登保之山，暘谷樽桑在東方。」嚴(莊)忌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左任挂於樽桑」，說文木部：「樽，樽桑，神木日所出也。」六下彘部：「彘，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樽桑。彘，木也。」

一稱扶木，山海經大荒東經：「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鳥。」淮南墜形訓：「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曠。」高注：「扶木，扶桑也。曠猶照也。」一稱「樽木」，時則訓：「東至日出之次，樽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高注：「樽木，樽桑。」

一稱若木，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山海經海內經：「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郭注：「樹赤華青」，郝懿行箋疏，以華爲葉字之譌。若木有華，故楚辭天問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王注：「羲和，日御也。言日未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宋楊萬里天對云：「惟若之華，稟羲以耀。」此自扶桑變爲扶木，由扶木變爲若木，木有葉華，因生出若華的傳說，神話變化之無端，往往如是！

我們由以上傳說知扶桑在東方，爲木，日登於其上，若十日則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扶桑一稱扶木，一稱若木，若木有華，當即桑上之日光。夫日爲太陽之物，其象爲大火，其灼能「流金鑠石」(招魂語)。「焦禾稼，殺草木」(淮南本經訓)，扶桑爲木，難道此木不怕太陽燒着了嗎？在這裏有王充的解釋，說日篇曰：

「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記堯時，十日並出。且曰火也，……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焦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焦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

王充的懷疑是有道理的。在這裏我有一個語言學上的解釋，即扶桑非木，扶桑即味爽，味爽爲古人聯語，言拂曉未明，訛轉演化而爲扶桑，遂造出日出扶桑的傳說。尋至扶桑，味爽，各行其是，了無關涉，因疑桑爲木，又稱若木，合以十日的傳說，(十日傳說之由來乃因古人以旬爲計日法)遂詭稱若木十華，或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生出堯之時十

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堯使羿上射十日之傳說。（見淮南子本經訓）今證明扶桑即爲昧爽之音變。

一、古書中以昧爽指天未明時。尙書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禮記內則：「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逸周書：「王在艷，昧爽立于少庭。」荀子哀公篇：「君昧爽而櫛冠。」一作「晷爽」，漢書司馬相如傳：「晷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顏注：「晷爽，未明也。」郊祀志：「十一日辛巳，朔旦，冬至吻爽。」顏注：「謂日尙冥，蓋未明之時也。」金文免敵亦有昧爽之詞，郭沫若殷契粹編考釋曰：「殷人紀一日之時刻，就見于卜辭者而言，有兮，有明，有中日，或日中，有晨，有昏，有夕，有莫，有夜。且，晨，朝，昧爽等字所未見，蓋周人語也。」總之，由以上諸例，知昧爽，指日將出未出之時，與日登扶桑「是謂朏明」之時正合。日出於東，故昧爽言東天之時，扶桑爲東極之木，其義雖殊，其源則一。

二、昧爽，扶桑爲聯語，前人多分釋之，甚非。昧，說文曰：「昧，昧爽，且明也，從日末聲，一曰闇也。」左傳昭公三年晏子述譏鼎之銘曰：「昧且丕顯」，而偽尙書演其詞曰：「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是皆以昧爽爲聯語。扶桑一稱樽桑，說文：「樽，樽桑，神木日所出也。」亦可知扶桑爲聯語。求之他例亦然，凡樹木枝葉茂密，模糊不明者曰扶蘇，扶疏，殆亦扶桑，昧爽之類。

詩經鄭風山有扶蘇：「扶蘇」，毛傳「小木也」，按扶蘇大木，毛誤。召南野有死麕：「林有樸檉」，毛傳亦曰：「小木也」，毛之所以以扶蘇樸檉爲小木者，因取其不材之意，以喻女有賤行，其實扶蘇樸檉皆大木，正以喻「有女如玉」。這裏是褒不是貶。一作「扶疏」，爾雅釋木：「如槐曰茂」，郭璞注：「言亦扶疏茂繁。」韓非子揚權篇：「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將塞公閭。」呂覽辨士篇：「樹肥無使扶疏。」又見漢書武五子傳，揚雄傳，世說新語賞譽篇，皆言枝葉茂密。扶疏之爲聯語，由扶疏一作扶疏可證。說文木部：「扶，扶疏四布也。」玉篇同。廣韻十虞「扶」注：「扶疏，盛也。」此如昧，昧爽，樽，樽桑之例正同，皆明爲聯綿詞。

一作「縛鮮」，淮南子俶眞訓：「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剗剗，雜之以青黃，華藻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注：「縛，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不知縛鮮即扶疏之音假，古無輕唇音，縛讀如扶，鮮疏亦雙聲。是

罇鮮亦扶疏也。一作「罇于」，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椿梧栝柏，栢柳楓楊，豐形對蔚，崑嶺樛爽，翕習春風，含津吐榮。罇于布濩，醜扈蕪熒。」罇于即罇鮮，周書無逸：「惠于鰥寡」，漢書谷永傳作「惠鮮鰥寡」是其證。

一作「莸蔬」，東魏修孔子廟碑：「嘉祥莸蔬於季葉」，北齊臨淮王造像碑：「鬱萬善而莸蔬」，一作「附疏」，漢書文三王傳：「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汗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此莸蔬附疏皆有廣大之意，扶桑爲大木之意，當出於此。

一作「婆婆」，爾雅釋木：「如松柏曰茂」，郭注「枝葉婆婆。」古無輕唇音，扶，罇，附，皆讀如婆，蘇，橄，疏，鮮，娑，皆雙聲，是娑婆亦即扶疏。

由以上數例知扶疏，扶蘇，扶疏，罇鮮，娑婆等詞皆言樹木枝葉茂密，茂密即鬱鬱蒼蒼，有陰黯之意，與此同音之暗爽，說文「一曰黯也」。古文字中聲近義通，於茲益信。

三，從音韻學上看，扶桑味爽乃一音之轉，與扶疏，扶蘇，罇鮮，娑婆之關係亦同。扶在模部邦紐下，昧(勿)在沒部明紐下，古音幫滂並明可以互通，桑爽二字同音，皆在唐部。其他扶，罇，娑，皆雙聲；疏，蘇，鮮，娑亦雙聲。其聲韻上之關係如此密切，故以扶桑傳說出於味爽一語，其結論大致可以成立的。

由以上三證，知日出扶桑的傳說，乃由於味爽的音轉，其後傳說與口語各不相謀，各行其是，傳說自傳說，口語自口語，遂使後人迷惑莫辨，加以神仙家的附會，與文學家的鋪張，其本來面目更不爲人所認識了。

(2)日食傳說——「學長矢兮射天狼，換余弧兮反淪降。」易繫辭傳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可見古人如何重視日月的變異，日月之變異爲日食。太陽在運行之時，離地球較遠，中間被月亮遮住，便發生日蝕的現象。可是這道理只有在天文學相當發達之後才明瞭的。其初看見太陽缺了一個邊，或蝕了一半以至全蝕，以爲他一定被什麼東西吃了。所以劉熙釋名上說：「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最足代表一般人關於日蝕的解釋。

日既被什麼東西吃了，可是這種東西究竟是什麼呢？古人思想質樸，以爲天地間一切有形或無形的東西皆可一吃了事，吃人的有蚩尤，饕餮，吃鬼的有饕餮，吃病的有方相，那麼吃太陽的一定也有一個大神物在。我以爲吃太陽的就是

東君篇所說的「舉長矢兮射天狼」的天狼。我們先看王逸的解釋：

「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這是題外的解釋，東君是祀日的，與受命不受命完全無干。洪興祖補注曰：

「晉書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

愚意天狼主兵的解釋與祀日之事無關，主兵不主兵也是另外的問題，這裏的天狼應該與太陽有關才是。我想天狼就是天狗，直到現在中國各地還流行天狗吃日的傳說。我們鄉下人看見日食，在日頭的旁邊有塊黑影，慢慢把日頭全體掩沒，就說那塊黑影是天狗，是他把太陽吃了。等到太陽復明之後，便說他又把日頭排洩出來了。這思想很樸素，然而極有勢力，我想它一定有很古的來源。假若楚辭九歌的天狼就是天狗，射天狼就是把天狗射死以免日食，如周蓺弘射狸首以害諸侯不來一樣，同是一種法術的行爲，那麼天狗吃日的傳說至少在戰國末年就有了。

在這裏我發現一個有趣的旁證，也可以說是正面證據，就是古代有麒麟鬪而日月食的傳說。淮南子天文訓：「麒麟鬪而日月食」，劉叔雅（文典）先生淮南鴻烈集解曰：

「陶方琦云：初學記一事類賦日部引許注「麒麟大角之獸，故與日月相動」。御覽四引「日月相動」作「相符」。……

春秋元命包：「麒麟鬪，日無光。」宋均曰：「麒麟少陽之精，鬪於地則日月亦將爭於上。」抱朴子清鑒：「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鬪。」初學記二十九及張華博物志並引作「麒麟鬪則日月蝕」，皆同徐注本。」

王充論衡說日篇亦曰：

「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夜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

我想天狗吃日的傳說就是從麒麟鬪而日月食的傳說演化而來的。然則麒麟即天狗也。茲略爲證明如下。

距今一百五十年前程瑤田作果臝轉語記主張雙聲疊韻不足爲典要而倡「轉語」之說。後英人愛特金斯 Edkins 及瑞典人高本漢 (B. Karlgren) 皆主中國古音有複輔音，林語堂先生作古有複輔音說（見氏著語言學論叢），明古有 k-p- 三種複輔音。其說大抵爲世人所公認。其下例中舉孔曰窟籠，角爲斫落，罔爲窟籠，雲曰屈林，銅爲銅鏘等等，愚意麒麟

二字亦爲𠄎之複輔音。

說文鹿部：「麒麟仁獸也，麋身牛尾一角，从鹿其聲。」段玉裁注：「各本無麒麟二字，今依初學記補。」按麒麟，麒麟，正明二字爲複輔音。麒麟亦作麒麟，見後漢書循吏秦彭傳，論衡講瑞篇，戰國策趙策，知從鹿從馬不拘，但取其聲音而已。玉篇下鹿部麒麟字注張揖曰：「麒麟，牝曰麟，牡曰麟，說殊泥執。」

狗說文犬部曰：「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从犬句聲。」「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從犬良聲。」愚按狼卽狗，今人以家畜爲狗，野獸爲狼。古實無別。按從句之字多爲複輔音，是狗狼二字亦爲𠄎之複輔音。

欄杆曰勾欄，北史蠻獠傳：「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干闌大小隨其家之數。」水經注河水：「吐谷渾于河上作橋，……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崔豹古今注：「漢武帝「顧成廟槐樹，悉爲扶老拘欄。」廣韻二十五寒欄字注：「階際木句欄，亦作闌。」他例尙夥，不俱列。

交趾郡有苟漏縣，一作苟扁，見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晉書葛洪傳作「句漏」。衡山別名岫巖山，見廣韻九夔，巖字注，及韓愈岫巖山詩，廣輿記。他若瓜爲瓠瓢，舟爲輪轆；車，枸箕；笑，胸腹。駝背者爲「拘儂大人」，皆可證句有𠄎複輔音。

然則麒麟；狗，狗狼；二者各爲複輔音，麒麟卽狗狼之音轉，乃一個複輔音之演化。知麒麟卽狗狼。後人不知其故，因以天狗曰麒麟，更附會種種不經的傳說，家狗曰狗，野狗曰狼，皆爲後起之誼。於此可知麒麟闕而日食卽後代天狗食日傳說之母題 (Motif)。

在外國的神話之中也有天狼食日的傳說，北歐的斯堪地那維亞人相信日蝕是被天狼 Skoll 和 Hati (憎恨) 所食。這天狼時常追逐日月，想把它吞下去，使世界復歸於黑暗。倘若天狼把日月咬着了，地上的人們須得放炮打鼓來驚走它。美洲的印地安人，以爲月蝕是被天上的大狗所食，因爲血流出來所以月亮也變成紅色。(見林惠祥先生文化人類學葉三三七。) 這都是於我有利的旁證。

九歌又有一句「操余弧兮反淪降」，愚意此弧卽用以射天狼之弧。洪氏補注仍用晉書天文志之說，云「弧爲天弓，

主備盜賊」，又引天文大象賦，河東賦，思玄賦，爲證，我以爲仍是文不對題。我還用我的老話來駁他，就是這裏是祀日，不管什麼盜賊不盜賊。昔人亦有以弓矢救日者，至於如何救法雖不可知，但以弓矢與日並言，其中大可尋味。周禮秋官：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此弓矢我疑心卽九歌射天狼的弓矢。天狼要吃日頭，最方便的方法是把它射死。除此以外還有恐嚇的方法，卽是敲鑼打鼓，放爆竹，至今猶用此法，在昔亦然。左傳昭公十七年：「日有蝕之，叔孫昭子曰：日有蝕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廟，禮也。」又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蝕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蝕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三麾三兵三鼓，大夫擊柝，凡有聲皆陽事也，以厭陰氣也。」周禮地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此種打鼓皆取其聲，蓋用以驚天狗之吃日也。

## (六) 祀典

世界各民族多有太陽崇拜之習，此於東方民族爲尤然。禮記祭法曰：「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祀日的原因實在是由於民所瞻仰這一點上。

我國崇拜太陽的記載首見卜辭。商承祚氏殷契佚存第八十六片有一辭曰：

「辛未又(侑)于出日，兹(茲)不用。」

郭沫若以此爲祀日之禮。其殷契萃編序曰：

「其他如日之出入有祭，足證堯典「寅賓出日」及「寅饒入日」之爲殷禮。」

由此看來，夏禮雖不足徵，而殷商祀日却有文可稽了。

周代祀日之事散見後儒禮書中，擇要輯錄，以見一斑。周禮春官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同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儀禮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記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祭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他若左傳國語等書多載其事，今不具列。

至秦漢時祀日之事俱詳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後漢書祭祀志。不過我們要知道始皇祀日，禮齊成山，以日主爲八神將之一。漢武漢宣踵秦皇故事，也會禮日成山。我們在這裏要特別注意的是祀日於齊之事，也許因齊在海東，爲日月所出之國，故從而祀之；然愚意秦皇所祀之八神將（天主，地主，兵主（蚩尤），陰主，陽主，月主，日主，四時主）自古而有之，殷主大火（見左傳襄公九年），崇祀太陽，齊地居民或爲殷商遺民，故尙保存禮祀太陽之典。所以直到秦皇，漢武要祀日時，還要到齊地舉行，以示特別尊崇之意。

楚辭九歌爲楚國祭祀的樂章，九歌諸神爲楚國國家的祀典，故祀日亦爲國家祀典，或在宮中舉行，亦未可知。但我們要問楚國爲什麼要祀日呢？我想於普通的禮祀之外，尙有更早的民族信仰的來源。楚民族源於東方，楚國之祀日會不會與齊地祀日尙有更進一層的民族的地理的關係呢？楚辭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而齊人祀司命，應劭風俗通云「齊地大尊重之」。傳世銅器有「齊洹子孟姜壺」，銘辭有「嗣誓于大司命」之語，我在九歌司命神考中（「清華月刊」第一期）論洹子孟姜壺之大司命，卽九歌中之大司命。並且此銘文書法，蒼勁有力，與所謂「楚夜雨雷公鐘」（應稱楚公鐘）之書法完全一致，可見在宗教崇拜與藝術作風上，齊楚爲一系統。齊祀日神，楚祀東君，二者之相同不是無因的。

楚之先出於顓頊氏，顓頊號高陽，離騷首句：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劉向九歎：「伊伯庸之末兮號，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于高陽兮，惟楚懷之婁連。」離騷王注：「高陽，顓頊有天下

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騰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爲楚先。」老僮卽重，爲楚之先祖。顓頊爲高陽氏，漢書五行志說「楚之先爲火」，那麼高陽之得稱，或由於大火，卽太陽。楚人之祀東君，或有此特殊的原因乎？

### 附錄 漢郊祀歌日出入安窮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

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

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

——  
「訾黃其何不徠下！」

此漢武帝時祀日神的樂章。王先謙漢書補注：「郊祀志朝朝日，此其祀神歌。」我在九歌非民歌說中說楚辭九歌爲楚國國家的祭祀樂章，其用與漢郊祀歌同。漢承楚俗，故篇什亦承楚風，房中樂楚聲也，高祖好楚聲，漢初諸帝王之作亦皆楚歌體。就文學的形式上，郊祀歌是承九歌之緒，而所祀諸神亦多與九歌相同。本篇日出入安窮卽相當於九歌之東君，他皆從略。以下略釋此歌大意。

此歌共分兩大節，第一節自「日出入安窮」至「徧觀是邪謂何」，第二節自「吾知所樂」至「訾黃其何不徠下」。第一節首句爲設問之詞，其思想如楚辭天問：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時世不與人同」，乃言日之時世與人間不同，故下曰：「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此四句乃不與人同的解說之詞，文意明顯已極。「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仍是設問之詞，與首句呼應。言日行太空



之中，泊然如四海之地，彼日神徧觀一切，果如是乎？全篇中有「我」「吾」二字作線索，我吾乃巫者自謂，所問乃祭巫揣測之詞，此種朴素而又誠摯的問，除去有宗教的虔誠外，決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這種純樸的詩歌，才是宗教文學的特色。

此詩本極易解，前人誤以此與求長生有關，故解說紛紜，徒滋迷惑。夫求長生乃司命之事，與日何干！晉灼張照王先謙諸人皆逃不出這個圈子，大是怪事！

第二段言日神的龍車，與東君「駕龍轡兮乘雷」同。六龍即淮南子天文訓的「六螭」。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淮南子「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記引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案此三句今本淮南子作「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六龍即六螭，王先謙曰：

「吾知所樂，獨樂六龍，謂日御以六龍行速爲樂也。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謂見日御之調良，使我心善之也。廣雅日御謂之羲和，魏曹植與吳質書：「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本志文而反用之。下迺致欲仙意。」

按王釋六龍極是，惟出一羲和稍覺支吾，所樂者仍是日，不是日御，「吾知」爲巫者想像之詞。

此歌末一句最難解。應劭曰：「警黃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武帝意欲得之，曰何不來邪？」師古曰：「警，嗟歎之辭也，黃，乘黃也，歎乘黃不來下也。」聞一多先生曰：「警黃神馬，見初學記二十九引符瑞圖：「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亦曰飛黃，或曰聚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自民之國，乘之壽可三千歲。」注曰：「黃帝乘之。」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漢書音義引本辭「警黃」正作紫黃。按警黃神馬即承前文「六龍」而言，「其何不來下，」言神何不下來乎？亦爲巫者願望之詞，與東君：「靈之來兮蔽日」，雲中君：「靈皇皇兮既降」同，降即神下也。此句亦與長壽昇仙之意無涉。此篇與九歌東君皆爲古代祀日的巫歌，可以互相發明，故附論於此。

# 石墨餘馨

階青俞陞雲

近世金石著錄家。以時代爲準者。有翁氏兩漢金石例。申氏涵真閣漢碑文字跋。范氏分隸偶存。以直省爲準者。有孫氏京畿金石攷。范氏畿輔古石刻。畢氏中州金石記。翁氏江右金石記。阮氏山左金石志。朱氏安徽金石志。以郡縣爲準者。有嚴氏江寧金石志。丁氏武林金石錄。葉氏嵩陽石刻記。段氏益都金石志。或例宗歐陽。或體仿洪氏。皆卓然可傳。近代著錄家輩出。舉此數家。以見概略。已足爲鑒古之鉅帙矣。

石經有七。漢熹平石經。則蔡邕書。魏正始石經。則邯鄲淳。晉石經則裴頠。唐開成石經則唐元慶。蜀則孫逢吉等。宋則楊南仲等。宋中興則高廟御書。而蔡邕所書石經。乃小字八分書。爲世所重。惜土壤堙沒。趙明誠金石錄所載。僅數千字。此後益殘損。宋嘉祐末。於洛城土中。得論語二段。蔡之真蹟惟此矣。

鴻都石經。高古精善。唐開元中。藏拓本於御府。鈐以開元小印。與法書名畫。同藏秘閣。唐以前收弄古蹟者。未錄石刻。此獨見收。乃創例也。

漢碑額字多篆書而凸出。碑身多隸書而凹下。惟張平子墓碑。則額與身皆篆書也。三代之鐘鼎款識。隱起而凸者曰款。中陷而凹者曰識。以象陰陽。

漢隸凡三類。其方整者。鴻都石經。及尹寅魯峻武榮鄒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也。其流麗者。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宙諸碑是也。其奇古者。夏承戚伯著諸碑是也。惟延熹華山碑。正變兼長。爲漢碑第一品。至漢隸彙集之書。世傳漢隸分韻。不盡足據。不及漢隸字源之援據確實也。

古之諸侯。書不同文。故款識各異。至秦代書尙小篆。始一其法。但三代時鑄銅爲器。凡祭祀燕饗所用。鐘鼎敦壘之屬。

幾於家備其器。至秦始皇銷天下之兵器。以鑄銅爲禁令。而卿大夫家。彝器之流傳。亦至秦而中絕。漢興。弛其禁。雖所鑄已變古制。而製造精堅。款識亦詳備。其時非通篆學者。不得爲史。故鑿金刻玉之文。與巨碣豐碑並重。晉魏以降。稍稍陵替矣。

書家之點畫波發。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出於章草。真書多用折筆。草書多用轉筆。折筆欲少駐。駐則有力。轉筆欲不滯。滯則不遒。然真以轉而後通。草以折而後勁。用筆宜無往不收。精熟自能得之。

秦李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筋篆法。歷漢代迄隋。無有繼起者。唐開元時。李陽冰躬入篆室。越千載與秦斯把臂。人稱爲字寶云。

劉跋於宋大觀二年。登泰山訪秦篆。其碑在山之絕頂。埋土中。僅高四尺餘。其形似方。四面廣狹不等。不加磨礱。所存之字。凡五十許字。在石之南面稍平處。其三面皆殘損。人不措意。審之。隱隱有字痕。刮磨垢蝕。令良工搨以紙墨。漸若可辨。次年復宿岱頂。親以氈椎從事。蓋石之四周悉刻字。凡二十二行。每行十二字。字從西面起。而北而東而南。在西面者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轉在西南石稜上。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字。歷千三百年。而岱頂秦篆。始彰於世。其後集古金石二錄所載。猶存四十字。至乾隆時。碧霞元君廟災。則并二十九字。亦亡之矣。嘉慶乙亥。泰安令蔣伯生游岱頂。聞玉女池中有古刻。遂車水尋之。得殘石二小方。審之。有十字。卽二十九字中文也。乃拓以流傳。阮芸臺翁覃溪孫澗如。皆賦詩以張之。此石刻於秦二世元年壬辰。至道光壬辰。已三十五甲子矣。

歐陽公集古錄旣成。其門人南昌曾氏。亦集金石錄五百卷。其後葉夢得。爲金石類攷五百卷。洪适集漢魏碑。爲隸釋四十八卷。李昭武輯博古圖。自三代至五季。編金石文字一千卷。可與六一翁方美矣。

周石鼓文。在北京太學儀門內。爲石刻之最古者。高二尺。廣尺餘。形似鼓而頂微圓。其一如臼。相傳爲周宣王獵鼓。初棄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徙鳳翔縣學。而亡其一。宋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大觀二年。移至汴京國學。以金嵌其字。靖康二年。金人葦至燕京。剔去其金。置之大興學。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移置國學。其篆文凡六百五十

字。至元中。存三百八十六字。今存者二百八十餘字。謂爲周宣王鼓者。韓愈張懷瓘也。謂爲文王鼓至宣王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爲秦氏之文者。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者。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者。趙明誠也。謂爲成王鼓者。程琳董道也。乾隆時。以原文集爲十詩。增刻十石。御製石鼓文序。從韓愈之說。定爲周宣王石鼓云。其拓文之最善者。爲石鼓文釋存。乃張芑堂所作。會遍求南宋及元拓本。攷其異同。及得四明范氏所藏北宋拓本。得字完整者四百有三。乃取諸本之文字可辨者。精審校釋。爲之勒石。樂亭以覆之。

會頤爰歷博學。凡將訓纂諸篇。世無傳書。其詳不可得而聞。二千年前之古籀。經周末七國時。變亂古法。各自立異。使後人不能盡識。殘餘古籀。遂明滅於斷簡之中。許氏說文解字記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許書所載古籀。不言博采鼎彝文字者。殆以所見未備。闕而不錄。壁中書之古文。爲七國淆亂。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非復孔子六經舊簡。雖存篆籀之迹。實多譌僞之形。自宋以來。鐘鼎之文。始見於著錄。然呂薛之書。傳寫覆刻。多失本真。乾隆朝以後。士大夫詁經之學。兼及鐘鼎。彝器款識。攷文辨俗。引義博聞。阮吳所錄。許徐所釋。多本經說。嗣後古金文字。日出不窮。推闡而審擇之。圯絕之古籀。遂稍稍彰明於世矣。

石闕銘雖文字無多。而風霜殘石。孤峙於空山古廟之旁。夕陽駐馬。殊動行人懷古之思。嵩山太室石闕在嶽廟。元初五年所刻。銘凡八行。年月職官凡十三行。石未傾圯。文則剝蝕殆半。啓母廟石闕。前題名十三行無缺。前後二銘。共二十行。每行止存六字。蓋亡其上層矣。少室石闕。凡三十一行。今存五行四字。以上三石闕。有載顧亭林金石文字記者。亭林就現存碑刻。及所收拓本。作金石文字記。凡三百餘通。數雖少於歐趙。而詳核過之。顧去宋時。僅五百餘年。歐趙所錄。已亡七七八八。今不知殘損幾許矣。

秦琅琊臺刻石。十二行。計八十有六字。乃秦二世所刻。今在山左諸城縣東南。一百六十里。三面臨海。卽琅琊臺也。秦代刻石之文。具載史記。凡七處。嶧山泰山琅琊之果東觀碣石會稽是也。惟嶧山之文獨闕。故宋時鄭文寶補之。元至正間。魯人申屠駒。以會稽刻石。摹於紹興府府學。又徐鉉所摹碣石墨本。重刻於焦山方丈。雖展轉摹刻。而亂秦遺蹟

猶能髣髴。尙古者亦珍視之。

金石之學。始於宋。金石錄之分地。亦始於宋。王象之碑目。陳思叢編。統天下而錄之也。崔君授之志京兆。劉涇之志成都。就一道而錄之也。嚴子進金陵石刻。自漢迄元。就世所存者。拓而藏之。凡窮陬僻巷。古廟荒塚。無不推搨。足備一方之掌故。畢秋帆關中金石記。凡關內河西山南隴右。悉著錄之。起秦漢迄金元。共七百九十七通。雍涼之奇秀。萃於是矣。阮芸臺山左金石志。萃十一府兩州之碑碣。彝器錢幣。官私印章。彙而刻之。碑碣多至一千七百種。昔歐趙兩家。集海內古刻。歐僅千種。趙僅倍之。阮以山左一隅。而搜集之多如是。今勝於昔矣。

西嶽華山碑。在陝西華陰縣西嶽廟中。書兼正變。推漢碑上品。惜拓本殊稀。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片石無存。今海內所傳者。惟有二本。一爲商邱宋氏漫堂所藏。一爲華陰王無異所藏。宋本僅缺十字。王本缺百有五字。可以辨拓本之後先。阮文達公得一本。爲四明天一閣藏本。缺字甚多。雖在王本之後。亦稱罕有。乃摹刻於雷塘。以歐陽公集古錄跋語真蹟。附刻於石云。

吳江翁海村徵君惠余。雙鈞漢燕然山銘。云得之曲阜桂大令未谷。桂得之玉虹樓所藏宋搨本。其中有數字。不類漢代字體。原拓本世所罕見。此當是摹本。未谷深於漢隸。必有精鑒。卽係摹本。亦非近人所作。此銘在集古金石二錄。及隸釋隸續漢隸字原。皆不載。惟劉球隸韻引摹數十字耳。孫克宏金石志。于奕正天下金石志。皆謂原石在宣化府。而自來絕少傳拓。殆宣化府之石。亦摹刻者也。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拓本。明代與夏碑同藏於華東沙氏。後歸吳門鮑濤學博。拓文缺四十八字。翁覃溪得雙鈞本。爲刻石於京邸。其後有豐道生題跋。爲顧南原作隸辨時所未見也。

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泰安趙氏所藏。世稱孤本。洪氏碑圖云。十六行。石已斷剝。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題名四行。每行四人。洪氏不言有碑陰者。以題名卽在正面也。翁覃溪孫淵如。皆爲攷證。實存四百九十九字。其筆勢較張遷碑結體相似。而蒼勁過之。漢隸中能品也。

漢幽州刺史朱龜碑。漢中平二年所刻。隸釋云。有四百十三字。今本只一百六十四字。然係舊紙舊拓。其中有書惠二

字。洪氏所無也。

新莽時。金石製作。皆質美製精。而留傳絕少。莽量及上大五貝金貨外。有山東新泰縣。郊外出土。新莽天鳳二年刻石七行。俱有界道。其後有後子孫毋敗壞六字。五經博士孟繼焄。移置孟子廟中。又有莽鏡。乃祥符周星詒太守。於寶福局廢銅擔得之。已裂爲二。以銀束之。仁和魏稼孫。手拓其銘辭。鏡直徑約五寸。背鑄環紋八層。銘辭在第三層。辭曰。唯始建國二年新家尊詔書口下多恩賈人事禾口口番田更作辟雍治校官五穀成孰天下安有知之士得蒙恩宜官秩葆子孫。凡五十字。中有不可識者三字。上虞羅振玉編鏡錄中。載此鏡銘。而多脫字。不若此銘之完整。周君所藏。尙有玄卿鏡銘。環列篆文二十四字殊精。羅氏鏡錄亦載之。與宗弼一品。同以名號見異者也。

熹平石經。見於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議郎蔡邕與張馴韓說諸臣。奏求正定諸經刻石。至光和中。值董卓之亂。焚燒洛陽。石已殘缺。後魏武定四年。由洛陽移至鄴城。周大象元年。又移至洛陽。隋開皇六年。又移至長安。轉移遷徙。石益漫滅。故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歎。洪氏隸釋。所載不過九百七十一字而已。順治年。牆東老人徐樹丕。有雙鈎本。然已殘缺。合尙書詩經儀禮公羊論語各殘篇。得五百餘字。南昌紹興學宮及如皋姜氏。皆有重摹本。黃小松司馬。藏有舊拓尙書盤庚五行論語爲政八行堯曰四行。增入刻之。爲藝林稀有之寶。

郭有道陳仲弓二碑。皆蔡中郎撰文。所謂無愧辭者。惟二碑久亡。歐趙亦未之見。山西介休縣。郭有道墓相近驛路旁。有郭碑。乃傳青主所書。鄭谷口亦書一碑。陳仲弓碑。則絕無傳本矣。

古彝器中。飲器之象爵形者。古今字。爵與雀同。乃微小之鳥。以之製飲器。取少飲示戒之義。商周彝器中。商爵多而周爵少。周爵字多而形大。商爵字少而形小。爵文或在柱。或在鑿內。其有甲乙字者。爲商器也。商爵之製精者。一爲守卅父己爵。重十九兩。二柱三足。有流有鑿。鑿銘凡四字。一爲卅丁酉爵。重十六兩。二柱三足。有流有鑿。鑿銘凡三字。二器皆有卅字。卅者。君所錫命。世世守之。示不忘也。

秦篆石刻之在浙江省者。一在於潛石柱山。一在會稽何山。卽會稽嶺。宋王十朋登山手搨時。已云漫漶。申屠剛曾摹刻之。爲明代人鑿去。得其初搨者。幾與泰山二十九字同珍。至石柱山刻石。突正天下金石志。已稱剝落不存。并傳摹之

本亦亡矣。

漢碑希見之本。而有蹤迹可紀者。就所知錄之。漢建寧三年。淳于長夏承碑。明嘉靖間。在華東沙氏。後歸吳門陸謹庭。即吳山夫雙鈞本之所自出。主虛舟所見。亦即此本。後之重刻本。遜此多矣。漢建寧五年。成陽靈臺碑。中平四年。小黃門譙敏碑。皆黃小松司馬所藏。雖皆係重刻本。亦不可多得。翁覃溪江秋史會審定之。二碑皆載隸釋。漢初平三年。國令趙君碑。張芑堂錢竹汀。均藏是碑。洪氏云。碑在南陽府山谷間。拓本極少。漢建安十年。巴郡太守樊敏碑。吳門春暉堂陸氏有精搨本。碑在四川蘆山縣。又高頤碑。在四川德陽縣路旁。漢碑之存者。時有所聞。惜傳拓者希耳。其僅見拓本。而未詳碑所在者。有漢酸棗令劉熊碑。即酈道元水經注。所謂酸棗城有漢劉孟陽碑。即此碑也。歙縣巴雋堂有雙鈞本。揚州汪容甫。有宋搨本。雖經殘蝕。其字較多於巴氏。有出於洪釋之外者。又漢楊氏四碑。乃太尉楊震。沛相楊統。繁陽令楊君。高陽令楊著。四碑也。歐趙洪氏所錄皆有之。惟罕見原拓本。嘉慶時。王蘭泉司寇。藏四碑拓本。但字多別體。與隸釋不合。乃宋人翻本也。漢魏以來劇蹟。埋滅於烟榛露莽間者。不知凡幾矣。

山東濟甯州學宮。漢碑林立。而剝損頗多。鄭郎中碑。乾隆間李氏父子。先後致功。全文始露。諸碑中以魯峻碑最著稱。其書碑人經鄭樵朱長文審定。以爲蔡邕書。人多從之。以其書法。殊肖中郎也。

隸法以漢碑爲極則。各擅其長。如曹全之清超。韓敕之變化。史晨之謹嚴。精采不同。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以在孔廟。未經敲火礪角之刮。完好無損。是碑以雄古勝。開合動盪。純以神行。翠墨中上品也。

有唐一代。墨蹟告身而外。所寫佛經。亦收藏家所珍弄。雖多衲子道流所書。而筆勢頗精。有瘦勁者近歐褚。有厚重者近顏徐。其用筆端嚴而敷暢。自首至尾。幾無懈筆。昔人稱爲經生書。世傳晉唐小楷中。有唐人寫經數種。一曰心經。乃肥雲所藏。一曰壽單越經。歙縣鮑席芬所藏。一曰轉輪王經。繁昌鮑東方所藏。一曰金剛經。吳門陸謹庭所藏。一曰長壽王品迦絺那經。寧波孫曉江所藏。一曰大般若經。吳門黃蘊圃所藏。一曰蓮花經。揚州徐芝亭所藏。一曰漢陽塔中殘經。張芑堂所藏。一曰兜沙經。吳門葉氏所藏。一曰律藏經。丹徒王夢樓所藏。其散播宇內者。非紀載所能盡。千餘年紙墨如新。是足珍矣。近年敦煌石室所發見。在圖書館度藏者。已及萬卷。其民間收藏。及流傳海外。莫詳其卷數。

諸經筆法。或重若崩雲。或輕如游霧。靡不一氣揮灑。雅逸流動。爲宋元以來所不及。其卷紙接縫處。歷千年而不脫。不知當時用何種膠質黏之。卷中有畫佛像者。非特妙相莊嚴。所用紅黃藍紫各色。采光溢目。亦近世所無也。溫韜之亂。多發關中帝王陵墓。鄭元素嘗隨之入唐太宗昭陵。其幽宮兩廂。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鍾王墨蹟。羲之蘭亭序真蹟。亦在其中。嗣復散落人間矣。

陳眉公過嘉禾。見褚河南臨蘭亭序。顏魯公祭伯父文。趙子昂書道德經。眉公云。皆爲真蹟。殊飽眼福。

宋時。禁中法帖。用歙縣貢墨搗之。以錢萬二千。便可購得。

裱背書紙。宜用細捶無筋者。舊澄心紙。有一品薄者。最宜背書。台藤紙背書。滑而無毛。爲天下第一品。唐人背王右軍帖。用熟捶如綿之軟紙。乃不損古帖。若用絹背。多至磨損。或帖面皆成絹紋。米襄陽得唐文宗手詔。舊以裏花黃綾背之。面上皆起花紋。乃重背以台州黃藤紙。滑淨軟熟。卷舒更不生毛。劣紙及綾絹。悉戒用之。

周穆王壇山吉日癸巳四大字。在真定府贊皇縣山中。宋祁搜得之。令劉莊鑿取之。移至郡署。知郡事李中。置諸廳壁。政和五年。取入內府。

廣平宋文貞公碑。爲顏魯公所書。在沙河縣東北。康熙年出土碑。已斷爲二截。乃鎔鐵二百斤。貫而續之。

劉季孫藏王獻之送梨帖。米元章以歐陽詢二帖。王摩詰雪圖二幅。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相易。劉允之。未幾劉卒。未能易得。其子以二十千錢。售於王姓。元章深惜之。載其事於書史中。

大梁農夫。掘地得斷石。有日月逝酒漿五字。雖殘文莫解。而篆書奇古。周傑園爲摹勒以傳。施愚山甚賞之。

杜牧之張好好詩并序真蹟。用硬黃紙寫之。與本集載張好好詩。異者二十餘字。卷首題唐杜牧張好好詩。宣和御筆也。上有內府印。明董香光跋云。此書深得六朝人氣韻。顏柳以後。飛卿牧之。亦書家名手也。唐代詩人。如張籍。許渾。韓偓。白居易。李商隱。司空圖。賀知章。無不工書。特爲詩名所掩耳。

雲麾將軍碑。在良鄉縣驛舍。裂爲柱礎。陳蔭知宛平縣事。輦至邑署。名其齋曰古墨以誌之。

宋紹興十六年。發古塚。有碑刻云。晉升平四年。大學博士周道舒活。十三字。碑文完整。不解活字之義。豈名爲活耶。



。然活字不類人名也。葉夢得見之。並於其旁得一銅銚。三足。其柄上盤螭紋。面廣四寸。深半之。夢得作記云。升平至紹興。凡七百八十七年。後此七百餘年。來此居者爲誰。可以一笑。

漢泰山都府孔宙碑。延熹七年二月刻。有碑陰。豫州從事尹宙碑。熹平六年刻。有碑額。此二碑並峙中原。世稱漢京二宙碑也。漢循吏聞熹長韓仁銘。熹平四年十一月刻。與尹宙碑。同時勒石。字體古麗。亦與尹宙相類。韓碑出京索間。爲左傳京城太叔之地。滎陽令李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完善。無剝損。韓仁爲漢循吏。早卒。不見於史。藉此碑亦足傳後世矣。

漢蕩陰令張遷碑。中平三年刻。王楠金石辨證云。此碑爲歐趙二家所未著錄。惟都氏金薤琳琅。載其碑文。然有字本難識而意測者。有不可識而削去者。嘉靖間孫楨題跋。爲攷正甚詳。

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見記載者有二。一云漢故樂安太守麴君亭口。一云府門之口。尹氏石闕有二。一云漢故太尉尹公之闕。一云漢故郎中尹君之闕。又嘉慶時趙晉齋搨得一石闕。題云。李公祠裏弔焉河上。共八字。作分書。旁有齒紋。與新莽臥虎山銘相似。或以爲卽水經注所載李鰲石柱云。

孫二娘等造像題字云。黃初元年。三月十九日。孫二娘李三娘李十三娘陳九娘衛十五娘衛十娘吳口娘爲口母造。隸書。凡十二行。行三字。缺者二字。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缺六字。又王五娘等造像題字云。黃初元年。三月十六日。王五娘張十二娘馮九娘馮六娘李十三娘朱五娘馬十二娘爲父造。隸書。凡十二行。行三字。旁有至正十八年十月。劉一先。劉和光。劉天文。同觀題字。兩漢金石記。載孫二娘等題字。而王五娘刻石則未見。知傳本之希矣。

帳構銅字云。景初元年。五月十日。中尙方造。長一丈。廣六尺。澤涑平坐帳上廣構銅重二斤十兩。隸書。凡三十二字。張燕昌金石契初刻云。乾隆甲申得搨本。字畫精美。惜未見其物。金石文字中。殘碑斷碣。及小品款識。最爲難得。其中有極精者。惜世多忽之也。

孫吳碑碣無多。其最著稱者。爲天璽元年八月之天發神讖碑。方勁雄恣。爲漢碑中特色。惜毀於火劫。其筆法與神讖碑相似者。有近代出土之寶鼎博文。文曰。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凡十有一字。書體在篆隸之間。博爲何義門

所藏。朱竹垞跋云。康熙四年。吳氏於小雁嶺掘地得博二。按寶鼎爲孫皓紀元。是年六月。皓築昭明宮。一時陶放交作。吳郡亦預其役。博蓋製於是時云。與天發神讖碑並重者。有國山碑。亦天璽元年勒石。今在宜興縣山阜上。石柱高逾三丈。圓徑二丈餘。自上至下。四面環刻篆文。其迎風受日一面。字漸漫漶。背陰處較完整。拓是碑者。以巨幅之紙。縛架遞升環繞而揚之。氈蠟頗不易施。想見當時書碑鐫刻之工鉅矣。

魏公卿上尊號碑。隸書。不載年月。碑額云。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篆書陽文。顧亭林云。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石則在黃初之後也。同時有黃初元年受禪碑。隸書。楊賓跋云。曹魏受禪碑。劉夢得以爲梁鶴所書。而歐陽則主顏清臣之說。謂非梁書。碑在許州。今已毀去。傳世者。明時拓本。已不易得。方嚴道勁。洵推名刻。然較之郭有道夏承曹全三碑。則又有徑庭之別。是以師之者。不及三碑之多。但郭碑等。皆再三翻刻。而受禪碑猶爲原本。可與景完碑並重矣。魏群臣上尊號碑。及受禪碑。二碑書法如出一手。皆方正不苟。出力藏稜。實爲唐隸之先河。碑中有熊夏后云云。蓋出於讖記。東漢諸儒。競言讖緯之學。卒致漢末三分。曹魏受禪。孫吳封山。皆託讖以爲文。而國祚未能延永。良可慨也。同時有封宗聖侯孔羨碑。隸書。亦黃初元年刻石。以書法不及受禪二碑之精整。摹拓者較希矣。

文 達

立

紀曉嵐(昉)諡文達。以學問通達而言。當之無愧也。(大清會典臣諡字樣。道德博聞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勤學好問曰文。錫民爵位曰文。質直好善曰達。疏中通理曰達。)考清代獲膺此諡者。共八人。乾隆朝予諡者爲工部尙書裘曰修。嘉慶朝爲協辦大學士禮部尙書紀昉。道光朝爲予告體仁閣大學士阮元。光緒朝爲兵部尙書毛昶熙。予告武英殿大學士文煜。予告東閣大學士張之萬。郵傳部尙書張百熙。予告文淵閣大學士崑岡。計滿大臣二。漢大臣六。除文煜爲官學生出身外。餘七人均翰林。毛昶熙卒於光緒八年壬午二月。十二日上諭賜卹。旋予諡文達。李慈銘十二日記。錄上諭。後附識云。「內閣初擬諡文靖·文達·文勤·文敏·其家欲得文靖。內閣侍讀王璣。毛之鄉人。主之。大學士寶璽改文達第一以進。遂得旨。國朝諡文達者。裘曰修紀昉阮元三公。今可謂續貂矣。」意以毛之積業或學問未能顯顯前人耳。(關於予諡之制。暨內閣擬諡辦法。可參閱本刊一卷第六期內閣談。)

# 陳設

璞子

陳

設

居室動用。古董玩器之屬。在我國營造學中謂之陳設。其事蓋含有裝飾美觀之意焉。清官式建築做法列有陳設一作。專論傢俱器玩制度位置之法。足徵其事爲人重視久矣。飲食器用。日所必需。如几榻棹椅之類。胥爲陳設中主要部分。古董玩器。止供把玩賞鑒。可有可無。直接不影響於生活致激其重大變化者。則居於次要地位。雖然點綴居室。增飾廳舍。又難或缺。卽不必如富豪。羅列几案。盡屬珍奇。要當少有供陳。取爲雅意可耳。蓋陳設之道。不必奇珍異寶。方稱上選。若荆榻甕牖。制作得法。疎密中欸。亦能變俗爲雅。儘多幽趣。然此非具山林經濟者不辦也。陳設之事。大致別之。不外（一）几榻箱篋。（二）古董玩器兩項。其第一項又可統稱之爲傢俱。案古人制器尙用。重在實際。後世以來。人趨安逸。務侈機巧。實用之外。益以纖美。徒取巧縛。不辨雅俗。去古人淳美之意遠矣。故居今日而言陳設。於其構制之完善與否。形式是否雅馴。不能不亟爲提倡講求之。往哲先賢。對於此道。屢有著述。若明人高深甫文震亨。清人李漁李如斗輩。著書立說。屢有發明。妙言讜論。正多可法。雖云時代變遷。適於古者未必適於今。亦足藉昔時風尙。備今日之參證耳。茲按其種類用途。分別部居。撮述如次。

## （一）制度

几榻。坐臥依憑。几榻首當其要。則其與人生關係之密切。固不待論矣。然則對其制度之完美與否。曷能無所講求。案

齋室几榻之製。不徒取其雕繪文飾。以悅俗眼。其主要條件。必須古雅可愛。而坐臥依憑。又須求其便適。故古人制器。不惜重費。制作極備。力避苟且。非若後世之專事絢麗。而不講實用也。几榻之屬。種類繁多。亦無定制。文震亨長物志所述。凡列榻、短榻、几、禪椅、天然几、書桌、壁桌、方桌、台几、椅、杌、凳、交床、厨、架、佛厨、佛桌、床、廂、屏。都二十餘種。錄之以見一斑。

榻 坐高一尺二寸。屏高一尺三寸。長七尺有奇。橫一尺五寸。周設木格。中實湘竹。下座不虛。三面靠背。後背與兩旁等。此榻之定式也。有古斷紋者。有元螺甸者。其製自然古雅。忌有四足。或爲螭螂腿。下承以板則可。近有大理石鑲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朱樹以粉填者。有新螺甸者。大非雅器。他如花楠紫檀烏木花梨。照舊式製成。俱可用。一改長大諸式。雖曰美觀。俱落俗套。

短榻 高尺許。長四尺。置之佛堂書齋。可以習靜坐禪。談玄揮塵。更便斜倚。俗名彌勒榻。

几 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若帶之半者爲之。橫生三足。出自天然。摩弄滑澤。置之榻上或蒲團。可倚手頓頰。禪椅 以天台藤爲之。或得古樹根。如虬龍詰曲臃腫。槎牙四出。可掛瓢笠及數珠瓶鉢等器。更須瑩滑如玉。不露斧斤者爲佳。

天然几 以文木如花梨鐵梨香楠等木爲之。第以潤大爲貴。長不可過八尺。厚不可過五寸。飛角處不可太尖。須平圓乃古式。照矮几下有拖尾者更奇。不可用四足如書桌式。或以古樹根承之。不可用木如枱面潤厚者。空其中略雕雲頭如意之類。不可雕龍鳳花草諸俗式。

書桌 中心取潤大。四周鑲邊。潤僅半寸許。足稍矮而細。則其製自古。凡狹長混角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

壁桌 長短不拘。但不可過潤。飛雲起角螭螂足諸式。俱可供佛。或用大理及祁陽石鑲者。出舊製亦可。

方桌 舊漆者最多。須取極方大古樸列坐可十數人者。以供展玩書畫。若近製八仙等式。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臺几 倭人所製。種類大小不一。俱極古雅精麗。有鍍金鑲四角者。有嵌金銀片者。有暗花者。價值甚貴。近時仿

舊式爲之。亦有佳者。以置尊彝之屬。最古。若紅漆狹小三角諸式。俱不可用。

椅 椅之製最多。元螺鈿椅大可容二人。其製最古。烏木鑲大理石者。最稱貴重。然亦須照古式爲之。總之宜矮不宜高。宜潤不宜狹。其摺疊單靠。吳江竹椅。專諸禪椅諸俗式。斷不可用。

杌 杌有二式。方者四面平等。長者亦可容二人並坐。圓杌須大。四足塌出。古亦有螺鈿朱黑漆者。竹杌及繡環諸俗式不可用。

櫈 櫈亦用窄邊鑲者爲雅。以川柏爲心。以烏木鑲之。最古。不則竟用櫨木。黑漆者亦可用。

交牀 卽古胡牀之式。兩都有嵌銀。銀鉸釘圓木者。携以山遊或舟中用之最便。金漆摺疊者。俗不堪用。

櫥 藏書櫥須可容萬卷。愈潤愈古。惟深僅可容一冊。卽潤至丈餘。門必用兩扇。不可用四及六。小櫥以有座者爲雅。四足者差俗。卽用足亦必高尺餘。下用櫨殿。僅宜二尺。不則兩櫥疊置矣。櫥殿以空如一架者爲雅。小櫥有方二尺餘者。以置古銅玉小器爲宜。大者用杉木爲之。可避蠹。小者以湘妃竹及豆瓣楠赤水權古黑漆斷紋者爲甲品。櫨木亦俱可用。但式貴去俗耳。鉸釘忌用白銅。以紫銅照舊式兩頭尖如梭子不用釘釘者爲佳。竹櫥及小木直枋。一則市肆中物。一則藥室中物。俱不可用。小者有內府填漆。有日本所製。皆奇品也。經櫥用朱漆。式稍方。以經冊多長耳。

架 書架有大小二式。大者高七尺餘。潤倍之。上設十二格。每格僅可容書十冊。以便檢取。下格不可置書。以近地卑濕故也。足亦當稍高。小者可置几上。二格平頭。方木竹架及朱黑漆者。俱不堪用。

佛龕佛桌 用朱黑漆。須極華整。而無脂粉氣。有內府雕花者。有古漆斷紋者。有日本製者。俱自然古雅。近有以斷紋器湊成者。若製作不俗。亦自可用。若新漆八角委角。及建窯佛像。斷不可用也。

床 床以宋元斷紋小漆床爲第一。次則內府新製獨眠床。又次則小木出高手工匠作者。亦自可用。永嘉粵東有摺疊者。舟中携置亦便。若竹床及漂簾拔涉彩漆卍字回紋等式俱俗。近有以柏木碌細如竹者甚精。宜閨閣及小齋中。

廂 倭廂黑漆嵌金銀片。大者盈尺。其鉸釘鎖鑰俱奇巧絕倫。以置古玉重器。或晉唐小卷最宜。又有一種差大。式

亦古雅。作方勝纓珞等花者。其輕如紙。亦有置卷軸香葯撲玩。齋中宜多蓄以備用。又有一種古斷紋者。上圓下方。乃古人經廂。以置佛座間。亦不俗。

屏 屏風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鑲下座精細者爲貴。次則祁陽石。又次則花蕊石。不得舊者。亦須仿舊式爲之。若紙糊及團屏木屏。俱不入品。

其所述制度做法。務極精美。一以古雅爲主要條件。而極力屏斥俗陋。大可取爲楷範也。李笠翁(漁)一家言居室器玩部。論几案於常制之外。又創爲煖椅涼杌之製。費省而用廣。於常人無力廣製器具者。用意良善也。其涼杌製法。一如他杌。但杌面必空其中如方匣。四周及底俱以油灰嵌之。上覆方磚一片。櫃中貯以涼水。務使下面著水。其冷如冰。熱復換水。爲力無多。獲益匪淺。誠至善之法也。煖椅做法。畧如太師椅而加寬。如睡翁椅而稍直。取其坐臥咸宜。坐多而臥少也。前後置門。兩旁實鑲以板。臀下足下俱用柵。取其可透火氣也。板則使煖氣纖毫不洩也。前後置門。前進人而後進火。安抽屜於脚柵之下。另置扶手匣於前。以代几案。抽屜以板爲之。底嵌薄磚。周鑲以銅。貯灰置炭。滿座皆溫。隆冬時別一世界。揆其製式。雖遠不逮今世沙發綿軟舒適。在百餘年前能有此種設備。已自不易。其思想之周密。審美觀念之高超。迥非常人所能幾及。又所論箱篋之制。總以多容善納爲貴。其法止在多設攔板。於每層兩旁別釘細木。以備置板之用。用時以板活置其上。不則撤而去之。今日書架。頗多其法。又怪篋筒樞鈕太庸。則區劃篋面景物圖畫。肖其形而補釘樞鈕。借勢因用。旣免補綴之痕。復增奇巧之美。自非雅人。何能辨此。雖然。神奇變化。又有過於此者焉。則燕几蝶几之創是也。

燕几圖者。宋徽宗時黃長睿(伯思)所撰。蓋圖錄其所作燕几也。其几製初祇六面。分長卓。中卓小卓各二面。爲式凡二十體。變爲四十名。嗣經宣谷卿加以變通恢廣。始爲二十五體。變爲七十六名。伯思序有曰。『燕几圖者。圖几之制也。初几有六。列等惟三。俱廣一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八寸。而其長者二。各以廣之數而四之。積而爲長七尺也。其中者二。各以廣之數而三之。積而爲長五尺二寸五分也。其小者二。各以廣之數而兩之。則長三尺五寸也。以廣倍長。而几之制以成。縱橫離合。變態無窮。率視夫賓朋多寡。杯盤豐約。以爲廣狹之則。遂創爲二十體。變爲四十名。因體定名。因

名取義。謂之設子卓。蓋擬其六也。燕衍之餘。以之展經史。陳古玩。無施而不宜。圖成而未陽宣君谷卿。見而愛之。欲肆其布置務廣而方則不足于一隅。乃增一小者。合而爲七。而其體始備。其名益多。余嘉其善變而適于用也。易名七星而併圖之。名曰燕几圖。按圖設席。類有雅致。其几式體名。圖載甚詳。茲依次序。表而出之。以見其制。一之體有三。函三屏山回文。二之體有四。磬短千斯一厨朵雲。三之體有二。藏一（虛此以頓燭台）虛中（虛中以頓燭台花斛）。四之體有四。六花交瑣一卍五方（虛此以頓燭台）。五之體有二。卍字懸帘。六之體有四。小卍垂箔揚旗布算。七之體有二。排帶小布算。八之體有三。瑤池（虛中以頓燭瓶）金井（虛中如瑤池）玉沼（虛中如瑤池）。九之體有五。鼎峙小鼎峙連衡折矩雙磬折小雙磬。十之體有二。斗帳毬門。十一之體有二。振衣被褐。十二之體有七。圭邸凹字口字中口小口函石石闌。十三之體有一。兩儀。十四之體有二。離宮異戶。十五之體有二。四直羅紋。十六之體有二。小四直大雙闕。十七之體有二。小雙闕大羅紋。十八之體有三。長釵股短釵股合符。十九之體有二。乾畫雙堦。二十之體有二。雙魚儷方。二十一之體有三。紋盤合尺雙竹。二十二之體有三。隔四束帛夾四。二十三之體有三。寶帶金跣蹙玉東西。廿四之體有六。如象兩隱几橫琴琴鸞乘雁。二十五之體有五。平山雲堦層級石牀杏壇。以上共二十五體變爲七十六名。如圖監製。列置齋室。添色不淺也。蝶几之制。有譜行世。明戈仙（莊樂）所撰。蓋因燕几圖而巧爲變通者也。其几凡十三隻。計大三斜一樣二支。小三斜一樣四隻。長斜一樣二隻。右半斜一樣二隻。左半斜一樣二隻。閨一隻。共十三隻也。莊樂自撰蝶几圖說云。『蝶几之式。凡有三也。其制則凡有六也。若長斜半斜三斜者。式之分也。若長斜虛其橫之兩隅。半斜有虛左隅。有虛右隅。三斜有兼有差者。制之分也。名蝶者因似諸蝶之翅也。其最小而奇者。須以佐旋轉輾理之偶窮也。統几之數。凡十有三者。如四時之一周而置閨也。面授匠氏盡三六之法而成之。貯吾賴古室中。隨意增損聚散咸宜而不礙也。時攤琴書而坐。親朋至藉觴受秤。每一改陳之。輒得一變。竊亦自喜其靈於今之几之用也。得其變恒示兒子積副譜譜類。積而成帙。大者小者。方者楞者。直者曲者。短者長者。空中者。似狀者。肖物者。甚有逃乎規矩之外者。總不倫世格也。』其式凡方類有十一式。直類十六式。曲類十二式。楞類七式。空類二十一式。象類計茅亭、平山、石洞、石磬、古鼎、膽瓶、羽觴、石床、斗帳、箬笠、短簑、竹杖、雙屐、草閣、斜山、書幃、曲闌、輕舟、野

店、酒帘、小橋、野菱、竹籠、平台、女牆、曲池、飛鴻、蝴蝶、輕燕、雙魚、新月、桐葉、秋葵葉、葵實三十四式。全室排類五嶽、落葉等四式。雜類十九式。綜爲一百二十四式。其變化猶較燕几增多四十餘式也。其几之做法。譜載甚詳。錄如下。以爲參攷。文曰：『起十三隻几面樣。用綿料紙漿糊兩層。勿稍厚。厚則摺痕不能準。候極乾。截准四面方。方七尺。欲減小。則准方方六尺爲止。既截定四方一大片如前七尺或六尺之數。然後如下式。中分摺准四摺痕。展開換轉。再四摺。又如下斜摺四角。依摺痕用直尺。快刀截開。止用有字中間者六塊爲式（案原書附有圖式故云）與匠工依式配木面。如左十三隻多少之數。將成面時。須常用塊式相印四邊。勿差一絲。配做十三面完。先要總試。排湊縫角。俱准。始配腳裝之。几面用小木水磨或用散木。或黑漆或紫漆朱紅俱妙。几面板以厚爲貴。四回鑲邊。宜止濶一寸。因几有小者。惟細狹乃佳也。總之中間板心必等於相邊厚。如獨木面做法一般爲妙。脚高二尺八寸。裝脚孔須在几面心木上。欲其堅牢。裝脚勿斜出。恐碍湊縫開也。』往年朱桂辛先生嘗按式仿製。陳于稷園廣庭。按圖拼湊。變化奇出。誠陳設中之雅具也。二者之外。又有匡几之制。初無譜錄可考。乃近年通州張叔誠氏持以贈朱桂辛先生者。其裝木胎金漆。張之爲多寶閣。斂之成一匡箱。卯筍相銜。不假鉸鏈之力。而解合自然牢固。器無定名。亦不知出于何代巧工之手。惟器背面畫有圖解。朱文漆書。有一匡居中。八匡左。五匡右等字。因以匡几名之。案燕几蝶几皆以幾何原則平面。切合參伍。錯綜變化。悉成文理。而燕几用方體。以平直勝。縱之橫之。宜于大厦深堂。蝶几用三角。以折疊勝。椅之角之。宜於曲檻斗室。匡几則立體架几。可分可合。以柔宛勝。小之可入巾箱。廣之可度萬卷。舒之卷之。無不如意。若置於燕几之上。蝶几之旁。又可以羅古器供博覽也。先生嘗合刻三者於一卷。蓋有深意焉。其几凡十有六件。曰一匡。二下。二上。三下。三上。四板。四几。五匡。六匡。七下。七上。八匡。九左。九右。十下。十上。安裝合攏之法詳圖。

『一匡居中。八匡左。左九勾之。五匡右。右九勾之。六匡坐八。二和一。又二和二一。三和三。四板和兩三共和一六上。四九和二三。上十和二二。下十和一五。上七和二五。下七和一匡。』依法拼攏而几形成矣。方之多寶閣。殆小而巧者耳。長物志有所謂「文具」者。揆其製式。三格一替。以置筆硯盂洗諸事。殆卽匡几一類。古玩中有精雅者。皆可入之。以供賞玩。



服飾鋪墊。此言服飾。專指床帳簾枕等而言。鋪墊爲營造術語。指鋪地簾幙及椅凳套墊言之也。其衣服一項。非關陳設。茲不贅論。帳幔被褥套墊之類。附麗床榻。關係室內裝飾美觀。不能不求精緻。遊生八牋曰。

被 以五色氍毹爲之。亦出西番。闊僅尺許。與瓊哈喇相類。但不緊厚。次用山東繭綢。最耐久。其落花流水紫白等錦。皆以美觀不甚雅。

褥 京師有摺疊臥褥。形如圍屏。展之盈丈。收之僅二尺許。厚三四寸。以錦爲之。中實以燈心。最雅。其椅榻等褥。皆用古錦爲之。

絨單 出陝西甘肅。紅色者如珊瑚。然非幽齋所宜。本色者最雅。冬月可以代席。

帳 冬月以繭綢或紫花厚布爲之。紙帳與細絹等帳俱俗。錦帳帕帳俱闕閣中物。夏月以蕉布爲之。吳中青纓紗及花手巾製帳亦可。有以畫絹爲之。有寫山水墨梅於上者。此皆欲雅反俗者。

長物志曰。

枕 有書枕。用紙三大卷。狀如碗。品字相疊。束縛成枕。有舊黛枕。長二尺五寸濶六寸者可用。

簾 菱葦出滿喇伽國。生於海之州渚岸邊。葉性柔輭。織爲細簾。冬月用之。愈覺溫暖。夏則蘄州之竹簾最佳。

坐墩 冬月用蒲草爲之。高一尺二寸。四面編束細密堅實。內用木車坐板以柱托頂。外用錦飾。暑月可置藤墩。

坐團 蒲團大徑三尺者。席地快甚。棕團亦佳。

李如斗工段營造錄曰。

鋪地用棕氈。以胡椒眼爲工。四圍用押定布竹片。上覆五色花氈。氈以黃色長毛氈稱爲上。紫絨次之。藍白毛絨爲下。鑲嵌有緞邊綾邊布邊之分。門簾棹杌椅坑諸套同例。坑有坑几。坑墊。坑枕。帽架。唾盂。搭腳諸什物。案李書所述爲有清一代官式建築中之鋪墊定法。與前例又不同也。

燈綵 燈綵一項。在昔卽屬陳設中之主要部分。衍至今日。室內裝飾。尤未可或缺。不過今日燈用電力昔用蠟燭之分耳。燈之式樣最多。製法尤繁。大體別之。約有錫燈、建珠燈、琉璃燈、玻璃燈、紗燈數種。工段營造錄云。『燈以掛

計。錫燈有洋燈、三面、四面、六面、鏡插、滿堂紅、高燈之屬。建珠燈有山水、花卉、禽獸、人物、字畫之屬。琉璃燈有四方、八方、冬瓜、荸薺、皮球之屬。玻璃燈有方架、滾子、大洋、小洋、五色吹片之屬。其餘各色洋綉、堆花歌綉畫各舊稿。各色紗堆花、白雲紗、銀條紗、刮絨堆花、紅金線、泥金、沙羅。上覆朱纓。角垂風帶者。謂之宮燈。竹架上蒙綉者謂之漆褲腿。篾絲無影謂之氣殺風。置鐵竹長柄懸之者謂之鵝頸項。綵子用五色綾扎蛛網罍以爲簾飾。結綵屬之。」長物志云。「關中珠燈。玳瑁琥珀魚魷次之。羊皮燈名手如趙虎所畫者亦當多蓄。料絲出滇中者最勝。丹陽所製有橫光不甚雅。至如山東珠麥柴梅李花草百鳥百獸夾紗墨紗等製。俱不入品。燈樣以四方如屏。中穿花鳥。清雅如畫者爲佳。人物樓閣僅可於羊皮屏上用之。他如蒸籠圈、水精珠、雙層三層者俱俗惡。篾絲者雖極精工華約。終爲酸氣。曾見元時布燈。最奇。亦非時尚也。」於燈之品擇。足窺一斑。其中紗燈一項。迄今沿用之。照以電光。益增輝煌也。笠翁於此有梁間置燈之法。暗素柱間。隱出屋後。承以輪盤。升降如意。儼然今電燈裝法。不能不嘆笠翁思想之新穎也。

**飲食器皿** 飲食所用。碗碟爲先。茶酒之器次之。古人尙銅。今人則重陶磁。貯茶之具。莫妙于砂。盛酒之器。則貴乎犀。至金銀之具。徒取富麗。仕宦所用。而非寒窶可得也。震亨笠翁皆言之。長物志曰。

**茶洗** 以砂爲之。製如碗式。上下二層。上層底穿數空。用洗茶砂垢皆從孔中流出最便。

**茶爐湯瓶** 有姜鑄銅鑿獸面火爐。及純素者。有銅鑄如鼎彝者。皆可用。湯瓶鉛者爲上。錫者次之。銅者不可用。形如竹筒者。既不漏火。又易點注。磁瓶雖不奪湯氣。然不適用。亦不雅觀。

**茶壺茶盞** 壺以砂者爲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熱湯氣。供春最貴。第形不雅。亦無差小者。時大彬所製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潔者。取以注茶。更爲適用。其提梁、臥瓜、雙桃扇面、八稜細花、夾錫茶替、青花白地諸俗式者。俱不可用。錫壺有趨良鑿者亦佳。然宜冬月間用。……金銀俱不入品。宜廟有尖足茶盞。料精式雅。質厚難冷。潔白如玉。可試茶色。盞中第一。……白定等密。藏爲玩器。不宜日用。蓋點茶須燂盞令熱。則茶面聚乳。舊密器熱則易損。不可不知。」

一家言云。

碗碟 碗莫精於建寧。而苦於太厚。江右所製者。雖窃建寧之名。而美觀實出其上。可謂青出於藍者矣。其次則論花紋。然花紋太繁。亦近鄙俗。取其筆法生動。顏色鮮艷而已。

茶具 茗注莫妙於砂壺。砂壺之精者。又莫過於陽羨。……凡製茗壺。其嘴務直。購者亦然。一曲便可憂。蓋貯茶之具。與貯酒不同。酒無滓渣。一斟即出。茶則有體之物。星星之葉。入水即成大片。纖毫入嘴。則塞而不流。直則保無是患矣。貯茗之具。止宜用錫。無論盜銅等器。性不相能。即以金銀作供。實之適以崇之耳。以錫作瓶者。取其味不洩。

酒具 酒具用金銀。猶梳奩之用珠翠。皆不得已而爲之。非宴集時所應有也。富貴之家。犀則不妨常設。以其在珍寶之列。而無炫耀之形。猶仕宦之不飾觀瞻者。象與犀同類。則有光芒太露之嫌矣。且美酒入犀杯。另是一種香味。唐句云玉椀盛來琥珀光。玉能顯色。犀能助香。二物之於酒。皆功臣也。至尙雅素之風。則磁杯當首重已。

文房用具 爲文人必需之品。選擇尤不能不求精雅。以其日爲我用。不徒我之良伴。且可藉以舒發我之性靈也。綜其事約有筆格、筆床、筆屏、筆筒、筆盒、筆洗、筆硯、水中丞、水注、糊斗、蠟斗、鎮紙、壓尺、秘閣、貝光、裁刀、剪刀、書燈數者。而筆墨紙硯印章之屬。尤文房珍秘。缺一不可。長物志於此闡論尤詳。請依次錄之。

筆格 筆格雖爲古製。然既用研山。如靈壁英石、峯巒起伏、不露斧鑿者爲之。此式可廢。古玉有山形者。有舊玉子母貓長六七寸。白玉爲母。餘取玉玷或純黃純黑玳瑁之類爲子者。古銅有滲金雙螭挽格。有十二峯爲格。有單螭起伏爲格。窯器有白定三山五山及臥花哇者。俱藏以供玩。不必置几研間。俗子有以老樹根枝。蟠曲萬狀。或爲龍形爪牙俱備者。此俱最忌。不可用。

筆床 筆床之製。世不多見。有古鑲金者。長六七寸。高寸二分。闊二寸餘。上可臥筆四矢。然形如一架。最不美觀。卽舊式可廢也。

筆屏 續以插筆。亦不雅觀。有宋內製方圓玉花板。有大理舊石方不盈尺者。置几案間亦爲可厭。竟廢此式可也。

筆筒 湘竹梓欄者佳。毛竹以古銅鑲者爲雅。紫檀烏木花梨。亦間可用。忌八稜菱花式。陶者有古白定竹節者最貴。青冬磁細花及宣窯者俱可用。又有鼓樣中有孔插筆及墨者。雖舊物亦不雅觀。

筆船 紫檀烏木細鑲竹篾者可用。惟不可以牙玉爲之。

筆洗 玉者有鉢盂洗。長方洗。玉環洗。古銅者有古鏤金小洗。有青綠小盂。有小釜小卮。此數物原非筆洗。今用作最佳。陶者有官哥葵花洗。罍口洗。回捲荷葉洗。捲口蔗段洗。龍泉有雙魚洗。菊水洗。百折洗。定窯有三簍洗。梅花洗。方池洗。宣窯有魚藻洗。葵瓣洗。罍口洗。鼓樣洗。俱可用。忌鐵環及青白相間諸式。又有中書作洗。邊盤作筆規者。此不可用。

筆規 定窯龍泉小淺碟最佳。水晶琉璃諸式俱不雅。有玉碾片葉爲之者尤俗。

水中丞 銅性猛。貯水久則有毒。易脆筆。故必以陶者爲佳。古銅入土歲久與窯器同。惟宣銅則斷不可用。玉者有元口瓮。腹大僅如拳。古人不知何用。今以盛水最佳。古銅者有小尊疊小甌之屬。俱可用。陶者有官哥瓮肚小口鉢盂諸式。

水注 古銅玉俱有辟邪、螭、天雞、天鹿、半身鸞、杓鏤金應壺諸式。一合者爲佳。陶者有官哥白定方圓立瓜臥瓜雙桃蓮房蒂葉茄壺諸式。宣窯有五采桃注石榴雙瓜雙鸞諸式。俱不如銅者爲雅。

翻斗 有古銅有蓋小提卮大如拳。上有提梁索股者。有瓮肚如小酒杯式乘方座者。有三簍長桶下有三星姜銅回文小方斗。俱可用。陶者有定窯蒜蒲長罐。哥窯方斗如斛中置一梁者。然不如銅者便于出洗。

鎮紙 玉者有古玉兔、玉牛、玉馬、玉鹿、玉羊、玉螭、辟邪、子母螭諸式。最古雅。銅者有青綠蝦蟆、辟虎、辟犬、鑲金辟邪、臥馬龜龍。亦可用。其瑪瑙水晶官哥定窯。俱非雅器。

壓尺 以紫檀烏木爲之。上用舊玉環爲紐。

秘閣 以長樣古玉環爲之最雅。不則倭人所造黑漆秘閣如古玉圭者。質輕如紙最妙。紫檀雕花及竹雕花巧人物者。俱不可用。

裁刀 有古刀筆。青綠裹身。上尖下圓。長僅尺許。古人殺青爲書。故用此物。今僅可供玩。非利用也。日本所製有絕小者鋒甚利。刀靶俱用灘木。取不染肥膩者最佳。滇中鑲金銀亦可用。

剪刀 有寶鐵剪刀。外面起花鍍金。內嵌回回字者。製作極巧。倭製摺疊者亦可用。

書燈 有古銅駝燈、羊燈、龜燈、諸葛燈。俱可供玩。而不適用。有青綠銅荷一片擎架花朵於上。古人取金蓮之意。今用以爲燈最雅。

研 研以端溪爲上。出廣東肇慶府。有新舊坑上下岩之辨。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重量清綠小鸚鵡眼者爲貴。其次色赤。呵之乃潤。不其貴也。更有一種出婺源歙山龍尾溪。石有金銀星及羅紋刷絲眉子。青黑者尤貴。濼溪石出湖廣常德辰州二界。石色淡青。內深紫。有金銀及黃脈。桃溪研出陝西臨洮府河中。石綠色潤如玉。衡硯出衡州開化縣。有極大者色黑。熟鐵硯出青州。古瓦研出相州。澄泥研出虢州。研之樣製不一。宋時進御有玉台鳳池玉環玉堂諸式。今所稱貢研。世絕重之。宣和舊研有絕大者。有小八稜者。皆古雅渾樸。別有圓池。東坡瓢形斧形端明諸式皆可用。葫蘆樣稍俗。研匣宜用黑紫二漆。不可用五金。紫檀烏木及雕紅彩漆。俱俗不可用。

筆 尖齊圓健。筆之四德。毫尖則堅。毫多則齊。用絲貼襯得法。則毫束而圓。用純毫附以香狸角水得法。則用久而健。此製筆之訣也。古有金銀管、象牙管、玳瑁、玻璃管、縷金綠沈管。近有紫檀雕花諸管。俱俗不可用。惟斑管最雅。不則竟用白竹。尋丈大筆。以木爲管。亦俗。當以筍竹爲之。

墨 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煙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故用墨必擇精品。且日置几案間。卽樣製亦須近雅。宣德墨最精。幾與宣和內府所製同。當蓄以供玩。或以臨摹古書畫。蓋膠色已退盡。惟存墨光耳。

紙 北紙用橫簾造。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南紙用豎簾。二王真蹟。多是此紙。唐人有硬黃紙。宋有澄心堂紙。有黃白經箋。有碧雲春樹。龍鳳團花金花等箋。有匹紙長三丈至五丈。有彩色粉箋。及藤白、鵝白、蠶繭等紙。元有彩色粉箋、蠟箋、黃箋、花箋、羅紋箋。皆出紹興。有白籙觀音清江等紙。皆出江西。山齋俱當多蓄以備用。國朝大內用細密洒金五色粉箋。堅厚如板。研光如玉。有印金花五色箋。有青紙如段素俱可寶。高麗別有一種。以綿

繡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亦奇品也。

印章 以青田石瑩潔如玉。照之燦若燈輝者爲雅。五金牙玉水晶木石皆可爲之。惟陶印則斷不可用。卽官哥青冬等。皆非雅器也。古鏤金鍍金細錯金銀商金青綠金玉瑪瑙等印。篆刻精古。鈕式奇巧者。皆當多蓄。以供賞鑒。印池以官哥窰方者爲貴。定窰及八角委角者次之。青花白地有蓋長樣俱俗。圖書匣以豆瓣楠赤水榿爲之。方樣套蓋。不則退光素漆者亦可用。他如剔漆、填漆、紫檀、鑲嵌古玉、及毛竹攢竹者。俱不雅觀。

古董珍玩 漢魏晉唐以來。崇尚古器之風。日甚一日。至今日而極矣。原今人之重古物。非重其物。蓋重其年久不壞。見古人所製所用如對古人之足樂也。然古人製器。傳之今日。有適用有不適用。不能盡收。且購置費重。出之富貴。自非難事。而非非常人力所能及。雖然。不能不辨其制。以爲嗜古者道也。遵生八牋，長物志所論。略可見其梗概。茲節錄之。

鼎 古之食器也。今用爲焚香具者。以今不用鼎供耳。大小有兩用。大者陳於廳堂。小者置之齋室。方者以飛龍脚文王鼎爲上賞。獸吞眞脚亞虎父鼎、商召父鼎、周花足鼎、光素者如南宮鼎爲次賞。若周象簠鼎、百乳鼎皆下品也。方之小者。有周王伯鼎、單從鼎、周丰鼎。又若方四五寸許青綠或鏤金小方鼎、或法文王王伯鼎製者。可宜書室薰燎。皆唐之局鑄。元菱娘子鑄也。紋片精美。制度可觀。其圓鼎三獸面者如商父乙鼎、父己鼎。光素者如商魚鼎、周益鼎。皆可入上賞。圓之小者如周大叔鼎、唐三螭鼎。俱堪入清供。他如爪腹鷄脚方耳環耳敞口鼎爐。俱不堪玩。爲下品。

彝爐 如周隲彝、父辛彝、商虎首彝、己酉彝、百乳彝皆堪爲堂上焚具。他如彝敦兩爐等件。雖古不堪清供。

卮杯 卮卮古酒器。杯亦古酒器。以牛首爲製。加以籠絡。今之杯製不一。而獨無此式。卮者矯口坦腹。一體捏手。或三足或圓足如鴨形者是也。古人盥洗注水之具。今俗以卮爲匜。名金銀酒器者誤也。

盤洗 盤深而洗淺。用以承棄水。內有篆銘者。有招耳上冲者。有盤內種種海獸者。或用三蹲螭爲足。或雷紋圓足。又名彝盤。今可用作香椽盤。洗用以盥手。故紋用雙魚。用菱花。有三乳足者。有圓足者。傍有獸面翻環者。

今以注水爲几筵主賓酌酢滌器。

觚尊罍 皆酒器。三器俱可插花。

壺瓶 古之壺瓶。用以注酒。若古素溫壺。極便注滾水插牡丹芍藥之類。他如粟紋四環壺、方壺、扁壺、弓耳壺、俱宜書室插花另有瓠壺。今以注水灌溉花草。雅稱書室育蒲養蘭之具。周有蟠虬甌魚瓶、翟瓶、俱可爲多花之用。編鐘 漢之編鐘。小而韻者。頗宜書齋清響。但得宮商二者爲最。

錢 古之布錢有金嵌字者。可作界畫軸用。

尙 小樣提尙。可作糊斗。

伯盞、類盤、季姜盃、兩耳杯 製小者可作筆洗。

鏡 若秦陀光背質厚無紋。極有受用。次如銀背海獸、蒲桃、荔支、五岳圖形、寶花雲龍等背俱妙。又有如錢小鏡。光背花背。面無疤痕。更有滿嵌金銀片子繖花小鏡。極可人意。價亦高貴。鑿賞以大徑尺外圓鏡并三寸以上至如錢小鏡爲上格。其他五七寸者次之。菱花八角方鏡悉不取也。

古銅束腰緋鈎 其製不一。有用獸面爲肚者。三代物也。他如羊頭鈎、螳螂捕蟬鈎。鏤金者皆秦漢物也。書室中以之懸壁挂畫、挂劍、挂塵拂等用甚雅。

如意 古人用以指揮向往。或訪不測。故煉鐵爲之。非直美觀而已。舊鐵如意以上有金銀錯或隱或現。古色濛然者最佳。若天生樹枝竹鞭等製。皆廢物也。

塵 古人用以清談。今若對客揮塵。便見之欲嘔矣。然齋中懸挂壁上。以備一種。以舊玉柄其拂以白尾及青絲爲之雅。

扇 羽扇最古。然得古團扇雕漆柄爲之乃佳。竹篾紙糊竹根紫檀柄者俱俗。今之摺疊扇。古名聚頭扇。乃日本進。有絕佳者。川中蜀製有金絞藤骨面薄如輕綃者。最爲貴重。徽杭亦有稍輕雅者。姑蘇最重書畫扇。其骨以白竹、棕竹、烏木、紫白檀、湘妃、眉綠等爲之。間有用牙及玳瑁者。有員頭直根、縹環結子板、板花諸式。素白金面。購

求名筆圖寫。佳者價絕高。扇壁宜用伽南沉香爲之。或漢王小玦及琥珀眼掠皆可。

鐘磬 不可對設。磬有舊玉者。股三寸。長尺餘。僅可供玩。

鉢 取深山巨竹根。車旋爲鉢。上刻銘字或番書。填以石青。光潔可愛。

數珠 以金剛子小而花細者爲貴。人頂龍充珠玉瑪瑙琥珀金珀水晶珊瑚車渠者俱俗。沉香伽南香者則可。可貯佛室。

琴 琴爲古樂。雖不能操。亦須壁懸一床。以古琴歷年既久。漆光退盡。紋如梅花。黯如烏木。彈之聲不沉者爲貴。琴軫犀角象牙者雅。以蚌珠爲徽。不貴金玉。絃用白色柘絲。琴囊須以舊錦爲之。軫上不可用紅綠流蘇。

劍 古劍鋼鐵互用。古銅劍青綠四裹者。蓄之亦可愛玩。

香爐 三代秦漢鼎彝。及官哥定窯龍泉宣窯。皆以備賞鑒。非日用所宜。惟宣銅彝爐稍大者。最爲適用。底蓋以烏木者爲上。紫檀花梨俱可。忌葵花菱花諸俗式。爐頂以宋玉帽頂及角端海獸諸樣隨爐大小配之。瑪瑙水晶之屬。舊者亦可用。

香合 宋剔合色如珊瑚者爲上。古有一劍環二花草三人物之說。又有五色漆胎。刻法深淺。隨妝露色。如紅花綠葉黃心黑石者次之。有果園廠大小二合。有內府填漆俱可用。小者有定窯饒窯蔗段串鈴二式。餘不入品。隔火砂片第一。定片次之。玉片又次之。金銀不可用。匙筋紫銅者佳。

袖爐 以倭製漏空罩蓋漆鼓爲上。手爐以古銅青綠大盆及篋簞之屬爲之。宜銅獸頭三脚鼓鐘亦可用。惟不可用黃白銅及紫檀花梨等架脚爐。

凡上所列。書齋清賞。藉此悅心。未可盡以玩物目之也。此外若北宋之雕漆。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及康乾之磁。其價並與古敵。世所翫稱。幽齋不可不備一二種。以爲清玩。

書畫 陳設中書畫一事。萬不可缺。精室素壁。雅固雅矣。然又嫌其太素。不盡合生活之趣。若選名家書畫。以入清供。大者懸掛齋壁。小者爲卷冊以置几案。瀏覽觀摩。莫非韻事。書畫名家。代有其人。選古篆籀如鐘張衛索顧陸張



吳。及歷代不甚著名者。不能具論。書則右軍、大令、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懷素、顏魯公、二蘇、二米、趙吳興、祝允明、唐解元、董太史。皆鐸鐸有名者。畫則王右丞、李思訓父子、周昉、董北海、馬遠、夏珪、關仝、荆浩、黃子久、倪元鎮、唐解元、仇十洲。及清之四王。皆名筆不可缺者。至於碑帖。歷代以來佳構浩繁。不妨擇其美善者。著備數種。以資鑒玩。歷代名帖當以淳化閣帖壓卷。侍書王著勅。未有篆題者是。蔡京摹者曰太清樓帖。僧希白摹者曰潭帖。潘思且摹者曰絳帖。王象守道所刻者曰汝帖。元祐中刻者曰秘閣續帖。徐鉉勒石在淳化之前者曰昇元帖。劉次莊摹閣帖而增入釋文者曰戲魚堂帖。他如武岡帖蔡州帖星鳳樓帖默江帖松溪堂帖停雲館帖。皆帖中名刻。摹勒皆精。又如歷代帖收藏不可缺者。周秦漢則史籀篆、石鼓文、泰山石刻、李斯篆泰山胸山嶧山諸碑。章帝草書帖、蔡邕夏承碑、郭有道碑、宣父碑、郭香察隸西岳華山碑。魏帖則元常賀捷表、大饗碑、吳帖則國山碑、延陵季子二碑。晉帖則蘭亭序、黃庭經、聖教序、東方朔贊、南朝則宋文帝神道碑、瘞鶴銘。北朝則王思誠八分茅山碑、天柱山銘。隋帖則龍藏寺碑、草書蘭亭、唐帖歐書則九成宮銘、化度寺碑。虞書則夫子廟堂碑、破邪論。褚書則樂毅論、臨摹蘭亭聖教。柳書則金剛經、玄秘塔銘。顏書則爭坐位帖、家廟碑、多寶寺碑、懷素書則自序三種、李北海書則陰符經、曹娥碑、宋則蘇黃諸公。如揚州園池天馬賦之類。元則趙松雪。明則二宋。亦當兼收。以供賞鑒。既有收藏。而鑒藏之法。又不可不加考究矣。請節錄運生八牘所論。以見其概。「收藏書畫須看絹素紙地完整不破清白如新照無貼襯此爲上品。面看完整貼襯條多。畫神不失。此爲中品。若破碎零落。片片湊成。襍綴新絹。以色旋補。雖爲名畫。亦不入格。此下品也。完整中價之低昂。又以山水爲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鳥竹石又次之。走獸魚虫又其下也。冊葉卷子。同一論法。又如神佛圖像其品不同。如宋元并我朝人畫佛像名家。多就山水樹石中或坐或行。或倚石凭樹。畫法不板。煙雲流潤。神氣儼臨。爲上品也。其他三尊并列。鬼從猙獰。或登寶座諸神衛護者。止可爲侍奉香火。非流傳品也。又如宋人綉畫山水人物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其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髮細者爲之。故多精妙。設色開染。較畫更佳。以其絨色光彩奪目。幸神生意。望之宛然。三趣悉備。女工之巧。十指春風。適不可及。元人之綉。便不及宋。以其用絨粗肥。落針不密。且人物禽鳥。用墨描畫眉目。不若宋人以絨綉眉目。瞻眺生動。此宋元之別以其眉目辨也。宋綉山水亦不多得。元人花

鳥。尙可一二見耳。宋人刻絲山水人物花鳥。每痕剝斷。所以生意混成。不爲機經掣制。今人刻絲。是織絲也。與宋元之作迥異。故宋刻花鳥山水。亦如宋綉有極工巧者。余意刻絲雖遠不及綉。若大幅舞袖。自有富貴氣象。元刻迥不如宋矣。大率一代之物。不及一代。凡事皆然。何止此也。人能以畫自工。明窓淨几。描寫景物。或親佳山水處。胸中便生景象。布置筆端。自有天趣。如名花折枝。觀其生趣。花態綽約。葉梗轉折。向日舒笑。迎風欹斜。含烟弄雨。初開殘落。種種態度。寫入采素。不覺學成。便得出人頭地。若不以天生活潑者爲法。徒竊紙上形似。三趣無一得也。終爲俗品。古之高尚士夫。如李公麟。范寬。李成。蘇長公。米家父子輩。靡不畫臻神妙。是以大雅君子。於畫收藏賞鑒。不可不學一二名筆。」

花草。居室燕閒。不可不有一二種花草。供陳其閒。娛我清賞。供花有盆景折枝之別。高深甫有盆景說。其略曰。『盆景之尙。天下有五地最盛。南都蘇淞二郡。浙之杭州。福之蒲州。人多愛之。盆景以几桌可置者爲佳。品以天目松爲第一。惟杭城有之。高可盈尺。其本如臂。針毛短簇。欹斜詰曲。偃亞層疊。栽以佳器。槎牙可觀。更有松本一根二梗三梗者。或栽三五窠。結爲山林排匝高下參差。更多幽趣。若石梅一種。天生形質。如石燕石盤之類。石本發枝。含花吐葉。可與天目松爲匹。更以福之水竹幅之。可充几上三友。水竹高五六寸許。細葉老幹。瀟疎可人。次則枸杞之態多古。雪中紅子扶疎。有雪壓珊瑚之號。又如檜柏耐苦。且易蟠結。亦有老木蒼柯。針葉青鬱。束縛盡解。若天生然。美人蕉盈尺上盆。蕉旁立石。非他樹可比。他如榆椿山東青山黃楊桂梅楊。鐵梗海棠。櫻桃。寸金。羅漢松。玉蝶梅。綠萼梅。紫微。絳桃。小金橘。小茶梅。纏絡栢樹。皆可上盆。但木本奇古。出自生成。爲難得耳。又如菖蒲之種有六。金錢。牛頂。台蒲。劍脊。虎鬚。香苗。種之崑石水浮石中。載以白定劃花木底大盈一尺三四寸。製川石數十子。紅白交錯。青綠相間。日汲清泉養之。自謂山齋一寶。』其瓶花折枝。又因廳堂書齋。各異其法。『如堂中插花。以漢壺大古尊彝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壺。直口敞瓶。或龍泉茗草大方瓶高架兩旁。或置几上。與堂相宜。折花須擇大枝。或上茸下瘦。或左高右低。或右高左低。或兩蟠台接。偃亞偏曲。或挺露一幹中出。上簇下蕃。鋪蓋瓶口。令俯仰高下。疎密斜正。各具意態。盡得畫家寫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若直枝搔頭花朵。不入清供。花取或一種二種。薔薇時卽多種

亦不爲俗。冬時插梅。必須龍泉大瓶。象窰敞瓶。厚銅漢壺高三四尺以上。砍大枝梅花插供。方快人意。若書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膽瓶、鵝頸瓶、定窯花尊、花囊、古龍泉蒲槌瓶、各窯壁瓶、古銅花瓶、銅鑪扁壺俱可。但小瓶插花。折宜瘦巧。不宜繁穠。宜一種多則二種。須分高下合插。儼若一枝天生二色方美。或先奏簇象生卽以藤絲根下縛定插之。若彼此各向則不佳矣。大率插花須要花與瓶稱。花高於瓶四五寸則可。假若瓶高二尺。肚大下實者。花出瓶口二尺六七寸。須折斜冗。花枝鋪撒左右覆瓶兩旁之半則雅。若瓶高瘦。却宜一高一低。雙枝或屈曲斜曩。較瓶身少短數寸似佳。最忌花瘦於瓶。又忌繁穠如縛成把。最無雅趣。若小瓶插花。令花出瓶須較瓶身短少二寸。如八寸長瓶。花止六七寸方妙。若瓶矮者。花高於瓶二三寸亦可。」又書齋供陳。因季節亦有異同。亦好事者所宜知也。其文云。「書齋清供花草。六種入格。春時用白定哥窯。古龍泉均州鼓盆。以泥沙和水種蘭。中置奇石一塊。夏則以四窯方圓大盆種夜合二株。花可四五朵者。架以朱几。黃萱三二株。亦可看玩。秋取黃密二色菊花。以均州大盆或饒窯白花元盆種之。或以小古窯盆種三五寸高菊花一株。傍立小石。上几。冬以四窯方元盆種短葉水仙。單瓣者佳。又如美人蕉立以小石。佐以靈芝一棵。須用長方舊盆始稱。六種花草。清標雅質。疎朗不繁。玉立亭亭。儼若隱人君子。置之几案。素艷逼人。相對暖天池茗。吟本色古詩。大快人閒障眼。此外無多可入清供。」

## (二) 位置

言陳設莫先於考究其制度。其次則講位置。蓋品擇不精。雅俗莫辨。卽位置有方。亦爲識者不取。反之若安放得體。卽柴几荆榻。亦自另有一種蕭寂意味也。笠翁之言曰。「位置器玩與位置人才。同一理也。設職授官者。期於人地相宜。安置器物者。務在縱橫得當。設以刻刻需用者而置之高閣。時時防壞者而列於案頭。是猶理繁治劇之材。處清靜無爲之地。黼黻皇猷之品。作驅馳孔道之官。有才不善用。與空國無人等也。他如方圓曲直。齊整參差。皆有就地立局之方。」

因時制宜之法。能於此等處展其才略。使人人入其戶。登其堂。見物物皆非苟設。事事具有深情。非特泉石動猷。於此足窺全豹。卽論廟堂經濟。亦可微見一斑。『長物志云』位置之法。繁簡不同。寒暑各異。高堂廣榭。曲房奧室。各有所宜。卽如圖書鼎彝之屬。亦須安置得所。方如圖畫。雲林清秘。高梧古石中。僅一几一榻。令人想見其風致。眞令神骨俱冷。故韻士所居。入門便有一種高雅絕俗之趣。』蓋知其事初無一定不變之法。要在隨時隨地而異其制。猶之佈置園林。貴乎就地制宜。因景生情。殊可脫俗爲雅。而變粗爲精也。故書齋有書齋之陳設。廳堂有廳堂之佈置。茶寮有茶寮之用具。佛堂有佛堂之傢什。截然不可紊亂而忽略者也。至於短榻矮几之宜多設。屏風止可一面。小室几榻務取小雅。亭榭用具貴乎古樸。則又爲有志斯道者所宜熟知也。長物志言之不厭其詳。錄之以見其概。

坐几 天然几一。設於室左偏東向。不可迫近窓檻。以逼風日。榻上置舊硯一、筆筒一、筆硯一、水中丞一、研山一、書冊鎮紙各一、時時拂拭。使其光澤可鑒乃佳。

椅榻屏架 齋中僅可置四椅。一榻。他如古須彌座、短榻、矮榻、壁榻之類。不妨多設。忌靠壁平設數椅。屏風僅可置一面。書架及櫥俱列以置圖史。然亦不宜太穰如書肆中。

懸畫 懸畫宜高。齋中僅可置一軸於上。若懸兩壁及左右對列最俗。長畫可掛高壁。不可用挨畫竹曲掛。畫桌可置奇石。或時花盆景之屬。忌置朱紅漆等架。堂中宜掛大幅橫幛。齋中宜小景花鳥。若單條扇面斗方掛屏之類俱不雅觀。

爐 於日坐几上置倭台几方大者一。上置爐一。香合大者一。置生熟香。小者二。置沉香香餅之類。齋中不可用二爐。不可置於挨畫桌上。及瓶相對列。

瓶 隨瓶制置大小倭几之上。堂屋宜大。書室宜小。貴銅瓦。賤金銀。忌有環。忌成對。花宜瘦巧。不宜繁穰。若插一枝。須擇枝柯奇古。二枝須高下合插。亦止可一二種。過多便如酒肆。惟秋花插小瓶中不論。

小室 几榻俱不宜多置。但取古製狹邊書几一置於中。上設筆硯香合薰爐之類。俱小而雅。別設石小几一。以置茗甌茶具。榻一。以供偃臥趺坐。不必掛畫。或置古奇石。或以小佛櫺供鑿金小佛於上亦可。

觀者。益用白定官哥青東磁均州窯爲上。而時窯次之。凡外爐一。花瓶一。匙筋瓶一。香盒一。四者等差遠甚。惟博雅者擇之。然而爐製惟汝爐鼎爐戟耳彝爐三者爲佳。大以腹橫三寸極矣。瓶用膽瓶花瓶爲最。次用宋磁鵝頸瓶。餘不堪供。壁間當可處懸壁瓶一。四時插花。坐列吳興荀莞六。禪椅一。拂塵搔背棕帚各一。竹鉢如意一。右列書架一。上置周易古占詩經傍注離騷經左傳林註……等書。釋則金剛鈔義楞嚴會解……道則道德經南華經……醫則黃帝素問六氣玄珠密語……間散則草堂詩餘正續花間集。歷代詞府……此皆山人適志備覽。書室中所當置者。畫卷舊人山水人物花鳥。或名賢墨跡各若干軸。用以充架。齋中永日據席。長夜篝燈。無事擾心。閱此自樂。逍遙餘歲。以終天年。此真受用清福自有物外氣度。」綜上而觀。於各種不同之房間。佈置。鋪陳。足覩大凡。此外。清李如斗工段營造錄有陳設一章。以寶座屏風列爲陳設首務。如玻璃圍屏。通景圍屏。三屏峯插屏門。四抹玻璃門。畫片玻璃圍屏六種。頭號寶座、二號寶座二種。皆清官式建築中制度。非民間通常所用也。其論民間廳事有曰。「民間廳事置長几。上列二物。如銅磁器。及玻璃鏡。大理石插牌。兩旁亦多置長几。謂之靠山擺。今各園長几多置三物如京式。屏間懸古人畫。小室中用天香小几、畫案、畫架。小几有方圓三角六角八角曲尺如意海棠花諸式。」可爲我國北方民間廳堂佈置之寫照。至今猶未盡脫舊俗。以其盛行京師。故有「京式」之稱。又幽齋陳設。古董最難位置。不失之呆板。卽失之陳腐。蓋往往囿于成見。不求變化。遂使古董亦少生機。笠翁一家言論之有「貴活變」「忌排偶」二節。言多肯要。誠不可多得之論也。錄之以供博雅之參考。其文曰。「幽齋陳設妙在日異月新。若使骨董生根終年匏繫一處。則因物多腐像。遂使人少生機。非善用古玩者也。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動移。此外皆當活變。何也。眼界關乎心境。人欲活潑其心。先宜活潑其眼。卽房舍不可動移。亦有起死回生之法。譬如造屋數進。取其高卑廣隘之尺寸。不甚相懸者。授意匠工。凡作窓櫺門扇。皆同其寬窄而異其體裁。以便交相更替。同一房也。以彼處門窓。挪入此處。便覺耳目一新。有如房舍皆遷者。再入彼屋。又換一番境界。是不特遷其一。且遷其二矣。房舍猶然。況器物乎。或卑者使高。或遠者使近。或二物別之既久而使一旦相親。或數物混處多時而使忽然隔絕。是無情之物。變爲有情。若有悲歡離合於其間者。但須左之右之。無不宜之。則造物在手而臻化境矣。人謂朝東夕西。往來僕僕。何許子之不憚煩乎。予曰。陶士行之運甓。視此猶煩。未

有笑其多事者。況古玩之可觀。猶勝于甕。樂此者不覺其疲。但不可爲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道。」又曰「臚列古玩。切忌排偶。此陳說也。予生平恥拾唾餘。何必更蹈其轍。但排偶之中。亦有分別。有似排非排。非偶是偶。又有排偶其名。而不排偶其實者。皆當疏明其說。以備講求。如天生一日。復生一月。似乎排矣。然二曜出不同時。且有極明微明之別。是同中有異。不得竟以排偶目之矣。所忌乎排偶者。謂其有意使然。如左置一物。右無一物以配之。必求一色相俱同者。與之相並。是則非偶而是偶。所當急忌者矣。若夫天生一對。地生一雙。如雌雄二劍。鴛鴦二壺。本來原在一處者。而我必欲分之。以避排偶之跡。則亦矯揉執滯。大失物理人情之正矣。卽避排偶之跡。亦不必強使分開。或比肩其形。或連環其勢。使二物合成一物。卽排偶其名而不排偶其實矣。大約擺列之法。忌作八字形。一物並列。不分前後。不爽分寸者是也。忌作四方形。每角一物。勢如小菜碟者是也。忌作梅花體。中置一大物。周遭以小物是也。餘可類推。當行之法。則與時變化。就地權宜。視形體爲縱橫曲直。非可預設規模者也。如必欲強拈一二。若三物相俱。宜作品字格。或一前二後。或一後二前。或左一右二。或右一左二。皆謂錯綜。若以三者并列。則犯排矣。四物相共。宜作心字及火字格。擇一或高或長者爲主。餘前後左右列之。但宜疎密斷連。不得均勻配合。是謂參差。或左右各二。不使單行。則犯偶矣。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雅人君子。」

### 醉鍾馗

竹 厂

紀文達姑妄聽之云：「曹蔡堂宗丞有仙仙所畫醉鍾馗圖。余題以二絕句曰：『一夢荒唐事有無。吳生粉本幾臨摹。紛紛畫手多新樣。又道先生是酒徒。』」日家家蒲酒香。終南進士亦壺觴。太平時節無妖厲。任爾閒遊到醉鄉。」畫者題者均弄筆狡獪而已。一日午睡初醒。聽窗外婢媼悄語說鬼。有王媪家在西山。言曾月夕守瓜田。遙見鑿燈自林外冉冉來。人語嘈雜。乃一大鬼。醉欲倒。諸小鬼技之跟隨行。安知非醉鍾馗乎。天地之大。無所不有。隨意畫一人。往往遇一人與之肖。隨意命一名。往往有一人與之同。無心闔合。是卽化工之自然也。

。按鍾馗辟邪祛魅之說始自唐開元間。惟在歲暮懸像。後則懸於端午。燕京歲時記云：「每至端陽市肆間用尺幅黃紙蓋以硃印。或繪畫天師鍾馗之像。或繪五毒符呪之形。懸而售之。都人士爭相購買。粘之門中。以避祟惡。」又雷震新燕語云：「都門習俗。每歲五月初一日起。各宅結艾箔於門旁。懸黃紙硃符於門首。其符或繪鍾馗進士。或繪張天師。或繪五毒蟲。奇形怪狀。極爲可晒。至初六日始揭去。」此俗至今猶存。吾國商業交易。嘗以端陽爲每年第一次結帳期。有人諷以詩云：「櫻桃桑葚與萸蒲。更買雄黃酒一壺。門外高懸黃紙帖。却疑帳主怕靈符。」帳主卽債權人。靈符卽天師鍾馗像之屬。蓋譏其債可不償而虛飾故事不可不講也。

# 關於紀文達

——爲公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成書百六十年作——

仰 彌

關 於 紀 文 達

清代三百年間，有功於後世之學術界者，當以高宗（乾隆）爲最。世界著名的四庫全書，即是高宗稽古右文的偉大成績，也就是高宗一朝最得意的若干事業之一。雖然有人說高宗別有含義，這是另一問題，可置勿論。清代的樸學，可謂超越前古；乾嘉以前，一般人雖盛推顧炎武闢若瓊是樸學的啓發者，特樸學之所以發達，以至成爲一種學派，實在纂修四庫全書之時，造就了一個大規模的治學方法，天下學人，都想利用這機會來讀書，因而奠定了樸學的基礎，我們所熟知的成名學者如戴震、王念孫、任大椿、邵晉涵、姚鼐、翁方綱、金榜、王太岳……許多人，都是參與其役的。自四庫全書成功後，以至於現在，不談中國學術則已，談則必求善本書，求善本書必推尊四庫；尤其是四庫總目提要，（應稱總目，姑徇俗稱提要。）辨章學術，剖析源流，嘉惠後學，其功績在切於實用者極巨。

講到四庫總目提要，便想到主編的紀文達公（昀）；公在四庫館是總纂官。雖然館中職員有正總裁，這是皇室郡王及大學士兼任，而副總裁則由六部尚書及侍郎兼任，都不負編輯的重務。實際上任編纂之事者，還是以總纂，纂修，總校，分校等官爲躬親其役。尤其是此次修書的一切體例，都是公一手擬訂，且歷時十三載，始終其事。清儒所謂輯佚，校勘，考證，目錄之學，也是自公而後始日漸縝密，其四庫提要一書，抉奧提綱，窮源竟委，評鑑精密，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按公文集（卷八）濟衆新編序云：「余校錄四庫全書，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謂禮樂兵制，國之大柄也。農家，醫家，舊史多退之於末簡，余獨以農家居四，而其五爲醫家；農者，民命之所關，醫雖一技，亦民命之所關，故升諸他藝術之上也。」則總目之分類出公手矣。又如周易象義合纂序（卷同上）謂：「余嚮纂

四庫全書，作經部詩類小序云云。」則四部之總叙類叙，亦皆出公手矣。再如筆記姑妄聽之中（卷四二十五條）謂「余作四庫全書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寧至金川門卒龔詔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併附案語云云。」則各書先後之排列，亦出公手矣。又若文集（卷八）詩序補義序云：「余於癸巳受詔校書，殫十年之力，始勒爲總目二百卷，進呈乙覽。以聖人之志，藉經以序，儒者之學，研經爲本，故經部尤纖毫不敢苟。」殫十年之力，則不僅如上述之工作可知；於經部尤纖毫不敢苟，則他部之嘗加審訂又可知。然則公在四庫全書上，真不知絞了多少腦汁。

至於第一分四庫全書告成的時期，一般人的說法，多以爲是在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公元一七八二年），他們根據的材料，是取於東華錄以四庫全書告成賜賚在事人員宴集及物品的諭旨，似乎確而無疑；在高宗御製詩四集，編年爲辛丑（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有經筵畢文淵閣賜茶作詩，其次聯有云：「魚魯縱教精緻覈，居諸間有故爲遲」句，注曰：「辦理四庫全書始於癸巳歲，迄今將及十年，尙未成書，蓋瞻錄議叙較優，承辦者或欲留此館局以爲邀恩之地，則是自私自利而不計公事之淹留矣。」此詩作於四十六年春，蓋是時第一分全書尙未完成。而近出的辦理四庫全書檔案輯刊，載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云：

「四庫全書第一分，現在辦理完竣，所有總校分校人員等，著該總裁查明咨部，照例議叙。欽此。」

同書又載有江蘇武進人陳遠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奏懇恩旨錄用摺內有云：

「……前於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在四庫館自備資斧充當供事，至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第一分全書告竣……」

以上二件所記時日完全相同；按辦理四庫全書檔案輯刊所列都是原料，絕無僞託，其時日至爲可靠。復次御製詩四集，編年壬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一七八二年）載仲春經筵有述詩注云：

「文淵閣落成已久，而四庫全書第一部，昨歲冬始得告成，今排列架上，古今美富畢聚於此，實爲慶幸云。」

同書又載經筵畢文淵閣賜宴以四庫全書第一部告成茂閣內用翰林院例得近體四律首章即疊去歲詩韻注云：

「昨歲經筵四庫全書第一部未竣，故有『咨爾校讐總羣輩，可宜淹留浹旬期』之句，以示程督，茲第一部書，已於昨冬告竣，而二三四部全書，亦俱繕就萬冊以上，此後照鈔較易成書矣。」



以此與前二則對照，可知第一分四庫全書，確是在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公元一七八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告成，而賞賚賜宴則在四十七年的仲春；在這兩月之間，第一要費去人事上考績銓叙的時間，第二又值新年封印休假，故至四十七年二月始降旨賜宴酬勞，此乃理所當然的事實。

第一分四庫全書的告成，是在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上面已竟述明，而公所編的總目提要，乃先於二月即已繕就呈進，至今年辛巳，恰是百六十年；以全書而論，公始終參與其事，歷時十三年，且負着總纂的鉅責；以提要而論，洞澈古今，所貽予今日學術界的豐功偉績，實不可數量，仰懷先哲，不容不有所揄揚。

公名昉，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直隸（今河北）省河間府獻縣人，世稱爲紀河間。公父名容舒，官姚安知府。此郡爲九河入海故道，天雨則汪洋成巨浸，相傳中夜輒有火光，公祖父夢火光入樓中，公即在此時降生，而火光遂隱，人以爲公實神物化身云。（據國朝先正事略，以下簡稱事略。）

公少時即奇穎，讀書目數行下，夜坐暗室，目閃閃如電光，不燭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亦漸斂，至二十四歲時，爲乾隆丁卯（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領順天鄉試解額。初闈中擬朱文正公（珪）首卷，以公二場表儷語冠時，乃定公爲第一，而文正亞之。（事略）

朱文正中第在乾隆十三年，而公遲至十九年（甲戌公元一七五四）始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事略）。此後的事跡和與四庫全書的關係，以及同時代學者的名人大事，列簡表於次：

乾隆二十四年 己卯 公元一七五九年

典試山西。（事略）

汪紱卒。（歷代名人年譜，以下簡稱歷譜）

乾隆二十五年 庚辰 公元一七六〇年

分校禮部試。（事略）

章學誠始自湖北應城北遊京師。（朱笥河年譜，以下

簡稱朱譜）

乾隆二十六年 辛巳 公元一七六一年

京察記名，以道府用。（事略）

張惠言姚文田生。（歷譜）

乾隆二十七年 壬午 公元一七六二年

分校順天鄉試。（事略）

提督福建學政。(事略)

先是乾隆丙子(二十一年)，公以扈從，道出古北口，偶見旅壁一詩，剝落過半，中有「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蹏前」二句，公奇賞之，是年順天鄉試，公充同考官，得朱子穎孝純，投詩作贊，則是聯在焉，因歎鍼芥之契，果有夙因，後公出督閩學，嚴江舟中賦詩云：「山色空濛淡似煙，參差綠到大江邊，斜陽流水推篷望，處處隨人欲上船」，嘗語子穎謂此首實從萬山句脫胎，人言青出於藍，今日乃藍出於青，亦可見公之虛心盛德，不沒人長也。(郎潛紀聞初筆，以下簡稱紀聞)

江永卒。(歷譜)

乾隆二十八年 癸未 公元一七六三年

遷侍讀。(事略)

是年丁父憂，歸，服闋，補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右庶子。(事略)

姚鼐成進士。(朱譜)

乾隆三十年 乙酉 公元一七六五年

章學誠三至京師，學文章於朱筠。(朱譜)

乾隆三十三年 戊子 公元一七六八年

授貴州都勻知府，旋以四品服留任，擢侍讀學士，坐洩

漏運使盧見會事，謫戍烏魯木齊。(事略)

御批通鑑輯覽成。(歷譜)

乾隆三十四年 己丑 公元一七六九年

公在烏魯木齊戍所。

汪輝祖始以門下門生謁朱筠。(朱譜)

任大椿成進士。(朱譜)

沈德潛卒。(歷譜)

乾隆三十六年 辛卯 公元一七七一年

召還授編修。(事略)

邵晉涵程晉芳成進士。(歷譜)

陳壽祺生。(歷譜)

乾隆三十七年 壬辰 公元一七七二年

高宗下詔求書，朱筠奏陳開館校書之見。大學士劉統勳極不喜，謂爲非政之要，而徒爲煩，力持不可，欲議寢之。于敏中獨善其議，與劉力爭，乃入奏。(朱譜)

乾隆三十八年 癸巳 公元一七七三年

高宗因朱筠開館校書之奏，降旨派軍機大臣爲總裁，於翰林等官內選定員數，責令及時專司查校永樂大典，與圖書集成互爲校覈，命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遂名修書處所曰四庫全書館。(東華錄，朱譜)

四庫全書館之組織，設正總裁總攬館事，以副總裁襄助之。總裁之下有總閱官，總理閱定各書之事。有總纂官，總理編書之事。有總校官，總理校訂之事。有翰林院提調官，武英殿提調官，管理提取兩處藏書之事。有總目協勘官，管理協定全書總目之事。總纂官之下有纂修官，分任編書之事。纂修官又分爲四種，一曰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官。二曰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三曰黃籤考證纂修官，四曰天文算學纂修官。總校官之下有分校官，分任校訂之事。分校官除篆隸分校官，繪圖分校官外，多由纂修官兼任。繕書處專掌鈔書之事。有總校官總理校對脫誤之事。有分校官，分任校對之事。督催官專掌督促編書鈔書之事。翰林院收掌，武英殿收掌，繕書處收掌，分任三處書籍出入之事。監造官專任刊刻印刷裝訂整理之事。（東華錄，四庫全書檔案輯刊，以下簡稱檔案）

公任四庫全書館總纂官，與內廷翰林一體宴賚，同事者爲陸錫熊、陸費輝，而公實綜其成，編纂體例，皆公手訂。（事略）

選翰林院及各部博學之士程晉芳任大椿姚鼐翁方綱曹錫實，並調邵晉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楊昌霖等數十人，入四

庫館充纂修官。（朱譜，檔案）

四庫館擬上辦理保舉謄錄條例。（東華錄）

高宗頒獎勵進書辦法。（東華錄）

諭將來四庫全書成，攝其菁華，繕爲薈要，著總裁于敏

中王際華專司其事。（東華錄）

諭于敏中福隆安英廉將錫獎劉純煒等選派所屬人員，將

朱彝尊日下舊聞逐一考覈，分類臚列，編爲日下舊聞

考。（東華錄）

諭辦理四庫全書處將永樂大典內檢出各書，陸續進呈，

朕親加披閱，間予題評，見其考訂分排，具有條理，而

撰述提要，粲然可觀，則成於紀昀陸錫熊之手，二人學

問本優，校書亦極勤勉，甚屬可嘉，紀昀曾任學士，陸

錫熊現任郎中，著加恩均授爲翰林院侍讀，遇缺卽補，

以示獎勵。（檔案）

金簡奏請酌辦活字版。（四庫提要）

初刻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檔案）

奏曰修劉綸劉統勳卒。（歷譜）

乾隆三十九年 甲午 公元一七七四年

公在四庫全書館總纂任。

公同年朱筠以編修入四庫館，充纂修官，校辦各省送到

遺書，兼日下舊聞總纂官。(朱譜)

高宗諭：現辦四庫全書之活字版，著名爲武英殿聚珍版。(提要)

賞藏書家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馬裕四家圖書集成各一部，公與、周厚堦、蔣會瑩、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璩、黃登賢、勵守謙、汪如藻等佩文韻府各一部。

(檔案)

諭於總目內載明進書藏書人姓名及處所，并令於總目提要之外，另編簡明目錄。(提要)

諭令杭州織造寅著查看范氏天一閣，尋繪圖具奏。(東華錄)

分建文淵閣於大內，文源閣於圓明園，文溯閣於盛京，

文津閣於熱河。(檔案)

乾隆四十年 乙未 公元一七七五年

公在四庫全書館總纂任。

文源閣文津閣成。(檔案)

姚鼐辭四庫館南歸。(朱譜)

王念孫成進士。(歷譜)

乾隆四十一年 丙申 公元一七七六年

公在四庫全書館總纂任

文淵閣成，高宗擬設官管理，因諭曰：『文淵閣國朝雖爲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地，茲既崇樞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自宜酌衷宋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爲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爲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銜應設幾員，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簡定，令各分職繫銜，將來卽爲定額，用垂久遠。』尋議奏：『請參仿宋制置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文淵閣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詹事，少詹事，侍讀，侍講學士，漢詹事，少詹事，侍讀，侍講學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盤輯，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庶子，侍讀，侍講，洗馬，中允，贊善，編修，檢討，漢庶子，侍讀，侍講，洗馬，中允，贊善，修撰，編修，檢討，及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分司註冊點驗。』高宗依議，因擢公爲侍讀學士，直文淵閣，知起居注。(東華錄·檔案·事略)

高宗令刊四庫全書考證。(東華錄)

王際華卒。(歷譜)

乾隆四十二年 丁酉 公元一七七七年

公在四庫全書館總纂任

高宗令於四庫全書鈔錄四分完竣後，照式再鈔一份，貯翰林院，以備就書之人，入院就閱，購進之書，交武英殿陳設收藏。(檔案)

高宗因已繕進呈書中，頗有譌舛，特定總裁總校分校等按次記過辦法。(檔案)

舒赫德戴震卒。(歷譜，朱譜)

乾隆四十三年 戊戌 公元一七七八年

公在四庫全書館總纂任

高宗諭各總裁嚴飭館臣，悉心校勘，勿得再有譌舛。(檔案)

余蕭客卒(校讎學史，以下簡稱校史)

章學誠成進士。(朱譜)

乾隆四十四年 己亥 公元一七七九年

公在四庫全書館總纂任。

擢詹事，晉內閣學士。(事略)

四庫全書薈要第一分書成。(檔案)

於金山建文宗閣。揚州建文匯閣。(東華錄)

于敏中錢汝誠卒。(歷譜)

乾隆四十五年 庚子 公元一七八〇年

公在四庫全書館總纂任。

高宗令編歷代職官表，列入四庫全書。(東華錄)

帝以原任雲南巡撫孫士毅與公及陸錫熊總輯四庫全書。

(檔案)

文宗閣文匯閣成。(檔案)

程景伊卒。(朱譜)

乾隆四十六 辛丑 公元一七八一年

公在四庫全書館總纂任。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成，奉上諭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現已辦竣呈覽，頗爲詳核，所有總纂官紀昀，陸錫熊著交部從優議叙，其協勘查校各員，俱著照例議叙。」旋又發下改正。(檔案)

第一分四庫全書成，都凡三千四百七十部，七萬九千一百八卷。存目六千八百一十九部，九萬四千零三十四卷。

高宗諭著該總裁查明總校分校人員等咨部照例議叙。(檔案，提要)

先是，朱竹垞官翰林時，尋訪永樂大典不獲，每太息曰：「被李自成瀾馬蹶矣。」不知三百餘年埋藏灰塵中，

卷帙實哀然無恙，公在翰林院署齋戒，始於敬一亭上得之。（陳康祺按鮎埼亭集謝山先生嘗與臨川侍郎就翰林院抄永樂大典中祕帙，是物色此書，不始於文達，或祕閣清嚴，陳編繁冗，自二公後無問津者，故文達以爲創獲耳。）每直宿之暇，翻閱一過，已記誦大略，後纂輯四庫書，經公一手裁定，宜其溯源徹委，抉奧提綱，如駕輕車而就熟道也。（紀聞二筆）

朱筠卒（朱譜）

乾隆四十七年 壬寅 公元一七八二年

公在四庫全書館總纂任。簡明目錄成。（檔案）

因第一分四庫全書於昨冬告成，高宗賜總裁等宴於文淵閣，資總裁九人總纂分校等官七十七人如意雜佩文綺筆墨硯箋等物有差，下逮謄錄生，均頒賜宴席果品。（東華錄，檔案）

公改授兵部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一時稱爲異數。（事略）

高宗命繕第二三四分四庫全書，限六年完成，其第二分即於本年內竣事，貯文瀾閣，又命四分之外，再續繕三分，以實南三閣。（檔案）  
建文瀾閣於杭州。（檔案）

乾隆四十八年 癸卯 公元一七八三年

公在四庫全書館總纂任。改正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一分告成奏上。（檔案）

按四庫全書之旨，重乎明道，故曰：『編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爲主，不以百氏雜學爲重也。』（見四庫總目提要凡例）其分類以經史子集爲綱領，計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或流別繁碎者，又各析子目，哀輯分儲，條理詳明，高宗目爲『古今不易之法』。蓋自七略以後，考核經籍之書，傳於今而適於用者，當以此爲津逮。至提要之編纂，原爲各纂修官於閱書時分撰之，體例頗不一致，嗣經公增竄刪改，始得整齊畫一。朱珪爲公撰墓誌銘云：『公縮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爲全書總目，裒然巨觀。其祭文亦云：『生入玉闕，總持四庫，萬卷提綱，一手編注。』又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云：『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理明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又阮文達序公之文集云：『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

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

第三分書成，貯文源閣。(檔案)

乾隆四十九年 甲辰 公元一七八四年

公在四庫全書館總纂任。

充會試副考官。(事略)

第四分書成，貯文津閣。(檔案)

文瀾閣成。(檔案)

乾隆五十年 乙巳 公元一七八五年

公在四庫全書館總纂任。

晉左都御史。(事略)

乾隆五十一年 丙午 公元一七八六年

除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事略)

乾隆五十二年 丁未 公元一七八七年

南三閣書鈔錄藏事。(檔案)

高宗命重校四庫全書。因發現各書訛舛甚多，乃降諭曰

「：閩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一書，有引李清錢謙益諸說，未經刪削，並黃庭堅集詩註，有連篇累頁，空白未填者，實屬草率已極，著將承辦之總校分校等交部議處。現據紀昀奏請，將尚書古文疏證內各條遵照刪改，陸續賠寫，並請將文源閣所貯，將明季國初史部集部及子部之小說

雜記諸書，自認通行校勘，凡有違礙，即行修改，仍知會文淵文津二閣詳校官，畫一辦理，再行賠寫抽換，以期完善等語。從前辦理四庫全書，係總纂紀昀、陸錫熊總校陸費輝專司其事，朕以該員等纂輯訂正，著有微勞，不次超擢，數年之間，晉階卿貳，乃所辦書籍竟如此荒謬舛錯，如果從前繕寫時，瞻錄率意脫落遺漏，自不難將已邀議叙現膺民社各員斥革治罪，但此等訛謬，該瞻錄等惟知照本繕寫，勢不能考訂改正，而纂校各員，則係專司考訂之責，自應詳加細閱，方不致訛謬叢生，乃一任其襲謬沿訛，竟若未經寓目者，該員等所辦何事，其咎實無可辭。今紀昀既自認通行覆閱明末各書，並請將看出應換篇頁自行賠寫，交部議處，而陸錫熊則因現出學差，陸費輝丁憂回籍，轉得置身局外，是使紀昀一人獨任其咎，轉令現在派出之大小各員，分任其勞，實不足以昭公允。著將文淵文源文津三閣書籍，所有應行換寫篇頁，其裝訂挖改各工價，均令紀昀陸錫熊二人一體分賠。至陸費輝本係武英殿提調，後充總校，所有四庫全書，伊一人實始終其事，而其洊陞侍郎，受恩尤重，較之紀昀陸錫熊其咎亦更重，現在續辦三分書，應發文淵文匯文宗三閣陳設者，現經該鹽政等陸續領運，俟各

書到齊時，除書幅久經成造陳設外，所有面頁裝訂木匣刻字等項，俱著陸費輝自出己資，仿照文淵等三閣式樣，罰賠，妥協辦理，就近陳設，以示懲儆，而服衆心。陸費輝嗣被革職，鬱鬱而歿。（檔案，御製詩集）

公奉旨同軍機大臣率員覆校文淵文源二閣書，復率領原校文淵文源二閣疏漏之員，在熱河避暑山莊重校文津閣書。（檔案）

孫星衍成進士（校史）

乾隆五十三年 戊申 公元一七八八年

賜紫禁城內騎馬，典武會試。自後爲總憲者五，長禮部者三。（事略）

公在熱河避暑山莊覆校文津閣書，奏其勘校結果及賠罰意見，略云查出謄寫錯落字句，偏謬各書六十一部，漏寫永樂大典書三部，坊本抵換者一部，漏寫遺書八部，繕寫未全者三部，坊本抵換者四部，排架顛倒者四十六部，匣面錯刻漏刻及書簽誤寫者，共三十部。其遺漏抵換諸書，請交武英殿翰林院二處查尋底本，俟回京賠寫。其應換刻匣面，俟賠寫書完後，仍赴熱河攜帶工料，親自監閱抽改。所有應賠書帶書面，請按數於武英殿交價領用。（檔案）

乾隆五十四年 己酉 公元一七八九年

公在熱河，整理文津閣書，暇則撮記舊聞，成灤陽消夏錄六卷，其小序曰：「乾隆己酉夏，以編排秘籍，于役灤陽，時校理久竟，特督視官吏，題籤度架而已，晝長無事，追錄見聞，憶及卽書，都無體制，小說稗官知無關於著述，街談巷議，或有益於勸懲，聊付抄胥存之，命曰灤陽消夏錄云爾。」（本書）

陸錫熊率領人員復校盛京文溯閣書，明年竣事。（檔案）

乾隆五十六年 辛亥 公元一七九一年

著如是我聞四卷成，公序云：「曩撰灤陽消夏錄，屬草未竟，遽爲書肆所竊刊，非所願也。然君子或不以爲紕謬，且有以新事續告者，因補綴舊聞，又成四卷，歐陽公曰『物常聚於所好』豈不信哉。緣是知一有偏嗜，必有浸淫而不自已者，天下事往往如斯，亦可深長思也。」（本書）

周永年卒。（朱譜）

乾隆五十七年 壬子 公元一七九二年

高宗又發現文津閣書有空白錯落者，公於四月復往校勘（檔案）

公以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數萬石，設粥廠十，振飢民，得旨六月開振，後增五廠，自季夏至明年四月，全



活無算。(事略)

陸錫熊卒。(歷譜)

公嘗自言自四歲至老，未嘗一日離筆硯，是年三月，偶在直廬，戲謂友人云，昔陶靖節自作挽歌，余亦自題一聯云：「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百年之後，諸公書以見挽足矣。劉文清公壻笑曰：「上句殊不類公，若以挽陸耳山乃確當耳。」越三日而陸之訃音至，公因紀之槐西雜志，以爲事有先兆云。

(紀聞初筆)

著槐西雜志四卷，公序曰：「余再掌烏台，每有法司會讞事故，寓直西苑之日多，借得袁氏壻數楹，榜曰槐西老屋，公餘退食，輒憩息其間，距城數十里，自僚屬白事外，賓客殊稀，晝長多暇，晏坐而已。舊有灤陽消夏錄是我聞二書，爲書肆所刊刻，緣是友朋聚集，多以異聞相告，因實一冊於是地，遇輪直則憶而雜書之，非輪直之日則已，其不能盡憶則亦已，歲月駸尋，不覺又得四卷，孫樹馨錄爲一帙，題曰槐西雜志，其體例則猶之前二書耳。自今以往，或竟懶而輟筆歟，則以爲揮塵之三錄可也，或老不能閒，又有所綴歟，則以爲夷堅之丙志亦可也。」(本書)

乾隆五十八年 癸丑 公元一七九三年

著姑妄聽之四卷，公序曰：「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閒，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獼猴。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故已成灤陽消夏錄等三書，復有此集，緬昔作者如王仲任應仲遠引經據古，博辨宏通，陶淵明劉敬叔劉義慶簡淡數言，自然妙遠，誠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不乖於風教。若懷挾恩怨，顛倒是非，如魏秦陳善之所爲，則自信無是矣。適盛子松雲，欲爲剗剗，因率書數行弁於首，以多得諸傳聞也，遂采錄莊子之語，名曰姑妄聽之。」

公門人盛時彥跋云：「河間先生典校秘書二十餘年，學問文章，名滿天下，而天性孤峭，不甚喜交遊，退食之餘，焚香掃地，杜門著述而已。年近七十，不復以詞賦經心，惟時時追錄舊聞，以消閑送老；初作灤陽消夏錄，又作如是我聞，又作槐西雜志，皆已爲書賈刊行。今歲夏秋之間又筆記四卷，取莊子語題曰『姑妄聽之』。以前三書甫經脫稿，卽爲鈔胥私寫去，脫文誤字，往往而有，故

此書特付時彥校之。時彥嘗謂先生諸書，雖托諸小說，而義存勸戒，無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至於辨析明理，妙極精微，引據古義，具有根柢，則學問見焉。叙述剪裁，貫穿映帶，如雲容水態，迥出天機，則文章亦見焉，讀者或未必盡知也，第曰先生出其餘技，以筆墨遊戲耳。然則視先生之書，去小說幾何哉。夫著書必取鎔經義而後宗旨正，必參酌史才而後條理明，必博涉諸子百家而後變化盡，譬大匠之造宮室，千楹廣廈，與數椽小築，其結構一也。故不明著書之理者，雖詁經評史，不雜則陋；明著書之理者，雖稗官勝記，亦具有體例。先生嘗曰：『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干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並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叙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伶元之傳，得諸樊榷，故猥瑣具詳。元稹之記，出於自述，故約略梗概。楊升庵僞撰祕辛，尙知此意，升庵多見古書故也。今燕妮之詞，嫖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

也。留仙之才，余誠莫逮其萬一，惟此二事，則夏蟲不免疑冰，劉舍人云『滔滔前世，既洗予聞，渺渺來修，諒塵彼觀，心知其意，倘有人乎。』因先生之言，以讀先生之書，如疊短軍規，毫釐不失，灼然與才子之筆，分路而揚鑣，自喜區區私議，尙得窺先生涯涘也，因附記於末，以告世之讀先生書者。」（本書）

乾隆五十九年 甲寅 公元一七九四年

汪中以司文匯閣書，往杭州檢校文瀾閣書，卒於西湖

旅次。（校史）

金簡卒。（歷譜）

嘉慶元年 丙辰 公元一七九六年

典會試，調兵部尙書。（事略）

邵晉涵卒。（歷譜）

嘉慶二年 丁巳 公元一七九七年

畢沅卒。（校史）

王鳴盛卒。（校史）

嘉慶三年 戊午 公元一七九八年

成灤陽續錄六卷，公序曰：「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記，聊以消閑，灤陽消夏錄等四種，皆弄筆遣日者也。年來併此懶爲，或時有異聞，偶題

片紙，或忽憶舊事，擬補前編，又率不甚收拾，如雲烟之過眼，故久未成書，今歲五月，扈從灤陽，退直之餘，晝長多暇，乃連綴成書，命曰灤陽續錄，繕寫既完，因題數語以志緣起。若夫立言之意，則前四書之序詳矣，茲不復衍焉。」（本書）

嘉慶四年 己未 公元一七九九年

典武會試。（事略）

嘉慶六年 辛酉 公元一八〇一年

錢大昕卒（校史）

嘉慶八年 癸亥 公元一八〇三年

公一生事蹟，及與四庫全書的關係，已概見上表。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云：「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於世者，惟曉嵐宗伯，無書不讀，博覽一時，所著四庫全書總目，總匯三千年間典籍，持論簡而明，修詞澹而雅，人爭服之。今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日食肉數十斤，終日不啖一穀粒，真奇人也。」所謂年八十猶好色不衰，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公性坦易，喜滑稽，名言雋語，流播最多，相傳其奏對之敏捷，亦爲一時朝士所深佩。嘉慶初，實錄館請議叙，或言其過優，仁宗以問公，公不言可否，而對曰：「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免臣爲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輒受之矣。」上恍然曰：「然則朕爲先帝推恩，何嫌其厚。」遂如所請行，此猶小事也。乾隆某年，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者，臺臣密以告，將興獄矣。高宗召公問之，公頓首曰：「如臣卽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句，欲訪知爲何人手筆，則無意中不免洩漏矣。」天顏大霽，遂寢其事。公之機警，有如此者。

（見紀聞二筆）

公所著槐西雜志云：「房師孫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後所作，與醒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爲斗酒百篇之亞

六月，公壽八十，上遣官齎上方珍物賜之。命敦習庶吉士。（事略）

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例不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雖縛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請勅下所司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予旌表。下部議行。（事略）

嘉慶十年 乙丑 公元一八〇五年

正月復調禮部，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事略）

二月十四日薨於位。（事略）

也。」郎潛紀聞初筆云：「紀文達會試時，出孫端人宮允人龍門下，孫豪於酒，嘗憾文達不能飲，戲之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似。』公及典試，得葛臨谿太史正華，酒量冠一世，公亟以書報孫。孫覆札云：『吾再傳而得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憾君是蜂腰耳。』承平士大夫詩場酒社，諧謔風流，令人慨慕不已。」

公雖不嗜酒，但極嗜旱烟，且烟量極大。庸閒齋筆記云：『河間紀文達公，酷嗜淡巴菰，頃刻不能離，其烟袋最大，人呼爲紀大烟袋。一日當直，正吸烟，忽聞召見，亟將烟袋插入靴筒中，趨入，奏對良久，火熾于襪，痛甚，不覺嗚咽流涕，上驚問之，則對曰：『臣靴筒內走水。』蓋北人謂失火爲走水也。乃急揮之出，比至門外脫靴，則烟箴蓬勃，肌膚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國，戲呼爲『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國又嘲之爲『李鐵拐』云。』又清稗類鈔云：『河間紀文達公，嗜旱烟，斗最大，能容烟葉一兩許。烟草之中，有黃煙者，產於閩，文達亦嗜之。』又云：『紀文達有戚王某喜吸蘭花烟，蘭花烟者，入珠蘭花於中，吸時甚香，然王之煙斗甚小。一日訪文達，自謂煙量之宏，文達笑而語之曰：『吾之斗與君之斗奚若。』乃以一小時賽吸，於是文達吸七斗，王亦僅得九斗也。』

公之烟斗究有多大，很值得研究一下。近陳漢第先生於廠肆得一烟斗，上鑄銘曰：『牙首銅鍋，赤於常大，可以療疾，可以作戈。』下署：『閱微草堂製。』蓋是公之遺物無疑，陳氏乃於鍋上爲之銘曰：『昔爲紀大斗，今屬陳大樹，一握之艸化煙雲，唯女子隨，得少佳趣。』由許經先生隸書，高源君鑄之，斗爲籐質象牙口銅鍋，總長約市尺二尺五寸，鍋深與內徑，均約八分。（見本期卷首圖畫）。雖不能容煙葉一兩許，然而其斗之大，與嗜烟之深，亦可知矣。

文達嗜好吸煙之外，雅好藏硯，且硯必有銘。郎潛紀聞三筆云：『紀文達公性好硯，嘗以九十九硯名其齋，硯必有銘，信手摘辭，皆有深意。如赤石硯云，迂士得之，琢雕爲樸。淄石硯云，刻鳥鏤花，彌工彌俗。螭紋硯云，雕鏤盤螭，俗工之式。仿宋硯云，石則新式則古，與其雕鏤，吾甯取此。圭硯云，腹劍深藏，君子所惡。紫石硯云，撫一語於葩經，曰尚有典型。升恒硯云，作頌稱觥，用茲摛藻。黼斧硯云，黼黻昇平，藉有文章，老夫耄矣，猶思拜手而賡颺。留耕硯云，作硯者誰，善留餘地，忠厚之心，慶延於世。壺盧硯云，雖畫壺盧，實非依樣。又曰，既有壺盧，無妨依樣。金水附日硯云，金水二星，恒附日行，天既成象，地亦成形。月隄硯云，緬想昌黎，百川手障。挈瓶硯云，守口如瓶，鄭公

八十之所銘，我今七十有八齡，其循先正之典型，毋高論以驚聽。劉文正公視云，如鄭公笏，千秋生敬。又一視云，此是乾隆辛卯歲，醉翁親付老門生。公歿後其門人出公所藏硯，各拓一本，用昌黎石鼓歌韻，紀之以詩。」其中所謂醉翁者蓋即指孫端人，公會試時房師也。

郎潛紀聞二筆云：「紀文達平生未嘗著書，閱爲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卽棄擲，未嘗存稿，或以爲言，公曰：『吾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蓋公之一生精力，皆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惟因是所獲得的學識，實爲不尠，公所著的閱微草堂筆記中，所在多是。如嗤嗤笑聲之應作吃吃。又如孔安國論語注佚文，又如明堂九室法龜文，朱子誤爲鄭康成之說等，不一而足。然亦偶有疏失，蕞露庵雜記云：「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雖一時游戲排遣之作，而議論透辟，文筆犀利，且於勸懲之旨，懇懇勸勉，非尋常裨乘所可比匹，近人采輯之爲紀氏嘉言，曾文正公作序，稱其警世之功，洵不誣也。所可議者，好虛構萬一或然之事，鬼魅無稽之言，執爲確據，以仇視習常守理之講學家，譏謗笑侮，不遺餘力，似失之偏矣。且間有錯誤，如屋山爲近屋脊之牆，昌黎寄盧同詩已用之，乃不引韓詩，而引范石湖詩，嗜好與俗殊酸鹹，亦韓句也，乃以爲東坡詩，李賀筮僕引，杜氏叩彈集已選之，乃曰從來選本未及。夫公之博聞強識，曠代幾人，猶未免於偶誤，況其他乎。至書中引及名法諸條，尤欠精密，蓋公雖再掌烏臺，曾未躬身吏事，讀書萬卷不讀律，不足爲公病也。」此論亦未盡允當，愚按是書之旨，蓋欲假神鬼妖魅之說，以諷誡世人，言鑿據確，正所以欲堅人之信，以輓頹風，自不能與蒲氏誌異，袁氏新諧，同視爲誕妄也。且此書文筆簡雅，遇有特殊名辭，均加以注解，關於社會事物者尤多，故益不能以怪力亂神而輕忽之也。

公之詩體近於蘇黃，故孫端人以公不勝飲酒，嘗以「學東坡之長，不應併學其短」譏之。按公集卷九二樟詩鈔序云：「余初學詩從玉溪入，後頗涉獵於蘇黃，於江西宗派，亦略闖涯涘。嘗有場屋爲余駁放者，謂余詆謫江西派，意在煽搆，聞者或惑焉。及余所編四庫全書總目出，始知所傳爲蜚語，群疑乃釋。」據此以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不僅爲讀書指南，用爲公之學術思想史讀，亦未嘗不可。姑再舉一例，如灤陽消夏錄云：「朱子穎運使言，守泰安日，聞有士人至岱嶽深處，忽人語出石壁中，曰：『何處經香，豈有轉世人來耶。』豁然震響，石壁中開，貝闕瓊樓，涌現峰頂，有耆儒冠帶下

迎。士人駭愕，問此何地，曰：『此經香閣也。』士人叩經香之義，曰：『其說長矣，請坐講之；昔尼山刪定，垂教萬年，大義微言，遞相授受；漢代諸儒，去古未遠，訓詁箋註，類能窺先聖之心，又淳朴未漓，無植黨爭名之習，惟各傳師說，篤溯淵源；沿及有唐，斯文未改；迨乎北宋，勸爲註疏十三部，先聖嘉焉。諸大儒積慮，新說日興，漸成絕學，建是閣以貯之。中爲初本，以五色玉爲函，尊聖教也。配以歷代官刊之本，以白玉爲函，昭帝王表章之功也，皆南向。左右則各家私刊之本，每一部成，必取初印精好者，按次時代，皮置斯閣，以蒼玉爲函，獎汲古之勤也，皆東西面。並以珊瑚爲簽，黃金作鎖鑰。東西兩廡，以沈檀爲几，錦繡爲茵。諸大儒之神，歲一來視，相與列坐於斯。閣後三楹，則唐以前諸儒經義，帙以纂組，收爲一庫。自是以外，雖著述等身，聲華蓋代，總聽其自貯名山，不得入此門一步焉，先聖之志也。諸書至子刻午刻，一字一句，皆發濃香，故題曰經香，蓋二元幹運，二氣網緼，陰起午中，陽生子半，聖人之心，與天地通，諸大儒闡發聖人之理，其精奧亦與天地通，故相感也。然必傳是學者始聞之，他人則否；世儒於此十三部，或焚膏繼晷，鑽仰終身，或鍊鍛苛求，百端掎擊，亦各因其性識之所根耳。君四世前爲刻工。會手刊周禮半部，故餘香尚在，吾得以知君之來。』因引使周覽閣廡，款以茗果，送別，曰：『君善自愛，此地不易至也。』士人回顧，惟萬峰挿天，杳無人跡。案此事荒誕，殆尊漢學者之寓言。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知，概用詆誹，視猶土苴，未免既成大略，追斥椎輪，得濟迷川，遽焚寶筏；於是攻宋儒者，又紛紛而起。故予撰四庫全書詩部總序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爲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漢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爲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案此與四庫提要所載，字面微有不同。○章蘇州詩曰：『水性自云靜，石中亦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此之謂也。平心而論，王弼始變舊說，爲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祇古文今文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弗議。至尙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註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尙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鑿人心者；是蠟點之所自來。此種虛構之詞，亦非無因而作也。』於此可見公之

學術思想。於漢於宋，不偏不倚，務協其平，故於搜集四庫全書時，「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舊文，王柏之橫刪聖籍者，論有可採，竝錄存之，以消融數百年之門戶。」（見提要）

公因鳥獸草木之名，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證，非可空談，故所採多尊漢學。於是李越縯曰：「四庫總目，雖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經部屬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昌，皆各集所長。書昌於子，蓋極畢生之力，吾鄉章實齋爲作傳，言之最悉，故子部綜錄獨富；雖聞有去取失宜，及部叙未當者，要不能以一疵掩也。耳山後入館而先歿，雖未及見四部之成，而目錄頒行時，已不及待。故今之言修四庫書者，盡歸功文達。然文達名雖博覽，而於經史之學則實疏，集部尤非當家。經史幸得戴邵之助，故經則力尊漢學，識詣既真，別裁自易；史則耳山本精於考訂，南江尤爲專門，故所失亦尠；子則文達涉略既徧，又取資貧園，彌爲詳密。惟集頗漏略乖錯，多滋異議。」（見日記）然考諸實際情形，不盡然也。近郭伯恭先生曰：「今按全書原本提要每種之後，祇署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四氏之姓名者，蓋格於通例故也。惟聚珍版提要皆於總纂官之後，復分註分纂官姓名，於是該提要之作者，尙可藉此考見；東原所撰提要如儀禮集釋，儀禮釋宮，儀禮識誤，大戴禮記，方言注等，固屬於經部矣；然如水經注則屬於史，項氏家說孫氏算經，五曹算經，五經算術，夏侯陽算經等，則屬於子；是東原未嘗專主經部也。再考邵氏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凡正史各提要皆南江所撰，固居其大部矣；然其中尙有四種屬於經，一種屬於子，四種屬於集；而聚珍板之融堂書解提要亦爲南江所撰，則屬於經；是南江亦不專主史部也。又聚珍板之老子道德經注屬於子部，其提要固爲書昌所撰，而公是彭城浮溪諸集屬於集部，其提要亦出諸書昌之手。且章實齋爲書昌作傳，亦稱其自永樂大典中輯出劉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十有餘家。由是言之，書昌亦不專主子部明矣。至於紀氏專主集部，更無明證，且職居總纂，無所不賅，豈能專任一部，自限衡裁乎。」（見書考）。此不失爲折衷之論。

總之，四庫全書爲空前之一大叢書；集吾國歷來典籍之大成，保存文獻，厥功極偉。近人蕭一山先生謂此役之優點有五：曰「參攷便利」，「目錄完備」，「分類正確」，「集散爲整」，「化私爲公」，詳見先生所著清代通史中。而自是以後，學者所利用爲工具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外，無可比侔，飲水思源，於公實不勝緬邇之至。

# 時事問答

## 時事問答

每日在我們四周發生的事實就是歷史。我們現在正處於歷史上大轉換期中。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以來，許多影響到幾百年以後人類的事件在我們身邊發生，幻變。我們是否對於他們給與了應得的注意及理解？下面是五個問題。請你回答一下，便可知你對於兩年來的世界大勢是否 well-informed 的了。其中多是很明顯的事實，但也有幾個「僻典」。請耐心的答下去。假若你是一個大學生，便應該知道其中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答法：每題中有一虛線；後附答案幾個。請將本人認為對的答案的數，填入虛線內。全數填畢後，再與第七十一二頁的正確答案校對。)

行 年

(一) 本次歐戰，第一個正式宣戰的國家是……。

1. 德國
2. 法國
3. 英國
4. 波蘭

(二) 德蘇分割波蘭後，波蘭的首都華沙被劃歸……方面。

1. 蘇聯
2. 德國
3. 立陶宛
4. 中立

(三)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德國袖珍戰艦……在大西洋與英國巡洋艦遭遇，發生激戰，其後在南美蒙特維多港外自沉，是本次大戰中最初一次海戰。

1. 謝爾提督號(Admiral Sheer)
2. 羅諾恩號(Renown)
3. 格拉夫·錫比號(Graf Spee)
4. 德意志號(Deutschland)
5. 巴哈姆號(Barham)



(四) 一九四〇年五月，英法聯軍被圍於福蘭得爾，但英國終運用全力將大部軍隊自……海港救出，運回本國。

1. 漢堡 2. 馬賽 3. 丹刻克(Dunkirk) 4. 納威克(Narvik) 5. 塞當(Sedan)

(五) 大部軍事專家認為本次希特勒所以大獲全勝，其力多由於……。

1. 潛水艇之活動 2. 機械化部隊 3. 機械化部隊佐以飛機 4. 地雷 5. 火焰放射器。

(六) 「第五縱隊」一名詞最初使用於西班牙內戰中，至本次大戰而流行，其正確意義為……。

1. 陸軍敢死挺進隊 2. 派出監視間諜之間諜 3. 特種機械化師團 4. 在後方活動，阻撓作戰，為進攻之軍隊作內應的特務人員 5. 坦克軍師團前頭，擔任斥候之摩托車部隊

(七) 一九四〇年六月德法停戰協定簽字於……。

1. 康別紐森林 2. 福煦大將的故居 3. 凡爾塞宮 4. 漢撒 5. 凡爾登

(八) 為締結停戰協定，法須允德軍暫時佔領……。

1. 僅亞爾薩斯—洛倫(Alsace-Lorraine)一部 2. 法歐洲領土全部 3. 法國北半部全部 4. 敘利亞(Syria)及法屬索馬里蘭(French Somaliland) 5. 英國海峽沿岸狹長地帶

(九) ……是現在法政府的所在地。

1. 維喜 2. 馬塞 3. 波爾多(Bordeaux) 4. 摩洛哥(Morocco) 5. 貝盧特(Beirut)

(十) 和維喜政府對立，一部法人又在倫敦成立一個政權，繼續與德國抗戰，普通稱為……政權。

1. 倫敦 2. 多高爾 3. 達加爾 4. 慕尼克 5. 丹刻克

(十一) 德法停戰後，法國最高首領是……。

1. 布魯姆(Blum) 2. 貝當(Pétain) 3. 賴伐爾(Laval) 4. 魏剛(Weygand) 5. 杜美格(Doumerge)

(十二) 法國前總理達拉迪(Daladier)和雷諾(Reynaud)在德法停戰後……。

1. 復出任為內閣閣員 2. 逃往美國 3. 投入英國 4. 因誤國罪被捕 5. 下落不明

(十三) 去年法國貝當元帥和德元首希特勒在……地方會見，兩國即決採密切合作政策，這種政策就被叫作……政策。

1. 康別紐 2. 慕尼克 3. 蒙特瓦爾(Montoire) 4. 巴黎 5. 布利納關隘(Brenner Pass)

(十四) 本次大戰開始以來，一次最意想不到的悲劇是奧蘭(Oran)之戰。在此役中……。

1. 法第一軍主力被德機械化部隊擊潰，軍長被俘 2. 義大利奇襲法軍後，法全軍投降於義少數部隊之前 3. 馬奇諾戰線陷落於火焰放射器之下 4. 英軍消滅法海軍精華 5. 法第十一軍被圍

(十五) 本次大戰傷亡人員中地位最高者當推……。

1. 在直布羅陀陣亡的高特子爵 2. 乘機被擊墜落的意大利巴爾波元帥 3. 法國的賈比總督 4. 波蘭貝德將軍 5. 德弗立區將軍

(十六) 本次大戰中意大利參戰不久即在北非佔領了……，是為百年來英國屬地第一次被人佔領。

1. 丹吉爾(Tangier) 2. 摩洛哥(Morocco) 3. 好望角 4. 英屬索馬里蘭(British Somaliland) 5. 桑給巴爾(Zanzibar)

(十七) 羅馬尼亞去年夏季將……退還匈牙利。

1. 脫蘭斯瓦尼亞(Transylvania) 2. 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 3. 布柯維納(Bukovina) 4. 布達佩斯(Budapest) 5. 布加勒斯特(Bukarest)

(十八) 自賴伐爾退出法國內閣之後，……繼之而起，一身兼任內閣副總理，海長各項要職，且被貝當元帥指為他的後繼者。

1. 弗蘭丁(Flandin) 2. 多布里農(de Drinon) 3. 達爾蘭(Darlan) 4. 雷伯倫(Le Brun) 5. 布魯姆

(十九) 英國對德宣戰後，其自治領及屬邦大都相繼參戰，現在只有……尚維持中立。

1. 印度 2. 加拿大 3. 錫蘭 4. 威爾士 5. 愛爾

(二十)……是一般人公認的德國人的死敵。他在第一次大戰任時英國海軍大臣，本次大戰開始時也任海軍大臣，現在已是英國首相，而且被選為保守黨黨魁，不啻是英國的獨裁者了。

1. 張伯倫 2. 賀爾 2. 麥唐納 4. 邱吉爾 5. 艾登

(二十一) 本次美國大選，羅斯福與後起之秀的……曾作激烈競爭，但羅斯福勝利後，立刻派他到英國去視察，並且要加以重用。

1. 凡登堡 (Vandenberg) 2. 威爾基 (Wilkie) 3. 胡佛 (Hoover) 4. 威爾斯 (Welles) 5. 華雷斯 (Wallace)

(二十二) 羅斯福就任第三任大總統後，在議會中所放第一炮就是提出……預算案，是為美國有史以來第二次最大預算。  
1. 一百七十萬萬美元 2. 一千七百萬萬美元 3. 五百五十萬萬美元

(二十三) 美國駐英大使，按慣例，應選擇一位漂亮靈活，而能對英國紳士代表美國國民性的人物，但意外的，本次羅斯福新派駐英大使……却是一位木訥樸實的實業家。

1. 威爾基 2. 史汀生 3. 淮南特 (Wagnant) 4. 哈利生 (Harrison) 5. 多諾文 (Donovon)

(二十四) 英國……爵士以外交部長轉任駐美大使，抵任時美總統羅斯福親出迎接，兩者都是無前例的舉動。

1. 哈立法克斯 2. 艾登 3. 西門 4. 路德、喬治 5. 李茲羅斯

(二十五) 本年三月美議會通過第一七七六號法案，成為美國援英的立法根據。這個法案就是普通叫作……的。

1. 瓊斯法 2. 中立法 3. 擴大援英法 4. 資金凍結法 5. 武器貸與法

(二十六) 下列的四個地方在去年六月以後都由蘇聯不費一兵而取去，只有……歸併於保加利亞。

1. 比薩拉比亞 2. 立陶宛 3. 萊特維亞 4. 愛沙尼亞 5. 南德布拉夏

(二十七) 英國爲了換取美國五十隻驅逐艦而租與美國作爲海空軍基地的島嶼中有……。

1. 伯爾慕他 (Bermuda) 島及紐芬蘭 (Newfoundland) 2. 關 (Guam) 島及新加坡 3. 阿拉斯加及紐芬蘭 (Honolulu) 及達爾文 (Darwin) 5. 中途 (Midway) 島及巴拿馬地帶

(二十八) 美國目下一個最主要的反對參戰者是……。

1. 林白上校 (Colonel Lindbergh) 2. 國務卿赫爾 3. 汽車大王福特 4. 財閥摩根 (Morgan) 5. 財長摩根索 (Mor

genthu Jr.)

(二十九)英遜王溫莎公爵(Duke of Windsor)自因婚姻問題退位後，一向被英國貴族社會認為是一個碍眼而容易被德國利用爲傀儡的人物，現在只有去作……了。

1. 皇家空軍地上聯絡員 2. 英駐美國特使 3. 印度總督 4. 巴哈馬群島(Bahama Islands)總督 5. 駐巴力斯坦(Palestine)高級委員

(三十)德國現任外交部長……與英國溫莎公爵是好友。

1. 戈培爾斯博士(Dr. Goebbels) 2. 愛因斯坦(Einstein) 3. 齊亞諾(Ciano) 4. 魯森堡(Ruthenberg) 5. 李賓特羅甫  
(三十一)丹麥駐美公使多·科夫曼(de Kaufman)擅自和美政府訂約將……數地租借與美國作爲海空基地，結果被丹政府免職召回，國內的財產也被沒收。

1. 日德蘭(Jutland)半島 2. 哥本哈根(Copenhagen) 3. 格陵蘭(Greenland) 4. 阿拉斯加 5. 亞速爾(Azores)群島  
(三十二)猶哥斯拉夫在簽字加入三國同盟之數日後，突然發生一次軍人政變，三位攝政及內閣要人或逃脫或被捕，……被擁戴爲猶國的統治者。

1. 七十五歲的瑪麗太后 2. 十七歲的幼王比得 3. 四十歲的親王保羅 4. 十五歲的王姪利奧波德 5. 五十一歲的首相  
茲弗科維去

(三十三)猶哥斯拉夫的塞爾維亞軍人聽信英國外長艾登及英軍參謀總長狄爾的鼓煽，貿然對德發動戰爭，結果喪失了本身的專制地位，猶境內其他民族都獲解放，一個新國家……已經成立。

1. 斯洛伐克(Slovakia)國 2. 科羅西亞(Croatia)國 3. 亞哥郎(Agram)國 4. 塞爾維亞國 5. 黑塞哥維那國  
(三十四)去年九月……的成立使本次大戰的意義進入一個劃期的階段。

1. 日德意三國同盟 2. 德蘇商業協定 3. 美國加拿大聯防 4. 汎美會議  
(三十五)日本松岡外相本年三四月間向歐洲，給東亞的和平與安寧帶回一個重要的禮物，就是……。

1. 羅馬教皇所贈勳章 2. 德國訪日經濟使節 3. 日蘇中立條約 4. 史塔林的謝電  
(三十六) 史塔林現在手握蘇聯軍政全權，但他的實際職務是……。

1. 蘇惟埃最高會議議長 2.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長 3. 蘇惟埃聯邦人民委員會議長 4. 蘇聯共產黨中央書記長 5. 蘇聯政治局局長

(三十七) 納粹現在已成爲流行的名詞，其實是……的簡稱。

1. 第三帝國 2. 德國國會 3. 德國元首 4. 德國國社黨 5. 法西斯主義

(三十八) 所謂反公明德倫 (Anti-Comintern) 運動，其中公明德倫是指……。

1. 蘇惟埃聯邦 2. 國際勞工運動 3. 綏靖主義者 4. 國際共產黨 5. 猶太財閥

(三十九) 葛佩烏是一個帶有恐怖性的名詞，因爲它是……。

1. 羅馬尼亞暗殺團 2. 蘇聯的祕密警察 3. 美國的凌侵黑人團體 4. 土耳其的陰謀革命黨

(四十) 「莫洛托夫麪包籃」最初出現於蘇芬戰役，其後德國也會使用，其實即是蘇聯發明的一種……。

1. 降落傘兵 2. 魚雷 3. 慰勞袋 4. 強力的飛機投擲用炸彈 5. 遠程軍糧

(四十一) 橫扼地中海西端出入口的直布羅陀巨石位於……。

1. 蘇伊士運河口 2. 直布羅陀港歐洲岸邊 3. 直布羅陀港非洲岸邊 4. 摩洛哥之南 5. 赫貞江口

(四十二) 把握地中海與黑海間咽喉的韃靼尼爾海峽現在歸……管理。

1. 國際委員會 2. 土耳其 3. 土蘇兩國共同委員會 4. 羅馬尼亞 5. 委內瑞拉 (Venezuela)

(四十三) ……是日日本二千六百年紀念。

1. 今年 2. 一九五〇年 3. 昭和十七年 4. 去年

(四十四) 滿洲國第一位駐華大使是……。

1. 廉隅 2. 丁士源 3. 鄭孝胥 4. 臧式毅 5. 呂榮寰

(四十五)目下德國對英本土的作戰戰術包括下列五種中之四種，只有一種……尚未實行。

1. 自海空方面攻擊英國護送船團
2. 自法國海岸用長距離炮轟擊
3. 大規模空襲
4. 派遣降落傘部隊着陸
5. 宣布封鎖英國四週水域

(四十六)在哈瓦那(Havana)舉行之泛美會議，拉丁美洲諸國允許美國……。

1. 採行強迫軍訓制度
2. 監視所有泛美選舉
3. 必要時封鎖巴拿馬運河
4. 佔領英法在西半球之領土
5. 禁止德國在西半球之航空線

(四十七)去年墨西哥總統選舉中，……獲得勝利，但因其他競選者之不肯承認失敗，墨西哥一度遭遇了革命的危機。

1. 卡馬喬(Camacho)
2. 亞爾馬桑(Almazan)
3. 卡的那斯(Cardenas)
4. 朱阿立茲(Juarez)

(四十八)印度目下雖然黨派紛歧，但無疑的一般人都承認……是國家主義運動最有力的領袖。他現在採取穩健政策。

1. 甘地(Gandhi)
2. 尼赫魯(Nehru)
3. 鮑斯(Bose)
4. 太戈爾(Tagore)

(四十九)經過了三十年的奮鬥，菲律賓終於獲得美國的允許於一九四六年……。

1. 成立半獨立之自治政府
2. 成爲與加拿大地位相似的美國自治領
3. 成爲永久中立國
4. 完全獨立
5. 加入美國聯邦

(五十)目下一般軍事觀察家都相信希特勒在結束希臘戰役後，最可能的第二步行動是……。

1. 對美宣戰
2. 攻擊直布羅陀和近東
3. 長驅直入烏克蘭
4. 派遣降落傘部隊在英本土登陸

## 答 案

(一)……………3

(二)……………2

(三)……………3

(四)……………3

(五)……………3

(六).....	4	(七).....	1	(八).....	3	(九).....	1	(十).....	2
(十一).....	2	(十二).....	4	(十三).....	3	(十四).....	4	(十五).....	2
(十六).....	4	(十七).....	1	(十八).....	3	(十九).....	5	(二十).....	4
(二十一).....	2	(二十二).....	1	(二十三).....	3	(二十四).....	1	(二十五).....	5
(二十六).....	5	(二十七).....	1	(二十八).....	1	(二十九).....	4	(三十).....	5
(三十一).....	3	(三十二).....	2	(三十三).....	2	(三十四).....	1	(三十五).....	3
(三十六).....	3	(三十七).....	4	(三十八).....	4	(三十九).....	2	(四十).....	4
(四十一).....	2	(四十二).....	2	(四十三).....	4	(四十四).....	5	(四十五).....	4
(四十六).....	4	(四十七).....	1	(四十八).....	1	(四十九).....	4	(五十).....	2

### 關於端午

純

端午。亦曰端陽。即古所謂天中節。俗又有女兒節之稱。張茂節李開泰大輿歲時志稿云。「五月五日。懸蒲插艾。幼女佩靈符。簪榴花。曰女兒節。日午。具角黍。漬菖蒲酒。闔家飲食之。以雄黃塗耳鼻。避蟲毒。天壇墻下。走馬爲戲。金魚池。草橋。聚水潭。皆有樹蔭。可醺飲。相望不絕。」(宛平歲時志稿所記大致相同。)又讓廉春明歲時瑣記云。「五月初一日。……人家舖肆。買櫻子櫻桃桑椹。以獻神佛。買蒲艾插於門傍。貼畫虎蝎蜈蚣或天師等圖。揭之楹間。謂之神符。道家亦有書符以送。越者。人家婦女。以花紅線線。結成虎形。葫蘆櫻桃桑椹。及蒲艾瓜豆葱蒜之屬。以緋絨貫之成串。以細小者爲最。綴於小兒襟背間。或剪紙。或鑲紙折紙。作葫蘆蝙蝠卍字各式。總謂之福兒。雜五色彩紙以襯之。總謂之曰葫蘆兒。婦女買通草小虎。彩絨福兒。帶釵簪頭上。至初五日。惟神符福兒留之。其葫蘆等物。盡拋街巷。謂之扔災。是日小兒額上以雄黃畫王字。又雄黃塗小兒鼻耳之孔。謂如此夏月能辟諸蟲。亦有飲雄黃酒者。此日食黑色桑椹。或云夏月無食蠶之患。富家買糕餅。上有蝎蛇蝦蟆蜈蚣虎之像。謂之五毒辟辟。餽送親友。稱爲上品。」此皆清人所記北京端節景事。舊俗可循覽也。民國以來。社會形態。漸有變遷。一般人過節之興味。不若往昔之濃厚。端節點綴。亦頗從略矣。至雄黃酒於衛生非宜。梁茵林(章鉅)浪跡叢談論之。(本刊一卷第六期雄黃酒一則曾引錄。)又史弱翁(支)舊京遺事云。「京朝官端午賜食粽。重陽賜食糕。一費可七白金。食時助以酒脯。取沾齋而畢。諸臣享食之後。長班以餽餘納置筐籃。與其官長。矜寵御路。自皇極門至長安街。馬蹄洋洋。尋繹不斷。余寅卯兩年中。惟見端午賜食粽一次。餘以經費浩繁。蠲除盛事。然非制也。」則爲明季故事。所謂寅卯兩年。蓋指崇禎十一年戊寅十二年己卯也。

# 庚子詩鑑

(六)

## 龍顧山人

繡衣畫舫愛微行。令尹何勞束帶迎。喋血轅門誰管得。青楓淒入按歌聲。

鮑吳之挾隙固微。鮑爲春霆提軍子。少年襲爵得官。猶統袴也。衢多花船。咸泊西門外。鮑有所昵。每乘夜微行就之。吳念同里誼。欲諫阻。又不敢面言。伺其出。輒衣冠迎候道左。意使知媿。鮑深啣之。至是覩其被禍。且以爲快。後西人索罪魁。鮑坐罪革職戍邊。知府洪思亮亦革職永不叙用。罪其不出遏止也。余集中有七里瀟記某公事七古。卽感鮑吳事而作。

郡侯避事坐無能。都閩貪功禍可懲。太息此邦文運蹇。秋風斷送到元燈。

衢州之亂。洪太守以老翰林出守。衰庸畏事。咎在失職。而都司周某者。久滯不遷。聞仇教詔下。奮身從亂。冀立功自見。咎又在於健職。衢於浙屬諸郡。文風較遜。近歲無登秋榜者。丁酉浙榜。衢人鄭某發解。幾以祥麟威鳳視之。亂作。鄭與聞其事。亦坐褫革。是案由先祖辦結。於無辜株連者多所摘釋。獨爲

周鄭疏解不得。周以情罪較重。且罹刑辟。尤惻然也。痛定重思苦口言。一麾出鎮掃氛昏。全家團聚官齋酒。桐桂堂深話劫痕。

衢事起。中丞始悔之。亟撤鮑任。初以黃小農觀察祖經攝其事。不稱。乃由先祖繼之。余自太原南歸。至杭小住。旋侍先祖衢州。時嚴屬匪氛未戢。遣黃時青太守書霖統兵往剿平之。善後措置既定。三郡晏然。先公方奉詔赴行在。由京紆道至滬。因乞假入浙省親。復得團聚。桐桂堂爲衢州道署內堂題額。

病羸無分侍西征。攀送蘭溪兩日程。虎口幸逃魚腹恐。危灘風雨一舟橫。

先公之赴浙也。僅乞假一月。假未滿。樞堂已傳旨屢促。時余羸疾已深。調攝未愈。遂由仲弟隨侍赴陝。余借海容叔送至蘭溪。歸舟夜泊。忽巨浪驟至。船所繫纜斷。乘流直下。傾欲欲覆者數四。幸流一小灘而止。危急時。叔以余辮髮互繫。冀撈尸易獲。恐怖可想。余有詩紀事。存集中。



富貴橫來信有之。西山秋晚鶴書馳。如何看作擎天柱。鐵券推恩乳臭兒。

庚子都城陷。慶親王摯家入西山。假僧寺暫避。李文忠既任議和。欲與榮文忠共任。而西人拒之。乃薦慶充數。蓋猶會胡之推重官文也。慶既任全權。於是往來電皆慶李並列。其人實無所短長。因人成事而已。及和議定。恩遇特優。以親王世襲罔替。榮文忠薨。遂繼領樞密。秉國政者十年。其子載振且賞貝子銜。拜商部尚書。雖郭李再造之勳。不能及也。是亦異矣。乳臭小兒。臺臣劾載振語。

欵章排日進黃樞。幕府群公健筆濡。節目大難迎刃解。幾番掣電達荆吳。

李文忠至京。與幕僚俱居城東賢良寺。自和議開後。所議各欵。皆隨時電致樞堂。請其代奏。時江楚二督奉命參預和議。往復商榷。電文尤多。張文襄編存電稿。附於全集。

罪人罪己漫云云。哀痛天書四海聞。端恐勵精圖亂始。改絃更比治絲棼。

罪己之詔。爲樊山方伯屬草。時方伯以記名府佐榮文忠我慕。文忠重其才。故特屬之。以外僚擬詔。非故事也。時人有勵精圖亂下詔罪人之諷。特輕薄者爲

之。良不足道。然江楚諸督。果電請懲前毖後。勵行新政。改革之肇端由此。自今思之。勵精圖亂一語。正復耐人尋繹也。

拜表臣僚屢問安。密箋封就蠟爲丸。元臣自負經綸手。借助應憐到諫官。

留京臣僚。於兩宮抵陝。卽具摺請安。尋又合詞具摺請速定大計。微凶議欵。當慈意遲迴不決。臺諫復有劾文忠因循誤國者。實隱爲之助也。朱古微夜游宮詞云。門掩黃昏細雨。乍傳出宮筵金縷。休唱江南斷腸句。小銀箏。十三絃。新換柱。花外殘蛩絮。暗咽斷碧紗烟語。愁結行雲夢中路。起挑燈。疊紅箋。封淚與。蓋聞端剛罷政而作。述是事而以隱約出之。

或頒槃水或邊沙。坐罪璇枝屢減加。倔健無如千里草。諭佗尺詔出官家。

兩宮用李文忠言。預懲禍首。示出上意。詔既下。西人以爲輕縱。力持非處死不可。屢經全權磋商。僅允端王瀾公以近支得免死戍邊。董福祥固囑借宿將。抗言曰。吾武夫。知奉命而已。何罪之有。然西人指爲戎首。必欲殺之。全權力言董尙握兵。激且生變。乃亦得從輕譴黜。董猶不服。不得已。乃由兩宮降手勅諭之。略謂時局至此。在深宮且不得不委曲求全。爾

當善喻此意。異日終當爲國家效用也。董捧讀。始屈意就範。葉鞠裳日記。述在甘肅董。談次猶憤憤不平也。

誤國難言許國忠。蘭城酒罷起悲風。楚歌不隕虞兮淚。猶擬橫刀作鬼雄。

毓賢爲仇教禍首。先有旨革職遣戍。抵蘭州復有正法之旨。有司出詔旨示之。毓賢在酒座。從容終席。席罷。命筆墨書聯自輓。又召其二妾。各有所語。卽易衣冠。端坐受刑。行刑者爲其部卒。舉刃手戰。不忍下。毓怒促之。乃受刃以絕。其語客。猶自謂捐軀死國也。自輓聯云。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終沈三字獄。君恩莫報。君愛誰解。願諸君斡旋補救。從茲早慰兩宮心。

古來絳灌本無謀。壯志屠鯨一擲休。襄樣也看成節度。何心座上對階囚。

李方伯廷簫。初官晉藩。頗附和毓賢。外人索罪魁。亦及之。時已調甘肅。兼護總督。值毓賢正法。命李監視行刑。毓見李。作猶視曰。吾在晉所爲。皆與君同之。君乃監我耶。李驚懼失色。歸卽得暴疾卒。平日在官有聲。且由樞曹外簡。非憤憤者。其附和特以取容。論者惜之。

營棟馳書徧譯鞮。尙書明哲誤委蛇。鑄前拚得蒙頭醉。天道看君入壘時。

趙展如尙書。初爲外吏。頗負清望。生平自相不得善終。故委蛇以自保。及西人索罪魁。中朝屬江楚兩督爲英趙啓徐營棟。張文襄言之不濟。猶冀保全趙一人。爲之分電各駐使。轉致外部。惟英許可。日本云可憫。餘皆不答。李文忠電云。瓦德西將西歸。不能更待。袁慰廷電且云。時勢危迫。但知保宗社安兩宮。諸人卽有寃抑。亦不暇顧。於是爰書乃定。趙賜帛。故事賜帛者聽其自盡。而趙體素強。投縵吞金皆不死。不得已乃塞其諸竅。以汾酒濡麈紙蒙之。氣始絕。方罪案未定。京朝官亦爲之多方呼籲。劉幼雲爲干孫文正。至於面諍。段少滄時在樞直。爲謁榮文忠力言之。文忠遲疑良久曰。是亦數也。與前此拳衆駢捕鄉民事。展如所以答少滄者。若合符節。少滄凜然。筆而記之。以爲有天道存焉。

周宗八議貴兼親。戎首翻爲脫網鱗。末路依人終逐客。始知薄俗賤天姻。

拳亂論罪。端庶人實爲戎首。其以宗支得末減者。幸也。既有詔遣成新疆。阿拉善王與有姻連。因往依之。初無異詞。迨辛亥之變。西蒙將獨立。乃逐之。

奔往寧夏。俞恪士提學自隴歸。道出阿拉善旗。有詩云。世絕天親賤。兵荒互市停。淒涼逐客令。十口已伶仃。事見詩注。

南館醜嬰又北場。大難巨翊望春坊。儲徽事大須慈斷。直待宮車過汴梁。

大阿哥溥儀。在陝頗與奄寺輩微服狎游。故葉鞠裳紀事詩有云。北場南館好驅車。博覽彈棊樂有餘。周鼎重輕君莫問。楚弓得失子原虛。詩語猶近忠厚。以余所聞。殆有甚焉者。端既得罪。僇之名位如故。廷臣莫敢議及。恐傷慈聖心也。惟張文襄嘗密語吳永。以陳於太后。前卷詩注已詳之。王小航則謂梁節庵應召赴行在。密語榮文忠王文勤二公。謂此事外人必干涉不如速自決。小航蓋聞自梁。其時梁與吳官止監司。率陳太計。似為踰分。其為轉述文襄意旨無疑。後果至汴而詔下。廢號出宮。給入八分公銜俸。以資養贍。西巡所過盡蠲租。官粥分頒勝大酺。莫趁霜風尋雁塔。鶉衣處處監門圖。

兩宮抵陝。有詔西巡所過地方。悉免本年租賦。是歲秦中大饑。又命於城關備設粥廠。凡二十餘所。就食者逾十萬人。尋又增設暖廠十餘。以雁塔寺為最廣。所收災黎。倍於他廠。

龜坼千疇繞漢關。播遷猶復軫民艱。桑林應禱天顏喜。頒帑重修太白山。

車駕駐陝。值大旱。命大臣詣太白山取水。供宮中。朝夕祈禱。不旬日果得雨。四野霑足。慈聖大喜。出內帑千金。命修太白祠。由南齋詞臣撰碑紀德。見汪仲虎紀事詞注。據瞿文慎恩遇紀略。則南齋所撰不稱旨。慈聖面諭文慎別撰也。

南山青到小樓前。一勺池波待種蓮。催進春明舊坊本。幾餘從不廢芸編。

上居終南山館。其東偏有樓。題扁曰悠然見南山。為前巡撫畢沅手書。下有池。已涸。上命引水種蓮。葉盛不花。行在乏典籍。命內官於坊間購進石印三通通鑑輯覽九朝聖訓等書。又命撫臣盡拓碑林各帖以進。並見仲虎詞注。

御茵黃葛撤霜宵。歲晚絨冠未換貂。供進宮壺分雨露。君臣魚水話行朝。

胡延西安宮詞。桃笙象簟何曾見。御褥輕黃葛布蒙。注云。行宮惟寢殿召見殿設涼棚。御床茵褥皆棉。慈聖命以葛布蒙之。秋令後撤去。又云。上冬日猶御絨簷秋帽。撫臣覓豐貂不得。以舊貂進。始易之。又西行時未携烟籠。偶於召見樞臣語及。榮文忠即以所用壺呈進。皆足見兩宮儉德。

悵望三星正隔河。鳳城南院罷笙歌。密王小女偏承寵。親染丹毫賜達摩。

宮中有福祿壽三星之目。謂某福晉好著福色衣。及榮祿之妻。懷塔布之母。皆常晤太后游宴者。在陝時宮眷中只元大奶奶四格格隨侍。四格格者慶王女也。胡延詩注。謂管帶匠入宮。見四格格室中有慈聖所繪朱筆達摩象。

都裏都汴說紛紛。決策元臣賴得君。知否趙家邊患烈。只緣失著棄燕雲。

當駐陝時。全權及江楚兩督屢請定期回鑾。慈聖以京師聯軍未退。終懷疑懼。遲迴久不決。貴近諸臣。因有都裏都汴之議。所見益左。榮文忠獨排衆論。謂京師不可輕棄。胡延西安宮詞云。聖主還京天下樂。老臣謀國幾人知。蓋美之也。

坤媪山河破碎中。昌言歸政奈群雄。老臣唇舌爭公論。此是擎天第一功。

各督撫會奏。請明降諭旨。事定回京。又附片言。陝西陘區不可恃。黃河潼關之險不可守。奉詔。但使各國不奪我自主之權。不强我以必不能行之事。一有成議。自當降旨定期。必不能行之事。謂歸政也。李文

忠知孝欽之意必不能容。或至決裂。因與外人苦口磋商。終未提出是款。

枚卜論才數兩賢。使星重覲武功天。淒涼話到蒙塵痛。豈意崎嶇有瓦全。

時樞廷乏才。瞿文慎督江學。長沙張文達督粵學。皆簡在帝心。同以尙書內用。將於二者謀枚卜也。未幾即命文慎直樞府。而文達爲政務處大臣。當文慎初抵行在。兩宮召見。語及西幸時所歷艱幸。至於垂涕。文慎回鑾篇。追述慈聖語有云。日在阽危中。誠不自意全。沈痛語甚於興元之詔矣。

保障功歸歇浦盟。吳頭楚尾早銷兵。青宮拜秩天荒破。異數京卿又客卿。

東南互保之約。盛杏孫爲之樞紐。其與各國商洽促成者。則總稅務司赫德之力爲多。有詔錄其助勳。盛以三品卿加太子少保。已爲異數。赫德且以外臣同拜官秩。國朝多延用客卿。如南懷仁之賜諡。赫德之官秩皆僅見也。

漸停題本改文移。補袞臣心密似絲。閒卻銀臺無個事。九卿裁併此初基。

樞臣奏定。各省事件向用題本者。量其緩急。急者改

奏。緩者暫延。張文襄復爲分類詳訂。本應具奏。又應題者。免題。題本重要者。改專奏。重要而冊籍繁者。列簡明清單具奏。次要者。改彙奏。非重要而須達部者。改咨。其次改彙咨。尋有詔一律改題爲奏。通政司裁撤。

條例元豐急布新。大開政幄選儒紳。祖宗成法興亡繫。漆室私愛正有人。

孝欽后鑒於庚子覆轍。亟謀變法。以雪前恥。既以此意詔示中外。又於行在創設政務處。以樞臣及孫文正張文達兼領之。其下置提調總辦。略如宋元豐之條例司。凡內外臣工之條議時政者。悉交核議。有可採者立即規行。榮文忠在樞府。嘗與先公談及變法。曰。茲事體大。善爲之可致中興。行之不善。亦不測。慈意既決。吾不敢爭。異日變局。或病軀不及見耳。其言深有前識。

馬草爭論有短長。西林意氣騁飛黃。固知強項難容汝。口蜜偏師偃月堂。

初兩宮將至口北某縣。岑雲階飛檄預飭縣令備馬草。覓大屋貯之。及至。則馬草已備。而堆積街市間。岑怒。詰令曰。散亂如許。駕至奈何。且吾已預囑之。

胡乃故違。令謂小縣安得如許大屋。但不誤供億。餘事尙曲諒之。岑怒詈。令亦反詈。相持不下。衆官兩解之。乃已。然岑卒劾令開缺。令者。楚人宓昌輝也。以此強項名大著。未幾岑奉命撫晉。厚宓者咸勸其改省避之。宓不可。俄而岑至。延見宓有加禮。且拱揖謝過。未幾又使攝大州。聞其事者咸詫曰。西林乃能爾爾。詎岑陰使人督宓之過。久之無所得。而偵察不已。有迎合者捏訐之。岑大喜。竟劾罷之。而厚報迎合者。

行都冠蓋漸雍容。魚服甯忘困白龍。聞道深宮懷麥飯。隴西子弟拜斜封。

兩宮出狩時。首經貫市。其地有李姓者。以標局起家。馳名南方。車駕至。進食甚豐。慈聖命其子姪隨扈。至陝。各予以五品官秩。

渥洼龍種太嫫媠。舉目神州落照間。傲吏南陽身亦老。悲風先過北邙山。

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誹。其抗章諫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梯。以是斥罷。尋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見長吏皆屈膝爲禮。仲恭獨持不可。曰。會典未之載也。庚子之亂。感憤時事。榜所居曰此處停鑿。人目

爲怪。步嘯梧司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勗此身同效死。悲風先過北邙山。當卽指此。多少朝官感滯留。笳聲駝陌入新愁。隔牆照到銀花影。應怪詞人易白頭。

聯軍駐京。以兵法部勒居戶。咸有戒心。劉新甫員外。亦滯留都下。偶見隣牆有放花爆者。因感賦綺寮怨詞。有句云。照月荒城。有歌吹。也漂零。秦淮淚痕猶在。儘燕子話春燈。言外哀怨深矣。

微詞洩憤涉宮廷。苦費疆臣執簡爭。携絕合肥調侃語。八州陶侃亦書生。

和約條文內。有遵奉內廷諭旨圍攻使館一語。全權置之不較。張文襄電奏。謂有關國體。必當刪之。朝旨許其周密。李文忠則謂各使特舞文洩憤耳。當面從未提及。此時若更於字句間求之。未免自生枝節。且語幕僚曰。香濤多年督撫。尙不免書生之見。文襄聞之。頗以爲憾。

橫來貊子責言苛。燕晉同時輟試科。老祖洪鈞應一笑。文昌原不轄脩羅。

西人議款。勒令拳匪肇亂各地方皆暫停科舉。彼以爲中邦人士。夙重科名。以此示懲。可爲大戒。庸知停

止科舉之議。且由邦人自倡之也。其停科限於肇事區域。如直隸之天津清苑。順天之大宛。山西之陽曲。浙江之西安。湖南之清泉。隸其籍者皆不得考試。他屬或停或否。以會否肇事別之。

直見颺車薄九閭。攀鞦勁旅正盜屯。如何蕩蕩皇華路。翻仗西師護北門。

庚子前。自津至京之火車。至永定門外馬家堡而止。不入城也。自和約定。於是鐵軌直貫禁城。而有正陽門車站。其京津車路由各國軍隊保護。亦本於辛丑和約。

烽臺舊跡渺烟濤。賓館重開關界勞。經國賢王心力在。可憐威鎮海門高。

京師劃定使館地界。得駐外兵。天津增闢各租界。及北洋原有礮臺一律剷盡。皆本於和約。北洋礮臺凡五。以威鎮海門高爲號。咸豐中僧忠親王勦築久廢。李文忠督直。因而葺之。復增營壘爲輔。故醇賢王奉命閱海軍。賦海口夜泊詩。有五臺舊跡傳千古之句。醇邸又嘗與文忠籌議增建旅順礮臺。以固近畿門戶。旅順旣燬於甲午之役。至是五臺俱盡。

火器東來始佛郎。方愁禁海絕輪將。豈知徧地

黃金彈。齎寇他年患更長。

辛丑和約載軍火入口之禁。并及供製軍火之機器物料。張文襄電商各國請減賠款。並請將製造軍火之機器物料入口者勿禁。蓋慮國家異日整軍經武。無所取材。所見固甚遠也。焉知後來軍火入口者日多一日。馴至利器徧地。適爲治安之梗耶。

圖開王會異承平。禮數幾同獻納爭。從此雁臣朝典盛。綠輿黃轡入乾清。

西人迫索別訂公使入覲禮節。得肩輿直入禁中。由中門出入。又公使欲乘黃輿。議約大臣一再磋商。至綠輿黃轡而止。

兵戈搜剔到枯骸。雪侮紛然起怒蛙。悲憫天心原一視。請看玄石峙雲涯。

西人以各國墳墓多被發掘。或加汗瀆。議約時。欲求中國政府爲之濂垢雪侮。於會遭發掘汗瀆之處。建示碑碣。以表憫悼。許之。

宗藩謝罪下西洲。使節神山肉袒羞。不道此行人尙美。紛紛日募駕瀛舟。

分遣親王大臣赴德日二國謝戕害使臣及書記之罪。亦本於款議。自是親貴轉以出洋奉使爲榮。振貝子之考

營商務。澤公之攷察憲政。以及洵濤輩之賀加冕考軍制。相繼而起。或笑曰。今日之專使。幾等諸國初之統兵。一若人才皆在親貴中。非是莫屬者。此何故耶。

歲幣供輸國力殫。桑兒妙手點金難。西陵待定新官格。關權增收此肇端。

賠款驟增。計無所出。樞臣議以鹽課鹽釐漕折漕項及各關稅全數備抵。歲可得二千萬兩。蓋以赫德音中國切不可以指項難籌。有所推托。恐各國藉口。占地自籌。爲害滋大故也。張文襄謂如是則百事俱廢。兵餉並無。而京餉協餉不能緩。必召大亂。於是復議分籌之策。日本主洋貨加稅。英人則主悉免釐金出口稅而加徵進口洋稅。其事非可猝決。乃由各省分任奏解。四川按糧捐輸。歲至百三十萬。廣東按糧倍征。數亦甚巨。山東提自州縣盈餘。得五十餘萬。湖北則鹽斤加價。土藥加稅。又加提州縣平餘。并收稅契捐房捐舖捐佐之。餘省不能悉舉。

# 雨 (上)

W. S. Maugham 著  
徐卓羣 譯

雨

毛罕 (W. S. Maugham) 爲現存最著名英小說家之一。一八七四年生於巴黎，在大學時研究醫學，後專從事戲劇與小說之寫作。其名著甚多，尤以 *Of Human Bondage* 最膾炙人口，被喻爲二十世紀之經典。「雨」原題爲「湯森姑娘」，于一九二一年刊出。作者復將其編爲戲劇，引起英倫人士之莫大賞識。據作者談寫作是篇之經過稱：彼曾遊歷南太平洋群島，于船上見一牧師，其厚而富于性感之唇引起作者之注意，即筆記之於簿，後乃寫成以南太平洋群島爲背景之是篇；足見作者想像力之豐富。是篇對於教士有極深刻之諷刺。在宗教之見解上與譯者可謂相同，蓋宗教漠視及掩藏人之原始天性，不知人性實爲最難於克服者。饑餓，性愛與貪婪爲三大天性，數千年來之宗教文化浸潤，迄未能使之淡淡，人可一次二次抵抗誘惑，但終爲誘惑所毀。「雨」之主角台維遜之毀滅可爲殷鑑矣。本篇譯自 *Clark Great Short Novels of the World*.

譯者 三十年三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快到睡覺的時候了，他們明早醒來就可以看見陸地。馬費爾醫生點着他的煙斗，倚着船欄，探首向天空四處尋找南十字之所。在前線經過兩年的時光又受了一次不應該那樣長久還未痊癒

的傷，他心裏想着能夠到阿皮阿去靜靜地休養至少一年覺得很是快樂。他現在雖在旅途中，但已然覺得病似乎好一些了。

明天有些旅客將在巴果巴果下船，因此他們在晚上開了一個



跳舞會，在他的耳鼓裏尙敲着機械鋼琴發出的逆耳的調子。但是甲板上是沉寂了。不遠，他看見他的妻躺在一張長椅上和台維遜夫婦談話，他就移步向她走去。他在燈光下坐好，脫去他的帽子，這時你看見他有很紅的頭髮，頭頂禿了一塊，有長着雀斑的紅皮膚和他的紅頭髮陪襯着。他年約四十，身材消瘦，一副瘦臉長得很整齊，但是帶着迂腐的氣味；他說話時帶着蘇格蘭口音，聲音很低，很平和。

台維遜夫婦是傳教師，馬費爾和他們在船上相識，便親熱起來，這是因爲時常接近的緣故，並不是因爲他們之間在嗜好上有甚麼相同之點。他們對於那些整天整夜在吸煙室內打撲克，打布利支或喝酒的旅客都懷着不肖的心理，這是他們間的主要聯繫點。馬費爾太太心想她和她的丈夫是台維遜夫婦在全船的旅客裏願意接談的人，覺得很自豪，甚至醫生自己——雖然羞怯但不是傻子——也半不自覺地承認台維遜夫婦的盛意。他是好辯論的，那晚回到艙裏他竟吹毛求疵起來。

「台維遜太太剛才說如果沒有我們，他們真不知怎樣挨過這回旅行呢，」馬費爾太太在卸裝的時候說。「她說在船上所有的人裏，他們願意交談的僅是我們。」

「我不以爲一個傳教師竟能以大人物自居，架子擺得十足。」

「這不是羅架子，我了解她的意思，如果台維遜夫婦和那吸煙室裏一堆粗人混在一起，我想不大好。」

「他們的教主還不像他們那樣拒人於千里之外呢！」馬醫生笑着說。

「我屢次勸告你不要拿宗教來取笑，」他的妻答道。「我不願意有你那樣的皮氣，你總不找人家的好處。」

他拿他的淺藍色的眼睛向她斜瞟了一下，但是沒有回答。經過多年的結婚生活後，他知道讓他的妻說完末一句話就不再理她比較地能夠保持兩人間的安寧。他比她先脫衣，後來便爬上上面的牀位，躺好看書，直至入睡。

第二天早晨他走上甲板時，船已駛近陸地。他以貪婪的眼光望着地，一帶銀白色的狹海灘稍上便是滿覆着草木的山坡，濃厚而青翠的椰子樹林差不多長到海邊上來，在樹叢中你可以看見薩摩亞人的草房；這裡那裡閃着白色的是一座教堂。台維遜太太來到他的旁邊站着。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頸上戴着一條金鍊，鍊上掛着一個十字架。

她是一個小身材的女人，毫無光澤的褐色頭髮編成繁複的式樣，她有一雙藍色的眼睛藏在一副小的夾鼻眼鏡後面。她的臉是長的，像羊，但是看起來她不像笨，反之，似乎很靈活；她的舉動敏捷得像一隻鳥。最特別的是她的聲音——高，金屬般的响亮而少變化，落在耳鼓裏引起生硬的單調感覺，刺激着神經像空氣鑽那樣無情的嘈响似的。

「你們現在一定覺得好像到家了，」馬費爾說，臉露着淺淺

的勉强的笑容。

「我們那裡的島是低的，不像這些島那樣高。都是一些珊瑚島。這些島是屬於火山帶的。這裏離我們那兒還有十天路程呢。」

「在這一帶，那好像家就在隣街似的。」馬醫生帶着詼諧的語調說。

「噫，那是過甚其詞的說法，在南海一帶，人對於距離確有不同的看法。你的話倒有點對。」

馬醫生輕微地噓了一口氣。

「可喜我們不是被派到這裏來，」台維遜太太接着說。「他們說在這裏傳道異常困難。因為時常有輪船經過的緣故，居民的生活甚為不靜，何況又有海軍在此駐紮，這對於土民有壞的影響。在我們那地方，我們沒有這些困難，那裏自然也有一兩個商人，但是我們設法教他們守規矩，如果他們不守規矩，我們便叫當地的人和他們為難，最後他們只得一走。」

她把眼鏡夾在鼻樑上，向那青翠的島嶼狠狠地注視着。

「對於傳教師，這裏是一個毫無希望的地方，我們萬幸能躲開這裏，不知道怎樣感謝上帝才好。」

台維遜的傳道區是薩摩亞北方的一群島嶼，這些島都離得相當遠，所以他要時常駕着獨木舟作長距離的航行。這些時候，他的妻便代他管理教會的事務。馬醫生想着她管理那教會時所必有

的效率，心裏有點發悶。

她說到土人的邪惡時聲音高得可怕，同時又帶着極端厭惡的調子。她對於良善具有特殊的感覺。他們認識不久，她就對他說：

「我們初到那些島的時候，島上土人的婚姻風俗簡直是可怕極了，這些恕我不能告訴你，但是我要告訴馬太太，讓她再告訴你。」

後來他看見他的妻和台維遜太太挨着甲板上的椅子作一小時的密談。他在她們前面來往散步着運動，聽見台維遜太太激動的耳語，像是山裏遠處急湍的水聲似的。他看見他的妻的張開的嘴和蒼白的臉色就知道她在享受一種可驚的經驗。晚上在房艙裏，她屏着氣息，將她所聽見的全告訴他。

第二天早晨台維遜太太見着馬醫生就高興地喊道：

「我怎樣對你說的？你從來聽見過更比那樣可怕的事沒有？你不怪我不能親自告訴你吧，雖然你是個醫生。」

台維遜太太細細地相他的臉，她懷着一種戲劇般的殷切心理，看她所預期的效果達到了沒有。

「你不奇怪我們初到那裏的時候覺得很為難吧？我告訴你無論在那一個村子裏想找一個好女子簡直是不可能，你不會信我吧！」

她用那個「好」字來表示嚴格的專門意義。

「台維遜先生和我商量的結果，決定第一件要作的事就是禁止跳舞。那裏的土人對於跳舞簡直是發狂。」

「我年青的時候並不討厭跳舞，」馬醫生說。

「昨晚我聽見你要求馬太太和你跳舞，我就猜出來。我想一個男人和他的妻跳舞是沒有什麼不好的，但是後來我看她不願跳心裏便覺得舒坦。在那種情形之下我想還是我們不和他們混在一起好。」

「在什麼情形之下？」

台維遜太太的眼睛從夾鼻眼鏡後面向他急看了一下，但是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對於白人，這是不盡相同的，」台維遜太太接着說，「雖然我很同意台維遜先生所說的。他說他不明白一個丈夫看着他的妻在別人的懷抱裏怎樣能忍受得住。以我而論，我自從結婚以後就沒有跳舞過。但是土人的跳舞是完全另一回事。跳舞的本身不但是不道德，而且可以產生不道德的行爲。但是我要感謝上帝，我們竟能把它撲滅了。我敢說在我們的教區裏面八年來沒有一個人會跳舞過。」

船在這時已駛進港口。馬費爾太太也走上甲板和他們在一起。船急轉了一個彎，然後慢慢地前進。這是一個被陸地所包圍的大港，可容一隊主力艦，四周都是高峻的青翠山峰。近口處向着海風是總督的花園和房子。旗杆上掛着美國旗，倦怠地飄舞

着。船經過兩三座整潔的平房和一個網球場以後便到了有許多貨棧的碼頭。

台維遜太太指出二三百碼外泊岸的一隻帆船，那是載他們往阿皮阿去的船。碼頭上是一群自島上各地來的，急切的，喧鬧的，愉快的土著，他們來此有些是出於好奇心，有些是向到雪尼去的旅客兜攬生意。他們拿着菠蘿，香蕉，「他巴」布，貝殼或鯊魚齒做成的項鍊，「卡瓦」碗，和軍用獨木舟的模型。在他們之間閒遊着的是一群美國兵，穿得很整潔，臉剃得很光滑，帶着真爽的表情。此外尚有一些當地的官吏。

當他們的行李往岸上搬運的時候，馬費爾夫婦和台維遜太太注視岸上的人群。馬費爾醫生看見大多數的小孩和少年患着熱帶的皮膚病，有着變形的傷口像蟹伏的膿瘡似的。他內行的眼第一次看見患象皮痛的人——有着一隻腫脹肥重的手臂或是拖着一隻變得像樣子的腿的人——的時候，閃着注意的光。

男人和女人都穿着「拉瓦——拉瓦」。

「這是一種極不雅的服裝，」台維遜太太說。「台維遜先生以為法律應該禁止的。你怎能希望一般只在腰上纏着一塊紅布的人會有道德的行爲呢？」

「這種服裝對於此地的氣候是很合宜的，」馬費爾醫生說，一面擦去頭上的汗。

他們走上地面。時間雖然是清晨，但是天已熱得逼人。被周

## 雨

團的山峰環抱着的巴果巴果，一點風也透不進去。

台維遜太太接着以尖而高的嗓子說道：「在我們的島上我們幾乎消滅了『拉瓦拉瓦』。穿那種衣服的人只有少數的老人，所有的婦人們都穿上包身的長衣，男人們都穿上褲子和上衣。台維遜先生來到島上不久在他的報告書裏說：要想島上的居民篤信基督，只有令十歲以上的孩子們全穿上褲子。」

台維遜太太說着，一面拿她的像鳥一般迅速的視線看了飄到港口上空的黑雲。有幾個雨點開始落下來。

「我們還是去躲一躲雨好，」她說。

他們跟着一群人奔向一所大洋鐵棚裏去，這時雨像傾盆似的落將下來。他們站了一會兒，台維遜也走過來和他們在一起。

一路上台維遜對於馬費爾夫婦頗為客氣，他不像他的太太那樣喜歡交友，大部分的時間都消磨在看書上。

他是一個沉靜，陰沉的人，他對人的和藹態度使人覺得他在盡他的責任——以基督精神加於他自己身上的責任。在天性上，他是沉默的，甚至幽鬱的。

他的外表頗為特別，很高很瘦，四肢很長，好像連接得不甚牢固。他有凹陷的臉頰和奇高的顴骨。他的神氣是那樣的淡漠，但是當你看見他那厚而富於性感的嘴唇時，你會感覺詫異。他的頭髮很長。深藏在眶內的黑眼睛是大而帶着悲哀的表情的。他的手有着長而大的手指，頗為雅觀，並且使人覺得他很有力氣。

但是人對於他覺得最奇怪的是一種被抑壓着的火樣的情感，這給人一種深刻的印象，且使人覺得不自在，覺得他不是一個容易親近的人。

他帶來一件不使人歡迎的消息。島上忽然發生疹疫（這種病對於康那卡斯人是一種嚴重而常常可以致死的病）。他們要搭乘的帆船上有一個船員得了這種病，病人已經抬到岸上去，並已在檢疫所的附屬醫院內治療，但是阿皮阿來電說：在未證明船上無其他船員患同樣的病症之前，該帆船不能駛進阿皮阿港。

「這意思是我們至少要在這裏呆上十天。」

「但我必得趕到阿皮阿去，那裏的病人需要我，」馬費爾醫生說。

「那也沒有法子。如果船上不再發現病人的話，船可以搭載白人開行，但是土人在三個月內不能乘船。」

「這裏有旅館沒有？」馬費爾太太問。

台維遜低聲笑了一下。

「沒有。」

「那麼我們怎樣辦呢？」

「我已經和這裏的總督談過。靠近海岸有一個商人，他有房子出租。我的提議是一等到雨停住的時候，我們就到那裏去再想辦法。我們自然不要妄想舒服，如果我們得到一張床睡覺，頭上有房頂，那就夠好的了。」

但是雨總沒有停的樣子。最後，沒有法子，他們拿着雨傘，穿上雨衣走了出去。

他們所見的僅是幾所官家樓宇，一兩個商店；在它們的後面，在椰子樹和羊角蕉的樹叢裏，有幾所土人的房子；這地方不像個都市。

他們要找的房子離着碼頭有五分鐘的路，是兩層樓房，每層有廣闊的晒台，房頂是用波紋形的洋鐵搭蓋的。

房主是一個名叫荷恩的雜種，他有一個土著的妻，生了一群棕褐色的孩子。在房子底層，他開了一間買罐頭和棉織品的舖子。

他領他們看的幾間屋子裏，幾乎一點傢俱也沒有，馬費爾醫生的屋子只有一張破舊不堪的牀和一頂破蚊帳，一把破椅子和一個洗臉盆。

他們向四周看了一下，覺得有點沮喪。雨還是不停地下着。

「我只想把我們急需的東西拿出來，」馬費爾太太說。她在打開箱子時候，台維遜太太走了進來，她的樣子很爽快敏捷，不愉快的環境對於她沒有影響。

「你如果聽我的勸告，你最好是拿一根針和一塊布立刻把那蚊帳修補一下，不然，你今晚一點也不能睡。」

「蚊子很利害嗎？」馬費爾太太問。

「這正是蚊子季候，將來你在阿皮阿被邀到政府大樓去參加

宴會的時候，你會看見女客們都得到枕套似的東西把她們的——她們的下體放在裏面。」

「我希望雨停止一會兒，」馬費爾太太說。「如果太陽露一露面我會好好地地方收拾一下。」

「哦，如果你等那個，你要等很久的時候，巴果巴果大概是太平洋上最多雨的地方，那些山和那海灣都是招雨的。無論如何，每年在這個時候誰都想到天是要下雨的。」

她看着馬費爾又看看他的太太，兩個人無能地分開站在屋裏，各在一處，像迷失的靈魂似的。她嘮一嘮嘴，她知道她必定要照顧他們，像他們那樣毫無能幹的人使她覺得不耐煩，她的手屢着要把事情弄得妥當。

「來，你給我一根針和一塊布，讓我把那蚊帳補一補。同時你去繼續打開箱子取東西。午飯在一點吃。馬大夫，我看你最好還是到碼頭去看看你的重行李是否放在乾的地方。你知道那些土人會把你的箱子露天擺着，讓雨不斷地淋它。」

馬費爾於是又穿上雨衣走下樓去。在門口他看見房東荷恩站着和船上的舵工及一個同船來的二等艙乘客談話。那乘客馬醫生在船上曾看見過幾次。

那舵工是一個矮小，不整潔的人，衣服極髒。他看見馬醫生走過就向他點點頭說：

「這疹子真是糟糕，我看見你們已經在這兒住下了。」

馬費爾心想這人未免太隨便，但他是一個眼小的人且不容易被人激惱，於是答道：

「是的，我們在樓上找着一間房子。」

「湯森姑娘要和你們同船到阿皮阿去所以我把她帶到這裏來。」

舵工拿大拇指指着站在他旁邊的一個女人。她的年紀約二十七，肥鈍，有着粗俗般的美。她穿着一件白色衣服，戴着一頂白色大帽子，她的肥胖的小腰子套在白襪子裏面，在長筒的白羊皮靴子上突出着。她給馬費爾一個討好的笑容。

「這傢伙竟這一間小屋子要我一塊半錢一天，」她粗聲說道。

「佐，我對你說吧，她是我的朋友，」舵工說。「她不能給一塊錢以上的房價，我想你就要她一塊錢一天好了。」

那商人的臉長得肥胖而光滑，總是靜靜地微笑着。

「好吧，斯宛先生，照你這樣說，我想想法子看吧，我去和我的太太商量看，如果我們想可以減租，我們一定減。」

「不要搗亂啦，」湯森姑娘說。「咱們現在就講好，我每天給你一塊錢房錢，多一點兒也不給。」

馬費爾笑了一下；他羨慕她論價時的厚顏。他是一個人家要多少就給多少的人，寧願多給也不願和人爭價。

那商人歎一口氣。

「好吧，看斯宛先生的面子，我就要一塊錢一天。」

「那是我的東西，」湯森姑娘說。「請進來喝點酒吧，斯宛先生，我那提包裏有點真正的好麥酒，如果你肯把它拿進去的話。大夫，你也來。」

「哦，我不能去，謝謝，」他說。「我正要到碼頭去看看我的行李是否妥當。」

他走到雨裏去。這時大雨正從港口那邊掃蕩下來，對面海岸是一片模糊。他遇見兩三個只穿着「拉瓦拉瓦」的土人，拿着大雨傘，他們從容不迫地直着腰身走着。他們在他身邊走過時嘻笑着臉，用一種奇怪的言語向他招呼。

快到吃晚飯時他才回來。晚餐已在商人的客廳裏擺好，那屋子不是為住人而是為增加主人的體面的。廳裏充滿着一種霉爛抑鬱的氣味，四周的牆整齊地擺着一套罩着印花絨布的傢俱。在天花板中心掛着一個鍍金的燭台，天花板上糊着黃色的紗紙，免得為蒼蠅所污。

台維遜還沒有回來。

「我知道他去見總督去了，」台維遜太太說。「我想大概是總督留他吃飯。」

一個土著小女孩兒端上一盤漢堡牛排來。過了一會兒，商人走上來看看他們還需要什么。

馬費爾說：「荷恩先生，我知道我們有一個同住的客人。」

「她僅是租了一間房子吧了，她自己帶着伙食，」商人答道。

他以討好的眼光看了二位女客一下。「我把她放在樓下免得碍事。她不會和你們麻煩的。」

「是不是和我們同船的人？」馬費爾太太說。

「是的，太太，她搭的是二等艙，她要到阿皮阿去，那裏有一個會計的職務等着她去做。」

「哦！」

商人走後，馬費爾說：

「她一個人在屋裏吃飯我想一定是怪沒有意思的。」

「如果她是坐二等艙的，我想她還是那樣的好，」台維遜太太說。「我不知道她到底是誰。」

「舵工帶她來的時候，我正巧遇見她，她的名字是湯森。」

「是不是昨晚和舵工跳舞的那個女人？」台維遜太太問。

「我想一定是那個女人，」馬費爾太太說。「我那時納悶她是個什麼人，我覺得她有點兒浪漫。」

「完全不是個好東西！」台維遜太太說。

他們開始談到別的事情。晚飯後，他們因為早起覺得疲倦，就分散睡覺去了。他們一覺醒來，雖然天還是灰色的濃雲低垂，但雨是停住了。他們於是走到美國人沿着海灣修的馬路上去散步。

他們回來的時候，台維遜也剛進門。

「我們也許要在這裏呆兩個禮拜，」他不耐煩地說。「我和總督交涉了半天，但是他說一點也沒有別的法子。」

「我的先生想快快地回到他的地方工作，」他的妻說，不安地看了他一眼。

他在晒台上走來走去：一面說：「我們離開那裡一年了，教會的事交給土人教士代管，我深怕他們把事情辦壞了。他們都是好人！我對於他們沒有什麼不滿的地方。他們敬信上帝，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們的信心可以使國內許多基督徒感覺慚愧。他們就是缺乏精力，他們可以一次兩次抵抗誘惑，但是不能老是那樣。如果你把教會的事交給一個土人教士管——不論他是怎樣地可靠——不久你總會發現他弄出許多弊病來。」

台維遜忽然站住。有着高而瘦的身材，一雙大眼睛在蒼白的臉上閃着光芒，他確是一個令人起敬的人物。他的熱誠由他的姿態上的火般熾烈和洪亮的嗓音很明顯地看出。

「我要使我的工作非常清白，我要動作，並且要立時動作。」

如果一棵樹是腐壞的，我們就應該把它砍下來，扔到火裡去。」

晚上吃完茶點（那是他們一天之內最後的餐事）以後，他們坐在那溼溼的客室裏，女人們作着手工，馬費爾醫生抽着他的烟斗。這時，台維遜把他在島上傳道的事告訴他們。

「我們初到那裏的時候，他們對於罪惡連一點觀念也沒有，

「他說。『他們一條一條地打破十誡，但是一點兒也不知道是罪過。我現在想我的工作中最困難的一部分是使土人們得到一種罪惡觀念。』」

馬費爾醫生和他的妻已經知道台維遜在索洛門群島工作了五年之後才遇見他的妻。她曾在中國傳教。他們在波士頓休假中參加一個傳教師大會時得以相識，他們結婚後就被派到島上工作，一直到現在。

在他們和台維遜交談的過程中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台維遜的絕不畏縮的勇氣。他是一個醫藥傳教師，所以他隨時都可以被請到群島中的島嶼上去。在雨季，一隻捕鯨船在波濤洶湧的太平洋裏，也是不很安全的；但是他時常要坐獨木舟渡海，那危險是很大的。一遇見有人患病或是遭逢意外的時候，他從來未遲疑過。曾有十幾次他整個夜裏和死神奮鬥。他的妻有幾次以為他死了，放棄了一切希望。

她說：「有時候我求他不要去，或是等天氣轉佳時再去；但是他從來不聽我的話。他是一個固執的人，一經下了決心，什麼也不能使他改變。」

台維遜大聲說：「如果我害怕，我怎麼能夠使土人們相信上帝呢？我是不怕的，我什麼也不怕，他們知道如果他們遇見什麼不幸的事來請我的時候，在可能的範圍內我一定會去的。你想，當我去替上帝作事的時候，他會不顧我嗎？風本着上帝的意旨

怒號着，波濤在上帝的命令下洶湧着。」

馬費爾醫生是個胆怯的人，他深怕戰場上飛來飛去的砲彈的叫聲。他在前線傷兵急救所施行手術時，他為壓制他的震動的手，汗便從他的眉際流下，使他的眼鏡模糊。他現在看着那傳教師心裏有點抖顫。

「我希望我也能說我從來不怕，」他說。

台維遜反駁他：「我希望你說你相信上帝。」

那晚，台維遜不知為什麼回想起他和他的妻起初在群島上度過的那些日子。

「有時，我的太太和我便互相看着，淚從我們的臉上流下來。我們不停地工作，不分晝夜，但是我們好像未得到什麼進步似的。如果那時沒有她在旁，我真不知道怎樣才好。當我感覺到沮喪，當我快到絕望的時候，她給予我以勇氣和希望。」

台維遜太太低着頭看她的手工，一片淡的紅雲飛上她的瘦頰上。她的手稍微抖顫着，她不敢相信自己來說話。

「沒有人幫助我們，我們是孤獨的，我們離開白人數千里遠，我們為黑暗所包圍。當我感覺失意和倦怠的時候，她便把手工放在一邊，拿起聖經來給我念着，直到寧靜來臨，加到我的心靈上，好像睜眼加在一個小兒的眼臉上一樣。當她後來合上聖經的時候，她便對我說：『我們應該不管他們怎樣也去拯救他們！』我於是又加強了對於上帝的信心，我便答道：『是的，得上帝



的助力，我要教他們，我一定要教他們！」

他走到桌子那裏，站在桌前，好像那是讀經台似的。

「你看，他們天生就是那樣敗壞，甚至連自身的醜惡都不覺得。我們必得把他們認為是自然的行爲定作罪惡，我們必須不但把姦淫，說說和偷物認爲是罪惡，就是露體，跳舞，和不到教堂去也是罪惡。我把女子袒胸和男子不穿褲子都定爲罪惡。」

「你怎樣定罪呢？」馬費爾醫生問，覺得有點奇怪。

「我罰他們。很明顯的想叫人知道一種行爲是罪惡，只有在他們犯罪時候處罰他們。如果他們不到教堂來我便罰他們，如果他們跳舞我罰他們，如果他們衣不蔽體我罰他們。我立下一種處罰的法則，人每犯了一種得出錢或作工抵罪。最後我使他們明白過來。」

「但是他們從來未曾拒絕交出罰款嗎？」

「他們怎能不繳呢？」台維遜問。

「敢和我的丈夫對抗的一定是個勇敢的人，」台維遜太太說，把嘴唇緊合了一下。

馬費爾醫生不安地看了台維遜一眼，他所聽見的話使他感覺厭惡，但是他立刻表示不贊成。

「你要知道我最後還可以把他們逐出教籍。」

「他們在乎嗎？」

「沒有教籍，他們不能出售他們的乾椰子肉，他們打魚也分

不着魚，這和挨餓差不多。是的，他們是很在乎的。」

「把弗雷得·奧遜的事告訴他，」台維遜太太說。

那傳教師拿他火般的眼光釘着馬費爾醫生。

「弗雷得·奧遜是一個丹麥的商人，來到島上已經多年，他在商人群中算是很闊的。我們來到的時候，他就不大高興；他是獨斷獨行的；他向土人們買乾椰子肉，隨便給他們一個價，並且拿東西和威士忌酒給他們當作買價。他有一個土著太太，但是她對她非常不忠。他是一個酒鬼。我給他一個機會改過自新，但是他那樣作。他嘲笑我。」

台維遜說到最後幾個字的時候，語聲低下去成了深沉的低音。他沉默了一二分鐘，這種寂靜充滿了威脅的意味。

「兩年內他破產了。他失去二十五年來辛苦賺來的一切。我使他破產！最後他沒法，不得不來見我，像一個乞丐似的求我給錢他回到雪尼去。」

「我願你們能夠看見他去見我的丈夫那時的樣子，」他的太太說。「他本來是一個強壯的人，頗爲肥胖，說話聲音也响亮。但是他來見我的丈夫的時候，却瘦了一半，揮身抖顫着。他忽然變成一個老人。」

台維遜不經意地望着屋外的夜色。雨又落將下來。

忽然從屋下傳來一種聲音。台維遜轉過身來，懷疑地看着他的妻。那是留聲機的聲響，粗而大，調子由弱轉強。

「那是什麼？」他問。

台維遜太太把夾鼻眼鏡在鼻子上放穩些。

「有一個二等輪的旅客租了底下的一個房間，我想聲音是從那裏來的。」

他們靜靜地聽着，這時他們聽得跳舞的聲音；後來音樂停止了，他們聽見開瓶塞的聲音和熱烈的談話聲。

「我敢說她在宴請同船的朋友話別哩，」馬費爾醫生說。「船不是在十二點開嗎？」

台維遜未說話，但是看着他的手錶。

「你可以走了嗎？」他問他的妻。

她站起來摺起她的手工。

「是的，我想可以走了，」她說。

「現在去睡有點嫌早吧？」馬費爾醫生說。

「我們還要看許多書呢，」台維遜太太解釋。「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睡前一定要念一章聖經，然後按着聖經上的註解來研究它，澈底地討論它，這是對於頭腦的一種很好的訓練。」

這兩對夫婦互相道了晚安。馬費爾和他的太太留在客廳裏，他們有兩三分鐘沒有說話。

「我想去拿紙牌玩，」馬費爾後來說。

馬費爾太太猶疑地望着他。她聽了台維遜夫婦的談話以後覺得有點不自在，但是她不願說他們最好是不耍玩牌，因為台維遜

夫婦不知什麼時候會進來看見他們。馬醫生拿了牌來一張一張地鋪開獨玩。樓下歡樂聲繼續着。

第二天天氣頗佳，馬費爾夫婦看着要在巴果巴果閒散兩個星期便設法來消磨這些日子。他們到碼頭去打開箱子取出好幾本書來。馬醫生拜訪島上的海軍醫院的外科主任大夫和他巡視了病牀一週。馬費爾夫婦後來向總督送上他們的名片。在回路上他們遇見湯森姑娘。馬醫生脫去他的帽子。她以大而愉快的聲音對他說了一聲：「大夫，早安。」她和前一天一樣也穿着一件白色衣服，她那發亮的高筒白皮靴，靴上那兩條肥腿在這異域的風光裏給人一種奇異的印象。

「我想她穿得不大相宜，」馬太太說。「我覺得她非常俗氣。」

他們回到住處的時候，看見她在晒台上逗着商人的一個黑孩子玩。

馬費爾醫生對他的妻耳語說：

「你去和她說幾句話，她在這裏很孤獨，不睬她好像不大和氣。」

馬費爾太太天性上是怕羞的，但是她很聽從她丈夫的話。

「我想我們是一同住在這裏的房客，」她說，笨拙地。

湯森姑娘答道：

「真可怕，不是嗎？住在這裏就像困在一個鄉下地方似的，

他們對我說我的運氣好還能夠找着一間房子。我不願住在土人的房子裏，別的人沒有法子也得將就。我不知道爲什麼這裏連一家旅館都沒有。」

她們又交談了幾句。龐大饒舌的湯森姑娘顯明是很願閒談的；但是馬費爾太太是不健談的。她說：

「我想我們上樓去了。」

晚上他們坐下喝茶的時候，台維遜一進來便說：

「我看見樓下那個女人和幾個水手坐在一起，我不知道她怎會和他們認識的。」

「她不能過於挑選她的朋友的，」台維遜太太說。

他們經過一天毫無目的和散懶的生活後都覺得有點疲倦。

馬費爾醫生說：「如果我們這樣度過兩個星期，我不知道我們最後會膩到什麼田地。」

那教士答道：「唯一的辦法是在一天之內作各種不同的活動。我要分開時間來看書，操練身體和娛樂，不管它是晴天或是下雨。在雨季裏你是不能顧慮雨的。」

馬費爾不安地看着台維遜，他的計劃使他在心裏發悶。

他們又在吃漢堡牛排，那廚子好像只會做這一種菜似的。樓下的留聲機又在開着，台維遜一聽見便不安地驚覺，但是沒有說什麼話。男子的聲音浮到樓上來，湯森的客人正在唱一支流行的歌。他們隨即也聽見她的聲音，粗而大。喊叫聲和笑聲不絕地飄

上來。樓上這四個人雖然在試着談話，但不由自己地聽到酒杯的叮噠聲和椅子的軋軋聲。無疑地又有些人到來了。湯森姑娘是在請客。

「我奇怪她怎會請這許多人來，」馬費爾太太說，突然打攪了教士和她的丈夫之間的關於醫藥的談話。

這表明她在想些什麼。台維遜雖然在談着科學的事，可是由他臉上的肌肉的痙攣看來可知他的腦子也在向同一方向忙着。馬費爾醫生正在乏味地談到他在弗蘭得爾戰線上所得到的外科經驗時，台維遜忽然喊了一聲，跳了起來。

「阿爾弗烈，怎麼回事啊？」他的妻問。

「我沒想到她一定是從夷威利來的。」

「她不是的。」

「在火奴魯魯上船，這是很明顯的，她想在這裏作生意。在這兒！」

他憤怒地說着最後幾個字。

「什麼是夷威利？」馬費爾太太問。

他拿憂鬱的眼睛望着她，他的聲音因恐怖而抖顫。

「那是火奴魯魯的罪惡之藪，那是火奴魯魯的紅燈區，那是我們的文明的污點。」

夷威利是在火奴魯魯城的邊緣上。你在夜裏順着港口的小街走，經過一座脆弱的橋樑後，你走到一條人跡稀少的路上，路面

滿是車轍和窟窿。順着路走，你便忽然踏進光亮裏。路的兩旁有停汽車的場所，有陳設俗麗燈光明亮的酒店，每家發出嘈雜的機械鋼琴聲，又有理髮館和香烟舖。空氣裏有特殊的動蕩和一種預期的歡樂的感覺。

你隨意向右或向左走進一條窄的巷，你便走到那區裏，這是因爲那條路把夷威利分爲兩部的緣故。你看見一行一行的小平房，整齊地油着鮮明的綠漆，房與房之間的小徑是寬而直的。

這區的輪廓像是一個花園之都，它那表面的端莊，那秩序的井井和它的整潔給人一種恐怖的印象，因爲愛的追求從來沒有像這裏那樣地系統化和秩序化的。小徑很少是有燈的，如果不是因爲燈光從房子的窗戶裏射出來，會是黑暗的。

男人們在區裏閒遊着，看着坐在寶裏的女人，她們或是看書，或是縫衣，對於行人大多是不注意的。這些男人和女人是一樣的有許多不同的國籍：有美國人，這些大都是停在港中的船舶的水手，從砲艇下來的醉兵和駐在島上的黑白兵士群；有日本人，二三成群地走着；有夏威夷人；有穿着長袍的中國人；有戴着大帽子的菲律賓人。他們靜默着像是感受了壓迫。慾是憂鬱的。

「那是太平洋中最敗壞的地方，」台維遜憤憤地大聲說。「傳教師們想消除它有年，最後火奴魯魯的報紙也起來反對它，但是警察竟袖手不理，他們的理由是邪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最好

是把它集中在一地統制它，其實是他們被人買通！買通！他們接受酒館主人，惡徒和妓女們的錢。最後他們敵不過輿論的攻擊不得不起來取締。」

馬費爾醫生說：

「船在火奴魯魯靠岸的時候，我從當地的報紙知道這事。」台維遜接着說：「包藏着罪惡和污穢的夷威利在我們到那裡的一天便停止存在了，所有的妓女全被帶到官裏去。我不知道我爲什麼不立時知道那女的是什麼人。」

馬費爾太太說：「你們談到這事令我想起她在開船前的幾分鐘才走上船，我那時想她倒很自在的。」

「她胆子真大，怎麼敢到這裏來，」台維遜憤憤地喊道。「我決不讓她！」

他向屋門大步走去。

「你想怎樣辦呢？」馬費爾問。

「你想我會怎樣辦呢？我去阻止她，我不讓這個屋子變成……變成……」

他想找一個字免得太太們覺得逆耳。他的眼睛閃爍着，在憤怒的感情下他的蒼白的臉益形蒼白。

馬醫生說：「樓下好像有三四個男子在那裡，你想現在就進去不嫌太急驟嗎？」

教士輕蔑地看了他一眼，便一聲不響地推門出去了。

「如果你們想我的丈夫因爲他個人的危險而不去履行他的責任，你們便不了解他，」台維遜太太說。

她坐在那裏，雙手不安地互相緊握著，她的高額骨上飛起一塊紅雲，靜聽樓下即將發生的事。他們都聽著。他們聽見他踏著木梯下樓，然後猛然將門推開。歌聲突然停止，但是留聲機繼續發出粗俗的調子。他們聽見台維遜的聲音，接著是一種重物跌落的响聲，音樂倏然停止，他已經把留聲機扔到地板上去；然後他們又聽見台維遜的語聲，但不知道他說些什麼。接著他們聽見湯森的聲音，响亮而尖銳，其後是一片嘈雜聲，好像幾個人在同時拼命大喊似的。

台維遜太太輕輕地喘了一口氣，更緊地握著她的雙手。馬費爾醫生不安地看看她，又看看他的妻。他不願下樓去，他不知道她們希望他下樓去不。這時傳來一種毆打的聲音，這聲音越發地清楚，好像台維遜被人扔到屋外似的，接著是屋門猛力關上的聲音，其後靜寂了片刻，他們聽見台維遜拾梯上樓一直走進他的屋子裏去。

「我去看看他去，」台維遜太太說。

她站起來走了出去。

「如果你需要我的時候只管叫我，」馬費爾太太對她說。她走了之後，馬太太又說：「我希望他沒有受傷。」

「他爲什麼要管別人的閒事呢？」馬費爾醫生說。

他們默默地坐了一二分鐘，後來忽然驚起，因爲樓下的留聲機又唱了起來，輕蔑地；幾個嘲笑般的嗓子粗聲合唱了一個謠歌。

第二天台維遜太太的臉色顯着蒼白而疲倦，她說她頭痛，她的樣子顯着蒼老。她告訴馬費爾太太說台維遜一夜沒有睡，他通宵都在極端激動裏度過，在清早五點鐘的時候就起身出去了。他們把一杯啤酒潑在他的身上，他的衣服沾了污點，並發出臭味。台維遜太太說到湯森的時候，眼裏閃爍着陰沉的怒火。

「她將來會後悔辱台維遜先生的，」她說。「他有一條很好的心腸，一個人有爲難的事求他，沒有不得到安慰的。但是他對於罪惡是沒有憐憫心的，當他的怒氣上來的時候，他是可怕的。」

「但是他怎樣去對付她呢？」馬費爾太太問。

「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他一定有相當辦法。」

馬費爾太太戰慄了一下，那小婦人的肯定的態度裏顯然包含着一种恫嚇的意味。她們那天早晨一塊兒出去，並着身子走下樓梯。湯森的屋門開着，她們看見她穿着一件沾污的睡衣拿着一個鐵盤在煮什麼。

「早安，」她招呼說。「台維遜先生今晨好些嗎？」

她們一聲不响，走了過去，揚着頭，好像她不存在似的。她發出一聲大的嘲笑聲，她們不禁氣得滿臉漲紅。台維遜太太忽然

雨

回過身來向她喊道：

「你還敢對我說話！你再敢侮辱我，我要把你從這裏趕出去。」

「喂，是我叫台維遜先生來找我的嗎？」

「不要理她，」馬費爾太太急急地向她耳語說。

她們繼續向前走，直到湯森聽不見她們說話。

「她真是沒臉，沒臉，」台維遜太太憤然說。

他的怒氣幾乎使她不能呼吸。

她們回去的時候遇見湯森向着碼頭走去。她把她所有的好東西都穿戴起來，她那白的大帽子上面飾着粗俗炫耀的花朵對於她們簡直是一種冒犯。她在她們旁邊走過的時候，高興地向她們打招呼。有幾個美國水手站在那裏看見那兩位太太冷冷地瞪着眼睛不睬她的樣子，便張開嘴笑了。她們剛回到屋裏，雨便落將下來。

「我猜她那一身好衣服都給雨淋壞了，」台維遜太太說，發出一聲冷笑。

她們午飯吃了一半的時候，台維遜才回來。他的衣服都淋濕了，但是他不去更換。他惱怒地坐着，一聲不響，只吃了一點東西便拒絕多吃。他呆呆地望着傾斜的腳。台維遜太太把她們兩次遇見湯森的事告訴他。他未作聲，僅是他那越加深刻的怒容表示他已經聽見。

「你想我們應該叫荷恩把她趕出去嗎？」台維遜太太問。「我們不能受她的侮辱。」

「現在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她們住的，」馬費爾說。

「她可以和土人去住。」

「這樣的天氣裏在土人的房子裏住一定是很不舒服的。」

「我曾經在土房裏住了許多年，」台維遜說。

唯一純文藝大型月刊雜誌

# 「中國文藝」

「歡迎訂閱」

社址

北京府右街盔頭作甲三號  
電話東局六三九九號

均各國  
代書內  
售店外

# 天治 (四)

蔣尊禕

## △物治

(一) 吾人物質之原理胥演自上天眞宰之神化妙用推其陰陽五行類乎汽液固電因物制器利用厚生散被萬殊還歸一本就凡見於四子書者證之 (下)

天 治

子謂衛公子蒯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物質的治理。由家庭制度。漸進於鄉村國家制度。而有「消極」與「積極」二大宗旨。以限制而促進之。然后其治效。乃有利而無弊。倘不明此「消極」與「積極」的宗旨。而漫然提高其物率。繁複其物治。未有不發生極大弊害。反以取危亡之咎。故吾東洋聖人。審慎垂訓。以立其準則焉。

物之始利於人也。人知物所具於天之「準則」。格而闡之。制而有之。以合於人用。物之繼利於人也。人窮物所蘊於天之「原能」。推而進之。有而利之。以全於人用。物之終利於人也。人盡物所賦於天之「變化」。因而成之。美而善之。以妙於人用。

西儒赫胥黎論物之擇於天演曰。「適者生存」。經濟上所謂合用者也。斯賓塞爾論物之能以進化曰。「整個的研求」。經濟

上所謂充量者也。亞里士多德論物與人相成曰。「求其變化中之原律。而歸宿於教育」。經濟與教育上所謂盡美盡善者也。

知此。則知本經前後二章中。所具三階段之至理矣。蓋所謂公子荊善居室一章。就家庭經濟言之也。子適衛一章。就國家物治言之也。先家後國。故先叙居室。後叙適衛也。而二章中皆含有上述之三階段的演進法則也。

推公子荊善居室一章。爲指示消極的宗旨。子適衛一章。爲指示積極的宗旨。示消極者。結句含有積極。示積極者。結句含有消極。亦互相匡成之意。記者之用心然也。總之物的治理不可漫無限制。則爲古今來歷試不爽之龜鑑。而東聖所以著之語誠者也。

衛公子荊善居室一章。劈頭先提出個善字。善者能以伸縮裁制此物質經濟。使無枯竭簡陋之患。而亦無豪華侈靡之害。小之居室。大之持國。皆一理也。惟其有所伸縮。故於始有曰合也。惟其有所裁制。故於合曰苟合矣。

凡曰苟者。「僅有而且安之」之意也。亦若於此滿足。不復求其推進者。人於居室一切日用。不能不利其有。以適於吾之生活。故於是必求物之合用也。但能有物以合吾用。已爲人生之幸。不可遽生侈妄之念。必如何周備而始滿足慾望也。故於始有曰苟合矣也。

曰始曰苟。其對於物治。蓋有天德以伸縮而裁制之也。宗旨如是。非事實如是也。（非果不求進步也。）人於居室日用。不能不利其備。以給於吾人之生活。故於是必求物之充足也。但能有物以充吾用。已爲人生之幸。不可遽生侈妄之念。必如何精美而始滿欲望也。故於少有曰苟完矣也。

曰少曰苟。其對於物治。蓋亦有天德以伸縮而裁制之也。亦宗旨如是。非事實如是也。人於居室一切日用。不能不利其精。以裕於吾人之生活。故於是必求物之富美也。但能有物以美吾用。豈非人生大幸。詎可恃爲憑藉。而生驕侈之心乎。故於富有。曰苟美矣也。

曰富曰苟。其對於物治。蓋亦有天德以伸縮而裁制之也。亦宗旨如是。非事實如是也。（非果盡美之後但守於家而不推於國也。）總之東聖以天德主持人生。以心理運用物治。以「消極」爲「存心」。以「積極」爲「手段」。其於物非不求進化而達於



富美也。特能謙退穩健而以漸求之耳。

惟其能謙退穩健。而以漸求夫物之進步。故物之進步也。華符其實。美符其善。有步驟翼翼之階。無鹵莽滅裂之弊。有文明美備之用。無驕侈濫暴之因。此在東洋四千餘年以來。物質雖極繁富。而鮮沉溺滅亡之禍也。此其所以爲善矣。

（東洋家庭生活習俗之美。實由於其道德觀念之深。於此可見矣。）

記者因夫子居室之言。乃竝記其治國之意。衛與魯兄弟之國。疆域毗連。雞犬相聞。而一切風俗物產。亦不相遠。自齊桓扶植以來。其生齒日繁。物力日充。固已蒸蒸向上。夫子所以有庶矣哉之語也。當知此庶字。在春秋戰爭之世。已爲不易。蓋衛有「可爲之物力」爲之基也。

冉有本治「政治」「經濟」之學。今適爲子僕而御車。故因夫子之言而發問曰。既庶之後。當加以何等治法乎。夫子乃明告之曰富之。富之云者。集中物力。而分配之全體國民。使「國家經濟基本」益趨穩固。古所謂藏富於民者也。

在庶之時代。其人民生齒雖繁。物質力量雖多。或未開發而委棄於地。或被隴斷而壅隔不均。土地多非農之所有。物資恒非工商所貿。蓋井田壞而地官廢。諸侯大夫。遂以自私。而至於形成偏畸之經濟狀況耳。在此等情形之下。欲求進步。固非展布其積極的改革政治不爲功。

「富之」二字。在表面似若甚簡。實則必須經過相當之政治籌備。展布相當之政治策略。顧慮事後之政治補救。而後所謂平均地權。集中物力。酌虛劑盈。量贏補絀。所以分配全國農工商賈者。始能實現其功效。否則漏一而害百。事違而效殊。心雖欲使之富。無由達也。

國家生計的餘裕。必因其「物質」與「經濟」之進展力爲比例。「物質」與「經濟」二者。常得保其均勢於人民。不斂於上。不飽於中。不溢於外。則其國力日臻偉大。將形爲磅礴陵厲。不可或侮之體魄。此東洋諸聖所以於庶後致富之深心也。惟是庶而講富。其時宜殊方。其形勢轉變。其習俗扞隔。其設施繁難。因革損益之間。進退予奪之際。精義妙用。時賴紆籌。自非運用全幅政治精神與手腕。奚能有毫厘之加乎。（其事雖相近。而其勢則相睽。不經其艱苦者不知其難也。蓋富在民卽真正社會主義之實施。使皆得均平。故爲難耳。）後儒解經每易言富而難語乎教。殆不明富字本義故耳。

富之爲義也。乃天地眞宰以其大自然界之蓋藏物力。以普錫於善人。而裕其生活之謂也。故其文从富降富。而卜(音延)於下。故其名在洪範。而列於五福之次。后稷播穀。益蕃草木。富之官也。荒政十二以聚萬民。職事十二以頒邦國。富之法也。古聖經緯萬端。惟恐其不盡。其難可知已。

春秋季年。王政墮壞。而諸侯放肆。凡法之不利於己者。盡去其籍。而聚斂遂興。中飽漸啓。或過糴壅川。而貽其害於鄰。或屯膏居奇。而私其利於己。而不知於「生產」「消費」之間。加以調劑。於「贏餘」「需要」之際。制以伸縮。愈恐財散而財愈散。愈防漏卮而卮愈漏。失富之本義故耳。(如吾國有此消費而無此生產。則設法減吾之消費。彼國有此需要而無此盈餘。則從權輸吾之盈餘是也。)

此等精義良法。具在周官王制。雖秦火亡其半。而大要猶存。學者不知返求典籍。精心體會。每迹其貌而遺其神。遂使東洋政治經濟之學。日就蕪沒。良可慨矣。卽如邢昺疏解本經富字。但云施舍薄斂。而不復及其他。要知施舍薄斂。固爲富民之政之犖犖大者。而其外實猶大有事在也。

遠者勿論。周官自地官以保息六以養萬民。以本俗六以安萬民。至於鄉師遂人土均土訓之職。自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夷蠻閩貉戎狄之人民。與其財用六穀五畜。衡量九州。至於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山師川師之職。莫非專事於均地均財。養內養外之富民政策者也。

其法千萬。其官什伯。經緯錯綜。因革乘除。富之政策。菁精蕪繁。蓋「平均調劑」爲其本。「施舍薄斂」爲其末耳。苟不明此等根本義理及作用。而但以片面之富字治法。爲庶字治法之承轉。則厚於此者必薄於彼。富於少數者必貧於多數。階級鬭爭。庸能免乎。

是以禮運遞嬗。而一唯言公。(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官三六。而一唯言均。不公不均。雖富孰享。雖庶孰存。故曰不患貧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聖人之因庶致富也。其必先措意於此。如握左券。冉子之問。夫子之答。固有此等深意存於其間。而豈漫然言施舍薄斂者。所能賅括之哉。(二者皆治標之法。非治本之法。因施舍有時而竭。薄斂有時而窮故耳。)

冉子繼問。夫子繼答。富之加於庶。既有如許經綸。教之加於富。尤具極大作用。天非用富。無以養其人。人非率教。無以保其富。天之生斯人也。豈不欲其安富長養。永世滋息而無患哉。而人終不能者。富則生逸。逸則生欲。欲則啓爭。爭則必亂。人之爲物所利者。終必爲物所害故耳。

孟子所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然後能長養生息。永保其富利而無害矣。故教者。教民親親敬長。分利均財。以長有其富者也。

衛之國計物力。非不充足。而劇曠與出公輒父子君臣軋亂。幾不可以語人。靈公與南子夫婦男女混淆。幾不可以出口。其臣民化之。務競於利。而不復計夫德義。所謂其亡其亡之際。故夫子於富之之後。而特申之以教也。眞所謂不患貧而患不安。凡可以爲尙物質而乏德義者之借鏡矣。

物力鼎盛之國家。每好利營財。而蔑視教育。心實爲己。必美其名曰爲國。利實歸上。必美其事曰爲民。措辭雖不同。技倆如出一貫。古今中外莫不皆然。而今日所謂共產之社會主義。特尤甚哉。

教育之起也。不獨爲民也。其初必始自在上之人。在上之人皆有教育。則無壟斷之心。其法治物治可以期均平有利之效。教育之施也。不獨尙德也。其初必重夫技藝職事。技藝職事普及教育。則無匱乏之憂。(上下皆能生產製造。則無貧富相崎之形。而德育亦日進。)其德教治化。可以期互相共榮之美。

苟於此深心研討。知爲國者。教前必藉夫富。而富後必賴乎教。教非富無以行其教。富非教無以保其富。如環相連。如經錯緯。不得其端。何覩厥緒。不見厥杼。豈識其機。不讀周孔之經。寧知物治之要。本編因採論語此章。爲研討物治者之前揆焉。

子所雅言。詩書執(古執字之形也)禮。皆雅言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周代最重者德行藝三種教育。故周禮地官大司徒列其目。而於師保二氏。又明其數焉。孔子雖生於周之季世。不能不囿

於此等教育。詩書者。記德與行之載籍。亦即春官大司樂所教於國子者。藝則所謂技術種種。不過禮樂射御書數六者。爲其大較耳。

論語記孔子所常言者。爲詩書藝禮。（大篆藝執同形。小篆始分。從牽者爲執。從耋者爲藝。後人更加艸字首於周禮。加云字尾於論語。而狀態始大懸殊。此錯簡之所由來耳。數千年罕有識者。茲因論物治。不得不闡明之。學者因字識義。庶知東洋古聖。不但重精神學。亦甚重實質學也。）蓋於詩書之外。而兼言藝。於藝之中。而更好言禮也。觀其語氣。藝後於詩書。而實先於禮。先明德然後可以學藝。學藝然後可以行禮。（因藝中有禮樂射御書數及各種方技。必先通乎此。然後能學禮也。）四者竝重。故孔子每好言之。記者因以記之也。（藝中之禮。乃五禮之淺近儀容。雅言之禮。乃天經地義之經綸也。）

藝之所重。在於實際技術。凡關於禮樂射御書數之器用法度。尤所宜研。而在數字中。且含有土木金水火氣諸種測量與設備。試觀考工記及算數通志等可知。東方聖人。固早已創制其法於數千年前。乃吾國物治之胚胎也。

觀字从耋。耋者分土而植以種（ $\Psi$ 即種之生者也）者也。从夨者兩手相竝。而求其曲線（即太乙也）中之真理與應用者也。故因土治之器械。以發見木治之器械。由木治以發見金治。由金治以發見火治。由火治以發見水治等器械。與其方技法術。因之以成爲專門學術。是之謂藝。

自神農黃帝夏禹周且所造作。關於此等五行空氣各妙用。成爲技藝者。爲數極多。在商周之時。即名爲技能藝術。不獨禮樂射御書數。不過六者爲其大較耳。凡屬聖知之人。必兼備六德六行六藝及諸技術。已爲當時人格程度上必具之條件。

魯太宰見孔子德行技能之廣。故疑其爲聖。而問於子貢。子貢告以孔子所以造於聖智之由來。曰。凡人能造於德行藝術之極峯者。皆充其天性。以推其良能而致然也。今吾夫子能至此者。實由上天主宰。因其固有之性與能。而更縱成之。至於將聖之境。又多擅世間之技能也。

於此知吾人德治禮治法治與物治藝術之大本。皆由天界之。無少疑問也。抑且藝術爲純粹的應用科學。皆適合農工操作

之宜。爲平民的而非貴族的。六藝外尙有多種。如孔子所謂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鄙事者。平民之各種技藝也。抑且人若欲學成各種藝術。必須專心致志。極數十年時間而後可。己身不涉政治。不作官吏。爲純粹的藝事研討。其藝方成。不論東西古今。莫不如是。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卽此理故也。大抵欲作完美之人格。非先成就其技藝。不能奠其基。

技藝成就。始能運用一切法治物治。以昇民生。小之可以裕家。大之可以富國。更以德治與禮治。齊民淑世。則治平之效漸啓。小康漸至於大同。故聖智之人。必基於藝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儒經自秦火而後。已非舊觀。漢儒各憑己受。綴爲章句。而又每失其真旨。惟古文論語。出自孔壁。次序秩然。不失當日記言之旨。惜其時儒生又未能盡闡厥義。未免割裂章節。而真諦日泯矣。

茲論物治。引用本經。不得不證明吾衰與志道各章之相聯義諦。蓋當日門人記錄聖言。猶當宜聖之身。親炙其學而稟承其旨(立言之旨)。各以類從。難遽分以章節也。

述而篇本記聖人之學行德藝。自述而至燕居。言孔子信古勤學。日新月異。和順自然之態度。自吾衰至不憤。言孔子體聖力學。德藝並重。教誨法則之旨歸。此二大段。可徑視爲二章。分爲八節也。

孔子一生願學。唯在周公。周公道德優崇。禮樂明備。而技藝功用。莫不造精入神。廣昇生民。而周代德治禮治法治物治。乃各極其教化之妙。夙國祚八百之久。啓文明三千之盛。實自周公本身之學與教。有以演繹之耳。

周公之道德禮教。無須論矣。其於物治的技藝各專科。所錫於後世者。造指南之車。正土圭之法。作機械之器。闡方程之數。散見於史志各書。確鑿可考。攷工記攻木攻金攻皮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自輪人至於弓人諸種制作技巧。何一非周公所啓發之乎。

凡其所闡物的學術。東傳爲魯班墨翟創奇入神之器械。西漸爲亞洲歐洲科學文明之進步。飲水思源。固知法乳有由來

矣。周公唯具有唯心與唯物的全體學術。故其學術所被。功用所燼。遂爲後世言學言教者不祧之祖。

孔子自少至老願學周公。其道德禮義與多材多藝。亦適與之相似。惟周公逢時用世。而孔子則老而不遇。孔子當壯盛之時夢見周公。欲以周公之道德禮義材藝。復興東周與東魯也。既而知不可爲。且年事益衰。故隨不復能夢見也。

不能以之用世者。當以之教人。故於是遂發志道據德依仁遊藝之訓也。道者。形上之學。上天主宰所已昭示之自然正路也。故必立志以赴之。期其終身不離也。

德者。吾所得於天性物理之正則。故必根據之以立身。仁者。己身與人物所共依以生活之事理。故必依從之以行事。期其終身不貳也。

藝者。形下之器。而實含有形上之學之精理在其中。蓋所謂唯物學與唯心學之實際鎖鑰也。能精其事。始能通其事。能通其事之後。始可與之言遊也。蓋天地真宰。賦其性於人。即寓其道於物。人之欲終成其道。固非志之據之依之。而又於藝游泳而出焉。無由得其全也。

學者必先將藝字認識到充分的程度。始知游字中有若大作用在。蓋藝乃事物器用之成爲精詣的法則名詞。不能精。不得稱爲藝。不能精到極端。亦不得稱爲藝。而人於藝能精到極端者。非先志道據德依仁已立其大本。則其末不空附也。是以藝爲唯物學與唯心學的實驗鎖鑰。是以藝若精到極端。則透出物與心之表。所謂通也。惟通故能遊。遊者。時在於藝之中。時行乎藝之外。夫在心與物之表。而超乎藝之外。寧非反虛入神。參元歸化。與道大適。又與道渾忘者乎。知此。則知修性者。修心必修物。講道必講藝。天地造化。常是整個的。不透客觀終不能透主觀。中庸所以謂盡其性。必盡人之性。又必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與天地參也。大學所謂物有一分未格。知即有一分未致。即無由有治平也。

此等關係。最精且密。不獨住世法。即出世法。亦必賴之。今因闡物治而論及藝。即不能遺此等精義而不講。然欲講而明之。又非千萬言所能盡。學者如欲識此。其必細心研討莊子大宗師齊物論而反證之於逍遙遊。庶乎其能識本經言內言外之旨矣。

磁鐵兩端。靈犀一點。非動非靜。卽物卽心。一通百了。更無罣碍。今闡此論。不獨啓迪道儒。卽於佛教景教一切世界哲學科學。無不旁通條貫。隨在可悟。若有志士。試將現今之植物動物生理學。有機無機化學。推驗吾人之生活及歸宿。亦儘有程式可循。如代數幾何數學之結果焉。（代數以已知數求未知之數。幾何以定理求未定之數。）

宣聖示志道據德依仁遊藝之學。記者卽繼載自行束修未嘗無誨之教。蓋聖人用心至公。有教無類。苟其執費爲弟子。肯專心來學。卽未有不以德藝並重之教教之者。惟此德藝並重之教。實有其簡約一貫之教法。方不至有「師心違物」與「務外遺內」之弊病也。

無論道德的心學。與物質的藝術。其爲教之的。皆當利用學者辛苦懇切之心理。俾其對於事物。有所邁進與表見。而撩動以誘掖之。及其既有此心理。得此邁進與表見。同時卽可舉出最簡約之矩度定理。（東國所謂規矩成方圓匠者執矩引繩而百工皆正。西國所謂平行與立綫對交而直角定立體器用由之以成者。）以該其外之事物也。

最簡約之矩度定理既明。則凡百事物。凡百藝術之約要原律。無不皆明。蓋上帝授與人類萬物之十字交點所在（亥交所。在。形上形下皆由於是）者也。所謂聚矩之道。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亦此也。矩以成隅。隅以成方。方以成地。而盡物。盡此隅而天下之隅（卽天下物理也）皆在斯矣。（曰三者就常見之物理言之耳。）

憤者。學者辛苦難成之心理。不就此心理。教者無由啓迪學者邁進之工夫。悻者。學者哀懇迫切之心理。不就此心理。教者無由誘掖學者發明之功效。所謂德與藝之學問。非至有邁進與發明之程度。無以至於精通遊刃之地位也。

既以憤悻之心理。俾學者達於精通遊刃之境。更以簡約之矩度。使學者妙於變化應用之機。此聖門德藝並重之教法然也。知三隅之反。可以復於方。（經言不復只是不復告其理。今味此論。則復字所含之義甚大。近在方隅之間。而遠在道藝之際矣。）卽知百藝之遊。可以復於道。舉一隅特其要耳。遊於藝。特其境耳。要之能舉則反。能遊則復。更不容有二焉。（此等奧旨。卽博卽約。卽約卽博。卽漸卽頓。卽頓卽漸。不過約得博之全部。頓得漸之積累。聖哲之人所以用力寡而成功多。皆由此耳。否則物物而格之。隅隅而舉之。殆矣。）

經裡之旨。既如上說。經表之意。亦可得言。學者如不憤。夫子且不啓之。以待其憤。學者如不悻。夫子且不發之。以

待其悱。蓋必待至有憤悱之心。而始啓發之。則所啓發之效。有什倍於平時。禮經學記固已言之矣。教者舉一隅。而學者猶不以三隅自反。則不復告以此矩度矣。

孟子有言。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一指科學的約要。一指倫理的標準。吾國學術上形下形上之兩大起點所由也。茲闡物治。故專言形下的科學。規爲圓之至。矩則爲方之至。質言之圓由規出。而方由矩起也。凡自內計者屬方。故四分之一規度者爲矩。凡自外轉者爲圓。故三隅加一矩度者爲規。

吾國昔日數學之開方。西歐今日數學之幾何。一皆本此原律。未嘗能絲毫出入也。所謂垂直綫於平綫上者。直與平之間。謂之直角。而此直角者。吾國之所謂矩法也。凡成方之器。用矩正其外際（即外邊也）。而各成四隅者也。凡成圓之器。用規轉其內際（即中心也）。而合成四矩者也。（矩就圓之中心四分之一言也。）

以是義故。凡科學成物之原律。不出乎矩。隅即矩之外成（方之類也）者也。是故就心而言。則有內矩（不踰矩是）。就物而論。則有外隅。舉一反三。由心以該物。由形上之唯心學。以達形下之唯物學也。憤啓悱發。而更扼「心」「物」二學之約要以詔之。故能盡天地萬物之精英。以爲教爲學耳。

凡孔門論藝論學。如前所述各節。再證以禮記學記樂記檀弓及周官考工記所載。舉凡今日物質進化之原律。無不該括於其中。不待碧瞳黃髮輩之研討。而已早詔之於吾國四千年前。學者何必眩彼憾此。自惜有缺哉。惟在擴其理想。弘其製作。以自闡國有之科學耳。

雖然。物之爲學也已難。而物之爲治也尤難。善其種植。饒其物產。精其製造。廣其貨品。巧其機械。神其效用。凡爲農工商賈實業政治軍衛上之物備者。皆莫不恃夫此物之學。

學縱云善。能稱其效用矣。而統制分配之乖方。生發挹注之無法。出入予奪之失宜。伸縮聚散之寡要。毫髮或違。轉盼已非。試觀中外史乘。往往變法更制。心欲利民而反以害民者。比比皆是。不有至道。何足爲治哉。

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天下未嘗有貧瘠之國。亦未嘗有爭亂之民也。特患無以自治其物產與貨財耳。夫無論何等國家。凡有財物。即有財物。凡有財物。即有需用。而每忽於取予聚散之宜。出入統制之道。或致財聚於上而民散於下。或致貨悖於內而物窮於外。此古今中外富饒之國。所以多傾覆之患也。

近世階級鬥爭愈烈。豈皆物質之不精。資產之不給。有以致之乎。蓋實不均不安之弊耳。今世國家商工業之最發達者。莫若英法美俄。而共產之多。亦以此數國爲最。實因商工業愈發達。則其資本家亦愈隆盛。而其階級之形迹。亦愈顯著。爲叢驅爵。安得不多共產乎。

欲救此弊。其必在求均於「資產」「勞工」之間乎。求均之法。必將以國家統制資財。而容納群工之資本。使積工資紅利。而得入股公司本內。挹工之餘。節商之溢。復於工股繁多之商家公司。輕其稅則。而隆其獎遇。則工得實利而商亦樂爲之矣。

階級之爭。在於貴不恤賤。富不贍貧。高厚之家。愈益高厚。窮困之戶。日益窮困。其勢愈懸隔。其情愈怨毒。是聖經所謂不安由於不和。不和由於不均者也。夫唯如是。其分際日益疏遠。不但異國。即邊遠之氓。皆將不服。不切此以修文德而懷來之。因其來向。而切此以慰安而和解之。無他道也。

此等聖經。賅括古今中外。無論任何時代。任何國體。任何種族。胥不能外此原理。胥不能不遵此原則。以爲救之之方。但此所謂文德之修。極爲活變。則須切其「時代」「體制」「民族」以爲安和綏輯之道。調劑均平之方。隨宜應付。因勢利導。則隨在有親睦之情。維繫之效矣。

凡以農業立國者。其階級之爭必寡。以工商業立國者。其階級之爭恒多。勢使然也。即如前述救工商業國家不均之禍。在容納工本。使漸躋於商本一事。容納者。即國家與公司對於勞工者之修德也。工本得躋商本。則工徒之心安。勞働者對於資本者之感情漸和。而弭其相爭之根因矣。

苟探此精義。而類推其國家與事制。莫不有其應修之德。與其安和之方。雖不能使寰宇悉皆平均無頗。而要足以裁其有餘。劑其不足。漸挽其偏勝不返之頹勢。於狂瀾既倒之今日。物治漸調。則「奢侈」與「貧乏」之患永息矣。

孔聖言均安之原理於論語。周公著均平之法制於周官。皆所以調劑修與貧兩極端之趨勢。爲千秋萬古物治上不易之極則。雖有聖者復起。無能或易。吾輩救世。要當體其意義而變通其事類。故本章特著此節聖經。而略舉工商國家之宜。爲物治之導師焉。

然須知聖經均字。爲物治外表之中軸。和字爲物治內髓之中軸。安字爲和均循環之功效。以前事言。工之贏餘。漸進爲商本。商之贏餘。漸進爲國有。國家復統制其贏餘。以裨補工業。或獎其藝術。或助其股本。物質之流轉。周而復始。資工（即資本勞工二者）之間接。和而無怨。故能安耳。

國內漸無不均。則國外漸可懷來。工商國尙可調劑。農業國更可切磋。物治唯一之文德。惟在此和。親其情。弭其怨。無復貴賤貧富之懸殊。籬敵且爲同舟。同安同利。共存共榮。斯物治之經綸。足可爲大同之梯階已。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糶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所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殽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物產之資源。厥惟農業。伊古爲重。諒匪朝夕。近世農工商業。國家並稱。不過就其畸重而成功者言之耳。工商詎不賴於農產哉。願勞工國家。易生爭端。勞農國家。亦時多弊害。泥其事而不通其治。雖遠引義皇之高名。自託夏禹之儉節

適成其爲亂政之邪說而已。

方今大道冥晦。異說朋興。託名民主。侈言社會。尤醉心於勞農勞工神聖之說。實則別有居心。妄希染指。黨牛軋李。胎禍叢怨。國家試擲。人民爲犧。循流不返。舉世陸沉。關係之鉅。豈特物產資財間事乎。本編既引論語孔聖均安之旨。爲工商國家作準的。又援孟子許行神農之言。爲農業國家作鑑誠。

許行之說。吾國古代無政府之社會主義也。其爲說迎合農民心理。事從簡易。故亦能得當日一般人之迷信。然而極其能事。終不外以物易物。以利權利。近於老莊之因任。而乏其自然真際。近於墨翟之儉朴。而乏其博愛精神。夸言眩俗。終不能見諸實行也。

夫物之厲物也。物之過其劑也。物苟不過其劑。何厲之有。必以爲政治施設。百工商賈。皆屬於農。惟思以農統制彼政治施設百工商賈而斷之。曰。此無上權威神聖。而不可侵犯也。無治者與被治者。而皆使同出於耕穫。無貨貝與交易。而皆使同以其粟易。然後爲不厲民也。是其私心而見異。眩己以求售。固已昭然若揭。豈待亞聖之究詰而後知哉。亞聖特恐當時後世之人。但眩其說而不察其實也。故一一究詰而糾正之。使邪不能妨正。僞不能亂真。以立千秋農業物治之正鵠焉。(闡明治人治於人者之定理。)

許行不爲百工之事。而欲以「農」統制百工之業。欲以「粟」統制百工之物。自以粟之農物。不厲陶冶之工物。而以國儲之庫物。乃有厲斯民之農物。是並物之輕重予奪權衡而不明。更無論物之出入聚散治理變化之大法矣。先王所以養民之體制。與大經大權。豈此輩所能識哉。

深味孟子是節義旨。而知以農爲農。其農滯澀而寡功。以物益物。其物窒閉而難通。天下之大業。固莫不出於農產物質之府。苟狃而泥於其道。則乖戾百出。欺僞叢生。有不勝其敵者矣。無他。但以物力從物。而不知以物治物。雖有其物。莫能爲用故耳。

勞力於農工者。固所可憫。苟其無勞心於「治理此農工」者。則彼勞力於農工者。且將疆界不明。優劣不辨。教導不加。保衛不全。雖有農工。詎得安然而盡其勞力乎。然而世每以勞力者人卑而寡獲。故見其勞而致憫焉。以勞心者位高而祿

豐。故不見其勞而鮮致憫焉。

貴賤之殊分。階級之鬥爭。淺見者每同情於勞力。而遺夫勞心。亦以此故。然勞力者爲物之事。終不能爲物之治。勞心者爲物之治。兼全彼爲物之事。研求物學。勞心物事。而不能勞心於物治。則終無以裕國利民。爲人生幸福之保障也。是故不讀前經。不見勞工與資本者之調劑。不讀後經。不見勞農與治理者之互關。由前之說。必資本者能容納勞工者。而後和與均可漸斬。由後之說。必勞農者能愛戴治理者。而後仁政乃可施行。皆所以劑物之平。而欲隱消階級之爭。於物質文明之今日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世界以農業立國者。什常七八。吾東亞支日諸邦。尤爲顯然。故欲求世界大同。共享安樂幸福。不能不首注重於農業國家物治上之均調。欲求此均調。不能不首講經界之正。與井地之制也。前所證但辨農業上物事與物治之關係。此則就其所以爲物治者進而闡之。見聖經不易之旨。

吾國宋明儒者。多言井田不能復行。實蔽於迹象。而未識其真際耳。自古法有因革。而道無增減。井田之精意。根於圖範九疇之分布而來。夏禹受之於上天。周公定以爲成法。普其利澤者。將千有餘歲。雖後世情事殊異。舛違已久。儘可因緣調劑。變而通之。

苟能委曲匡救。由漸入手。濟以權制。假以歲月。終能革除偏勝。祛止豪奪。使貧弱天民。分井割壤。同享熙和。苟一國有成。則四海效法。不但能立農業國家之永制。且足以調劑工商國家之窮途。實爲將來必經之道。故本編不嫌辭費而更舉此聖制也。

持井田不能復古之說者。每以爲後世生齒日繁。冗閒日衆。土地遼濶。流徙難稽。民多隱情。而吏復難任。占核分配。在在棘手。故多畏難。不敢輕議是舉。亦豈知天之生民。分地賦祿。各有其應得之物。應佔之地。其數惟均。早定於落蓍之際。亦寧有不給不酬之虞乎。

即就中國而論。腹部各地。固有人稠地狹之現狀。然邊省甚多閒曠。荒土難勝計。豈不可移墾計受。國民流轉。雜業固多。然厚利所在。歸農非難。惟在墾墾得法。區畫有道耳。其或役於政治。分於工商。亦可減其分數。代祿授佃也。

(代祿即祿足以代其耕也。授佃即己不能耕佃戶代耕也。)

諸事非難。而難於始事之審計。與終事之分科。自秦開阡陌。漠然舛錯。出入增減。民隱吏欺。雖田賦難科其實。而況計丁與田乎。是以聖賢首以經界爲第一應正之要事。經界苟正。則賦滄井廬。自有條理。各依統系。可尋可按。而官吏無所行其私。豪強無所容其姦矣。

先王之遺跡。雖難繼踵。而近代之疆理。統系猶在。省道府縣之屬。區鎮鄉村之聯。不難因其大牙。嚴爲鱗次。倘其親疏不淆。即可多寡同參。近而輻輳。遠而荒微。抑兼併而起曠廢。化鹹鹵而督游惰。苟存公心。事將漸集。天下寧有必不可爲之難事哉。

世界未來之趨勢。偏勝甚極。必歸於均平。天心人事。蓋有同然。欲平工商。必先農業。則井田雖古法。必有能通之者。(通之在取其意而不泥其制。此等處確係上聖寄靈。非個人所敢測識者也。)所望志士仁人。虛心悉慮。詳求古今之事勢。而務扼其權宜。受其福者不但東亞一隅也。本編尊天紹聖。而一於救世。故不惜諄諄於物治之根本問題如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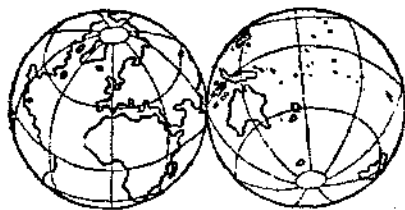
本中國民族立場，探討中日正當歸趨之

## 東亞聯盟月刊

每月十日出版

社址 北京北魏兒胡同二十一號

代售處 各大書店



# 時 事 記 實

## 英本土上空空戰之觀察

譯自美國星期六晚報專載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Vincent Shean

建 章

### 主要的戰鬥機

主要的戰鬥機，在德國方面有美斯施密特的一〇九型，一一〇型和韓克爾一一三型，在英國方面有斯皮特飛爾和赫利開恩。德國攻英所用的轟炸機有容克機八八型和九六型，九六型少見，最近纔有式樣最新機體偉大的飛機出現，又有多涅爾一七型和韓克爾輕轟炸機一一八型，二七〇型。

最重要的容克機八七乙型在去年夏天攻襲英港和護送艦時用過，但是在八月以後幾乎未用。大概在地中海一帶已經使用，或將要起始使用。英國轟炸機在本土很少使用或見到，因為多用在夜襲歐洲大陸，而且避免與來襲的德機發生衝突。因此主要的空中戰鬥多是兩方的單座戰鬥機——德機美斯施密特或韓克爾與英機斯皮特飛爾或赫利開恩互相戰鬥。這些飛機在裝甲和使用方面大致相同，但是還有幾種重要相異之點，各方都利用這些相異之點來佔上風。他們在速率方面幾乎相同。這四種飛機的設計製造年月相同。都自一九三六年為始，飛機製造的怪年。在實際方面練習之時，英國的這兩種戰鬥機在速率和上升方面比起德國的那兩種飛機還略強一些。大家知道，一九三八年二月赫利

開恩自愛丁堡直達奧透爾特飛行，時速爲四〇八·七五哩，造成世界紀錄。但是在實行戰鬥方面，兩方勢均力敵，馳突天空，神速矯健，並無絲毫差別。而在武裝方面，差別很大。英國這兩種飛機都有八架機關鎗，向前直射，每分鐘九千六百發。德機美斯施密特只有四架機關鎗，但是抵補這種缺點，牠另有小型而可怕的飛機炮，直射三十七吋直徑的炮彈，可以貫穿敵機鐵甲。這種飛機炮比其他德機戰具所傷害的英機或駕駛員爲多。去年夏季英國的兩種戰鬥機上也要安置這種炮——英國舊有的 (Hispano-Suiza) 炮頗爲適用——但是裝置還欠精妙，而且來源不多，因此在我離開英國之時，這種炮還未見諸作戰之用。

美斯施密特在裝甲方面有一種極大的不便利處。爲求減輕重量增加速度起見，駕駛員的前方的防護裝置，頗欠周密，飛機尾部護甲更少。英國駕駛員有鑒於此，在旋開之際，特別致力炮火於此弱點。結果德國駕駛員由降落傘逃下的十分之九都因飛機尾部受傷，失事跳落。而且據看守的英國醫生解剖報告，這些駕駛員多半是尻骨中彈。英國駕駛員座位都有鐵甲防護。但是英機沒有迴視鏡一類的裝置不能看見後面的景象，因此德機也利用這種弱點來攻擊英機的尾部。英機只有像在汽車內安置的普通鏡子略有曲

折，而在空中頗欠實用。雙方駕駛員所最注意的事，就是直取敵人飛機的尾部——就因爲德機尾部缺少裝甲，英機不能迴視。戰鬥的理想，就是盡力飛出敵機之上，然後撲向牠的尾部。去年夏季我們所見到的特別迂迴飛行，就是爲實行這種戰鬥，或是防阻別人的實行這種戰鬥。克提斯P四十型是速度和功用與此相等的美國戰鬥機，尾部既已裝甲又有迴視鏡；敵機打算在這方面佔些便宜，頗屬難能。但是因爲敵機槍炮都是向前施放安置着，所以自後方攻擊敵機總是佔便宜的。

### 美斯施密特的效率

我認爲德國美斯施密特一〇九型機比其他各種戰鬥機數量爲多。無論如何，按照去年夏季飛行的數目看來，原數一定不少，而且白天每個轟炸機大編隊中都有美斯施密特戰鬥機雲集，上上下下，隨從防護。有些善意而消息不確的宣傳家會說，美斯施密特的材料欠佳。英國專家將被擊落的此種德機拆卸研究，然後重新裝置起來再飛起空中試行運用；據他們向我證實說明，這種一〇九型和一一〇型機都是最優秀的飛機，用上等材料製成，佔有許多便宜。在實際角鬥之時，英國的兩種戰鬥機的速率和上升力略強

一些，靈敏一些，但是美斯施密特在這些方面完全足與這些英機匹敵，而且裝炮一尊，威力無匹。

英國駕駛員的訓練誠然比德人更爲透澈；實際德國駕駛員也是精選人材，技術精良，果敢有爲，戰氣暢旺。英國情報員告訴我說，任你怎樣巧思盤詰，也休想從他們口中得出消息半點。他們也和英人一樣，多半年紀都在十八和二十二之間。在這種最新飛行戰術中，翻騰，急降，急馳等行動之時，年紀大的總比年紀小的昏迷時間多幾秒鐘，問題就在心臟和肺臟。戰鬥機駕駛員年歲要到二十七，就算過大。一個半月以前，一位二十七歲的駕駛員失事出缺，由年輕的人來補充了。若是驚羨英國飛行士年輕力壯，而同時又認定德國飛行士年輕爲德國空軍缺乏人材的現象，這便是糊塗的宣傳。

英國的戰鬥機的指揮組織非常周密。全國分成若干組，每組各管若干飛行中隊，這些中隊分駐在飛行基地和前方飛行場，這些場地之間有地下特設電話相連，消息交通非常迅速。沿海探報收音器的前站直接與組指揮部和隊指揮部交通消息；隊指揮部，全依據圖表指揮各機，隨時發出命令，指示某機或某中隊在某種高度和方位截擊德機編隊，三分鐘內所有指揮事項完全告竣。在德機編隊還沒到

達沿海之前，英機已經從場內起飛。我以為這種探報收音器許是美國(Sperry)工廠所製；在德機還在法國境內離海岸四十八哩之時，牠就能標示德機前來的現象，只不能標示機數和方位罷了。

我曾在一個組指揮部停留好久，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指揮部，管轄東南區，概括倫敦和泰晤士河以及多維爾海峽之間的地帶，因此我明瞭這種機構如何運用。牠是非常圓滑而迅速並且訓練精熟，並不爲成規所限。第十組也可以向鄰近的第十三組借機求援，尤以兩區接壤地域發生激戰之時爲然；若是戰局擴大，隣組也可自動請求撥機助戰。在這方面很有通融餘地。甚至在空中發生意外，也可通融辦理。

### 禁言

隊長一旦騰空，他的行動便可完全自由，不再受指揮部的直接干涉。因爲認定他已洞曉他的任務；若是他認定戰鬪情勢突然變化，原令有變通執行的必要，組指揮部對此也不加阻攔。所以戰鬥機起在空中之後，上級指揮部完全緘口，正如轟炸機出發後，飛行人員緘口不言一樣。而且依照英國空軍規律，這種緘默，不得輕易破除。例如轟炸



機橫渡北海之時，可以發言，報告牠的侵襲企圖，但是必須極端簡短，然後依舊緘默，直到目的地。空中已然滿了雜亂和搗鬼的聲音，而且同時雙方都派人仔細收聽，此時必須有極端需要，否則不可強發命令。

自然英國也有情報官員收聽空中德機的聲息，正如德國也有官員收聽英機消息一樣。無線電話雖然能主持雙方空戰的進行，同時也增加其中的困難，德人常用英語傳出虛偽情報和命令，但據我所知，沒有成功。英國空軍情報部員聽見，有時德軍駕駛員也利用這種事實現象故意向他的同行飛機說些寬人的話語，但是他的同伴，也和地下的英國情報員一樣，不易弄清他的用意何在。

戰鬥機隊中的駕駛員們年歲性格原一致，但是有幾種特色，却是個個所同具的。他們拼命的忠於本隊，無論在駐守場內或出發飛行之時，總是精神爽快，他們的言談非常雅肅，一致不言功勞，不自鳴得意，不輕談政治愛國，僅僅坦白遜謝不敏而已。伙伴失事沒有回來，他們也不嚼咕很少向人探詢。我會見過第八十五戰鬥中隊的一位勇敢駕駛員生前所寫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他摯友失蹤的話，只是信後很簡短的幾個字『老戴許是採花去了吧！』

轟炸機隊所選的人，年歲略大一點，但人性特色與此大

致相同。去年八月我參觀一處轟炸機隊駐守地，一位軍官告訴我，每個轟炸機從德國轟炸回來報功的情形如下——正報告的時節，總有一位同伴來到他的後面，替他說些洩氣的話，如同『他到了德國，飛機翻啦，速度高度都不準，箱裏汽油一滴也沒剩下就……』以下還有別的言語，我記不很清；多半是三言兩語，就可以使原報告的人面紅過耳，窘得無言而止。這種禁止誇功的辦法已經司空見慣，甚至一說前幾句『他去啦，飛機翻啦……』不往下說，就可不言而喻了。

### 多維爾上空大戰

去年七八月間我在多維爾岩岸附近停止很久，那時德機一近海岸，英機立刻頑強截擊，成爲常例。去年八月以後爲謀經濟起見，這種沿海截擊暫行停止，戰鬥機都靠近假定敵機所要轟炸的目的地，如同倫敦和伯明罕等地點，再行截擊。但是在七月八月的時候德機一到，英機便從沿海飛行場起來。因此我們每天都見到大批飛機在空中作戰，尤以在八月八日和十五日，德機的損失是四比一；英空軍部發表的統計到也可信。但是這裏須加說明而英空軍部却未加說明——在這些日子來攻的德機數目原來就爲英

國的四倍。簡而言之，就是假若英國五十架升空被擊落十架，德國五百架升空被擊落五十架，實際算來，英機喪失五分之一，德機損失十分之一，實例比例原是如此。英空軍部只發表擊落飛機若干架，而未加以正確說明。

我還見過五六架英赫利開恩戰鬥機起來迎擊一群五六十架的德國轟炸機和許多架戰鬥護送機。不止一次。我所見到最大批起飛迎擊的英國兩種戰鬥機，只是十三架，而他們所要截擊的敵機却是五十架轟炸機起碼另有大批戰鬥機。最難堪的就是英機很少回數能逼近敵人的轟炸機——因爲其間總有許多美斯施密特戰鬥機防護阻隔。每次戰鬥的結果，總是天空各處都是英國一架戰鬥機膠鬪一架德國戰鬥機，而德國轟炸機仍然大隊前進，還有充分的戰鬥機護送，齊赴內地目的地。每天幾百架飛機越海而來——最多的日份會到過千架以上。德機總設法使轟炸機大隊通過。說來也很難過，德機總能完成他們的任務。

無論如何德軍也不願一日喪失二百架飛機。這就是八月十五和九月十五日所發生的事實。編隊越大，喪失越多，編隊較小也能同樣達到目的，德國又何樂而不爲呢？德國空軍總司令戈林元帥曾說過兩句威脅的話。一句是：『無論在何處，飛機作戰，直到敵機毀盡之時，最後還有一百』

架德機留在天空。』那一句是：『德國若有充分需要，也能派遣一萬架飛機飛到倫敦上空。』但是最後一百架飛機留在倫敦天空之說，始終還沒發生這種慘絕的事實。因爲德國在歐洲有大批佔領地域，需要鎮壓，同時還有其他尚未佔領的區域；所以使用飛機不敢放蕩無忌。一萬架飛機空襲倫敦之說，也不過是一種空談而已。我就沒見過一萬架飛機同時在天空一處演習，我也不信能以作到。通常的德國轟炸機編隊都是九架到五十架，另有戰鬥機編隊上下護隨，像這樣的編隊，左一批，右一批，一天前後出動，總計可到幾百架之多——有一天我們見到六批，每批起碼是三十架轟炸機另有許多戰鬥機；但是他們並不是一齊來的。假如一日之間要派來一萬架飛機，無論怎樣調處空間，他們的通行總會發生問題。

### 真正急降下轟炸機容克機八七乙型五號

英海峽空戰中的明星就是容克八七乙型機。這種驚人的急降下轟炸機有一種發動機，是單翼，乃是空前準確的轟炸機。據說美國還有更準確的轟炸機，但是我不敢斷定其有無。這種德機並不攜帶大批炸彈，也無需如此。體積不大，轟炸之前的姿勢也不像容克八六K型八八型等機的兇惡。裝置速率和活動的詳情都未經官方公佈，然而根據實

際經驗，我們曉得別種轟炸機都不像牠那樣迅速靈活。例如翻轉急降之時非常敏捷，甚至現在防空砲的探照鏡都標示不及，不能標示牠在往下四十秒之後翻到那方，探照盤輪廓不夠大，防空砲描準也來不及。

我揣想現在任何戰鬥機在速度和戰鬥方面也敵不過牠；在我見着牠的時節，牠是來去安然無恙。雖然有一次在多維爾海岸，許多美斯施密特機防護着一批轟炸機，其中也有這種飛機，然而實際牠就不在乎有無防護機。牠是在由西班牙所用的急降下轟炸機容克八七甲型蛻化而生，但是有許多驚人的改良和新創之點。容克八七甲型機也能作傾坡式高速的急降下，但是到了最下端之時，還須向前平伸然後才能放下炸彈，八七乙型機確能從最前端直接向目的地直放炸彈。直降下的準備如果齊備放射炸彈却是百無一失的事。速度已經增高了，翻轉的迅速尤能使這種飛機輕靈無比，而爲高射砲火攻擊不着。

前曾說過，急降下轟炸乃是美國所發明的，也爲美國飛機所擅長；但是在作戰中我從未見過一架容克八七乙型機被人射中。你一度看見這種飛機，決不至將牠與別種飛機認混了。牠向前急降的姿式不論從何種高度起始，總是一個狹的V字形。來時的速度大概三百哩，定準目標之後，

突然減緩到二百哩的速度，立刻驚人的急往下沖，在V字盡下端放射炸彈，然後立刻截然上翻。你縱或親眼看見牠，也幾乎不肯相信牠能這般挺健伶俐。我以為在飛機降到V字下端，駕駛員按排翻起的時候，裏面的兩位飛行士總要暈迷一刹那。我也揣想任何飛機構造如何堅決，也禁不住多次作這種急降下的行動而不至於粉碎。八七乙型機德人稱爲士突珈，自從去年八月以後就很少使用，也就是爲了這種原因。這等寶貴的戰具原是應當平時節用，專在緊要關頭去立大功。

我所看見的士突珈機是正在攻擊多維爾海峽的英國護送船隊和多維爾軍港之時；他們用意就在集中轟炸英國驅逐艦。準確無比，甚至英國驅逐艦一度不敢停留在多維爾海峽。只消一彈，就沉一船，百無一失，我從來沒有見過像這般無敵的空軍。你若見過一隻鸚鵡投水捉魚，你就想像這種迅速的黑飛機如何投中一隻軍艦了。

### 別種急降下轟炸機

德國還有別種急降下轟炸機，如同韓克爾一一八型機等，但是却有鼻端投彈機關，也沒有容克機的V字升降形。一般報紙報告，任何輕微的潛躍都是急降下，結果所報的，

時常失實。輕便飛機常有輕微的行動，但決非士突珈的急降下之流。九月中旬中轟炸英皇白金漢宮，各地報紙都說是急降下轟炸。而事實僅是多泥爾機的輕微潛躍而已，與士突珈的急降下無關。

我不敢相信德國會有大批的士突珈機。許是二三百架，一般人有此猜測，我以為或者還略多一些。但是此外他們可有幾千別種的轟炸機，尤以容克八八型和九六型為多。九六型據說是一種大型四座發動機並有厚甲的轟炸機；人說，最近在英國用過，但是我並未見過。美斯施密特戰鬥機一定很多，我們曾見過地遮天蓋地上上下下前呼後擁的伴着轟炸機大編隊。據最慎重的估計，像我所見過的德國戰鬥機和轟炸機，所成的空軍機數，約在兩萬架以上。另外還有訓練機和各種輔佐機和改裝的商用機，合計起來，德國現在德用的飛機可到四萬架。

在對方，英國只有軍用機五千架，其中損失過的很不在少數，但是由本國加緊製造，和由美國輸入的飛機大加補償，很可斷定，英國今日比去年七月所有的機數還多。雖然如此，仍是衆寡懸殊。臥在地面，仰視天空，常見英機六架敵住敵機六十架，五敵四十，十敵七十，令人不由得感想，英機以寡敵衆，作戰的勇敢和技術，不但在去年，

就是在將來，也永遠要被人稱讚紀念了。英國打算抵抗今後德國攻襲，惟一的希望就是急速增加轟炸機和戰鬥機。生產確已加速了，但是德機轟炸工廠又減消英國生產力不少，因此越需要設法補充，尤以羅爾斯—羅意斯式發動機的需求為甚，這種發動機現在美國大約正在製造。英國戰鬥機都用這種發動機，供應若是不足，雖有勇士萬千，也是徒喚奈何。

本篇文裏，並未提說英國的轟炸機，主要因為牠們都是飛到德義去活動，我不得親自眼見。英國最好的轟炸機是惠靈吞機和布蘭愛姆機，都是上好的飛機，用極端仔細和複雜的設計製成的；有些批評家還以為無需用如此的精良手工來造。牠們不像德國轟炸機數目之多，而且需要飛行的途程較遠，因此我以為他們在德國所引致的損失不會像德機在英國所引致的這般重大。雖然如此，據報，牠們屢次摧毀德軍據以襲英的法、比、荷、挪港口，就是在柏林所引致的損害而論，也非同小可。等到英國空軍大批使用這種飛機作戰之時，牠們便成爲惟一的攻勢戰具了。戰爭致勝的希望，多半在制空，對於德國加以致命的打擊，漸漸使歐洲的民族起而反抗那其斯戰勝者。在這種工作過程中，英國轟炸機，美國轟炸機，若能及時補送，一定成

爲最重要的兵器，正如英國的戰鬥機今日在防禦工作過程中是最重要的兵器一樣。

## 潛艇對英國的威脅

裕

希特勒在二月杪有一篇演說。英國對這篇演說所注意的一件事，便是希特勒的無限制潛水艇戰略的威脅。英國所以注意這個威脅的原因是，英倫三島所出產的糧食供不應求，必須從國外輸入。希特勒會說過，德國必須維持出口，否則即餓死；英國必須維持入口，否則即餓死，但英國除了入口之外，還必須有東西出口。因此德國除攻略之外，所能加於英國最大的威脅便是在海上。

英國的海軍在上次世界大戰時，已受過德國的威脅。本次歐戰，英國海軍又備受德國威脅，而威脅的方式還是一樣。

德國在本次歐戰所擁有的海軍實力和威廉第二的海軍實力，在性質上略有不同。威廉第二因馬漢提督 Mahan 的主張想建設一個與英國抗衡的龐大海軍，可是他失敗了。但是威廉第二的海軍所加於英國的威脅，並不是他所原來

主張的艦隊實力，而是他的潛水艇。

希特勒會說過，大軍艦只有大金權王國才能造得起。艦隊作戰在英國是不成問題的了，但希特勒所用以威脅英國的是潛水艇，這便是威廉第二真正的武器。除了潛水艇之外，希特勒還有他的空中艦隊，能與潛水艇聯合呼應，攻擊有軍艦保護的商船。

希特勒攻擊英國的實力如何呢？他在戰爭初起時，大約已擁有七十隻潛水艇。英國首相邱吉爾在海軍大臣任內時會說過，英國海軍平均每星期打沉三隻德國潛水艇。如果這個數目一直保持著，那麼德國的原有的潛水艇到一九四〇年二月就應該完全打光了，顯然的，事實上並不會如此。

德國的實力我們可以用數字來估計。在一九一四年，威廉第二有二十八隻已成的潛水艇，還有十二隻在建造中。大戰中他造了三百二十八隻，大戰終了時，他又造成了四百二十隻。現在希特勒的造艦能力，自然絕不會低於威廉第二的。

希特勒有幾點比威廉第二佔便宜。第一，他有佔重要價值的強大空軍，在上次大戰，飛機的效能尙遠不及現在的進步。第二，在這次歐戰，英國海軍的主力艦隊在地中海，

這個艦隊有不得不泊守地中海的苦衷。第三，同時也是最要緊的一點，他佔有法國的海岸線。因為法國海岸線供他利用之後，他可以用不着再有長途續航能力的潛水艇，同時還可不致於像上次大戰一樣，使潛水艇遠離根據地，長期冒險及驅逐艦的危險。潛水艇戰策的要點就在根據地。現在德國已有很多根據地了。這一點可由英國空軍屢次轟炸德國潛水艇根據地來證明。英國空軍夜間空襲從挪威到法國布倫港的德國潛水艇根據地，毫不吝惜的消耗無數汽油與炸彈。爲甚麼呢？因爲這些港口都被德國飛機及潛水艇用作根據地，以襲擊英國的船舶。

德國現在的情勢，似乎較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爲優。她有充足的潛水艇根據地。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將潛水艇拆散裝在陸地上，在上次大戰，德國常將潛水艇藏在陸地上，現在當然仍可如法泡製，而且比上次大戰還省事，因爲法國海港已在她掌握之中，而且愛爾蘭現在獨立，英國不能用爲搜尋潛水艇的根據地。所以德國儘可使用小型的潛水艇，因爲大型的潛水艇，建造頗費時日，並且使用方法之訓練也要很久。

建造一隻大型潛水艇的時間，可以造兩三隻小型的潛水艇。大型潛水艇及小型潛水艇所發射的魚雷，在攻擊效力

上並沒有分別，並且德國所有的根據地還特別宜於小型潛水艇。

英國對於這種威脅怎樣辦呢？他們只有繼續不斷的晝夜搜尋德國潛水艇，他們所期望得到的效果，潛水艇本身還在其次，主要的還是在潛水艇內的艦員。

德國雖然無限制產生潛水艇，但不能無限制的產生潛水艇的艦員及司令官，據英國的調查，訓練一個好的潛水艇司令官，需五年長時間。在上次大戰，聯軍被打沉的船艦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六員潛水艇長所奏的功勞，這種樣的人才是很不容易訓練的。在今日之環境，德國訓練這種人才殊不見得會比從前容易。

英國爲應付德國的潛水艇，便極力加強造船工作。現在造了一種新型快船名爲Covetor，是根據小型捕鯨艇而設計的。此外英國還有一種極秘密良好的偵探制度。

英國對於小型艦艇之製造不遺餘力。攻擊一隻潛水艇所需的，不是兩三艘巨艦，而是五十隻左右的小型艦。英國現在對小型艦頗感數目太少，因此之故，英國希望從美國得到驅逐艦，並且希望美國保護她的商船。英國自己的船艦是不够用的。上次大戰，德國所擊沉英國商船，英國始終未曾恢復。本次歐戰開始的時候，英國的商船僅能足用

而已。英國雖然從聯軍得到若干船艦，但從中立國所得到  
的船舶却異常之少。

在現環境下英國惟一的辦法是造、買、借或搶大批的船  
方足應用。德國潛水艇擊沉英國船舶的數目頗足驚人，而  
德國飛機炸沉英國船舶的數目尤為驚人。英國造船廠的生  
產率必須提高，修理傷船的時間同時亦必須縮短，否則將  
更難乎為繼。現代的空襲不僅停止碼頭的工作而已，同時  
還要粉碎一切設施。從前船舶之載貨卸貨，可以在燈光之  
下行之。現在船塢的燈光必須加上黑罩，不然的話就成了  
德國轟炸機的目標了。

## 述 要 四 月

一日 美國墨西哥本日簽定新協定，其內容如左：

一、美墨兩國之軍用機，得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飛翔對方國指  
定之空陸，但對於通過後之着陸地點，難得相互享受各種方  
便。一、本交涉之基礎條件，無論何時，皆可以由任何一方  
之意志而撤銷。一、本協定於美墨雙方上院批准後即生效  
力。

二日 意軍司令部發表，北非戰綫，德意兩軍機械化部隊排除英  
軍之抵抗，占據基勒加要地馬爾薩比爾加，英軍已向阿哥得比  
方面退却。

三日 匈牙利政府今日正式發表得勒基首相之死係用手槍自殺，  
該發表後，內閣施行總辭職，已命外相巴得爾組閣，與前內閣  
無甚變化。

英近東軍司令部公表，基勒加英軍，因德意機械化部隊攻擊不  
得已而退却，放棄二月六日以來佔據之利比亞聖衝奔加基而撤  
退。

四日 羅斯福大總統在今日之新聞記者會見席上，關於援助英國  
詳細發表如左。

一、根據武器貸與法，許可對英讓渡價格五億美元以上之美陸  
海軍現有兵器。

一、承認以五億美元之追加經費，供給英國建造商船二百十二  
隻。

一、合計軍需資材及其他購入額十億八千萬美元，新規補強分  
配額達十五億八千萬美元。

一、美陸海軍目下之新規訂購分配額五十五億美元，乃至二十  
億美元，故加算右數字，合計援英與美國防，新規軍需品為  
三十億美元，乃至三十五億美元。

一、讓渡英國之軍用兵器，係如何種類，未能言明，但該價格

五億元，在生產過程與碎鐵格間假定的算出。

美政府，本日復根據武器貸與法案，發表援英武器生產計畫數字如左：

一、飛機一萬五千架（主要者為轟炸機，其中美空軍留一萬三千架，二千架供給英海軍）。

一、商船三百三十隻（為與英國訂購目下在美國內建造中之六十隻商船同型）。

一、戰車五千輛（大部分為中型戰車，與美國陸軍用生產中者同種類）。

五日 蘇聯巨哥斯拉夫國間成立友好互不侵犯條約，其內容如左：

一、締約國相互尊重其主權與領土之保全，且相互不作一切侵略。

一、締約國之一方受第三國侵略時，另一締約國堅持應維持友好關係之政策。

一、本條約有效期間為五年。

六日 德政府今日晨發表，希特勒總統已命令駐巴爾幹德軍進攻

希臘與巨哥斯拉夫。兩軍交綏後德軍即空襲巨首都伯爾哥刺德巨政府已準備遷都，英立即發表決意無限制的援巨哥斯拉夫。

保軍三十萬依三國同盟之規定，已參加德軍向希臘進擊，匈牙利軍則尚未開始行動。

九日 德國政府今日正式發表佔領希臘要地薩隆尼加，希軍陷于

孤立無援狀態，致在特瑞司及馬其頓東郊之希軍，向德軍投降。又英國希臘派遣軍貝爾總司令官已命在希各港口之英運送船停止啓碇，為英遠征軍自希臘退時之準備。

十日 薩格勒市長巴布耶利其博士，根據哥羅提亞之歷史民族的要求，宣言哥羅提亞獨立，同時就任哥羅提亞國主席，並任命克布得爾尼科將軍為副主席，委任該地方之軍權。

哥羅提亞副主席克布得爾尼科將軍，今日夜繼巴布耶利其主席之獨立宣言，對哥羅提亞軍隊及哥羅提亞人發出下列布告，哥羅提亞指導者巴布耶利其博士，與希特勒總統決定恢復有悠久歷史之哥羅提亞國，於茲哥羅提亞之國家主權，已被確保，要求全哥羅提亞人集合於新政府下，命令全哥羅提亞聯隊立即報告其所在，對哥羅提亞國家及元首宣誓忠誠。

哥羅提亞民族國家之歷史：在十九世紀始建國，至紀元九百二十五年而為王國，一千零二年失繼承王位者，而人於匈牙利國王之治下，其後哥羅提亞民族運動漸次激化，迄至今日已有數世紀。第一次歐洲大戰之結果哥羅提亞地方編入於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兩王國及舊奧大利亞領一部舊匈牙利領一部以成現在之巨哥斯拉夫王國。哥羅提亞民族會組織哥羅提亞農民團，反對塞爾維亞國家主義，展開猛烈之民族運動，一九二八年拉基奇黨首被暗殺，彼等之激憤，達於爆發點，因擬樹立以馬切



克爲首領之哥羅提亞獨立政府，故亞力山大一世一千九百二十年一月，對哥羅提亞民族運動努力彈壓，惟事態依然未行改善。一千九百三十四年亞力山大一世被暗殺，貝達爾二世即位同時馬切克博士及獨立運動巨頭貝羅維奇博士代表哥羅提亞就任攝政。其後德意對東南歐伸張勢力，同時哥羅提亞問題復成爲巨哥之最大政治問題，終於一千九百三十九年八月締結所謂赫爾哥羅提亞協定容認若干之民族的要求，馬切克博士任副總理入閣，直至今日。

十三日 日本松岡外相今日下午三時，在莫斯科與蘇聯莫洛托夫外務人民委員間，締結日蘇中立條約，其要旨如次：大日本帝國及蘇維埃聯邦爲使兩國平和及友好關係鞏固之希望所促進，決締結中立條約，已經協定如左：

第一條 兩締約國約定於兩國間，應維持平和及友好關係，且相互尊重他方締約國之領土之保全不可侵。

第二條 締約國之一方成爲由一個或二個以上之第三國軍事行動之對象時，他方締約國於該紛爭之全期限中應守中立。

第三條 本條約於兩締約國，應由批准告竣之日起實施且於五年期間爲有效力，若兩締約國任何一方，在該期限屆滿之一年前不作廢棄本條約之通告時，則將認爲本條約自動的更延長五年。

第四條 本條約務應從速批准，批准書之交換應在東京從速實

行。又於上述簽字之時，兩國政府已聲明左記要旨：大日本帝國政府及蘇維埃聯邦政府，基於兩國間締結中立條約之精神，爲保障兩國間之平和及友好關係起見，大日本帝國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保全及不可侵，蘇維埃聯邦尊重滿洲帝國領土之保全及不可侵。

據德軍司令部本日下午一時特別發表稱，克萊斯特將軍部下之德軍戰車部隊之先遣部隊，本日上午六時半抵達巨哥首都伯爾哥刺德線，目下陸續進入伯爾哥刺德城中。

十七日 德政府發表，巨哥政府無條件降伏。

二十二日 日本松岡外相訪歐使節一行，于今日抵東京，在外相官邸會見內外記者，發表聲明，其內容如左：

今者幸已完成赴歐使命返京，一切未能了然之點，因此次現地的經驗致有百聞不如一見之感，予非常時下日本之外交運用下獲益良多。同盟之希總統，戈林元帥，李賓特羅甫外長，及意大利皇帝，莫首相，齊外相等德意兩方有力指導者交驩面談，予日德意三國同盟國以新生命。在蘇京莫斯科之際，亦克與其首腦人物交驩，就中與莫洛托夫歷數度之長時間會談，胸襟一開，頗感相得之晚，且與史丹林亦面會二次，相互得以交換眞摯意見，於日蘇國交上均予相當好影響，僅五日間之短期同意成立中立條約。其所以能如此爽利者誠爲與史丹林間直接談判即決之結果。本條約與締結三國條約之日德意對蘇的各別關

係上毫無如何影響，謂此結果實係三國同盟目的之一亦未爲不可，蓋可以藉此補強三國同盟條約之力也。故條約成立之後，德意兩國亦表歡迎之意。又本條約不但可以表明日蘇間國交的好轉相約共赴親善之途，且可表現近年來迄今締訂之三國同盟條約，日華基本條約，秦越和平調停等事，不過係日本傳統精神八紘一宇理想合理的表現之片斷，愈行明顯表示世界和平善隣友好之本旨。不論如何多疑之人一覽半年來日本外交之記錄即可了然其眞理，而一掃疑惑於此半年間之短期內成功三大條約及調停秦越之紛爭，日本之眞意可以闡明無餘。今後上膺稜威下使國民協力一意共處此變局，一貫日本傳統八紘一宇之念爲吾人所深信無疑者云云。

二十三日 德意二軍司令部發表，耶比拉斯希軍已行全面降伏，但希國王吉爾吉斯二世對之發表聲明如次：

耶比拉斯希軍之投降，並未得余之許可，乃擅自締訂休戰條約者。

二十四日 德意對希停戰協定，於本日下午二時四十分在薩隆尼加簽字。德代表猶得爾大將，意代表弗勒羅中將，希代表耶比拉斯馬克得尼亞兩地區希軍司令官，茲歐拉克布斯大將，及少數參謀將校出席之下正式簽字，簽字後，猶得爾大將，弗勒羅中將相互起立，對戰歿三國勇士表示哀悼之意，最後讚揚希軍將兵勇戰情況。對之茲歐拉克布斯大將對德意兩軍致讚辭，及對德意兩軍處置希軍俘虜表示深刻感謝之意。

# 書林偶拾

## 四庫全書提要辨證

余嘉錫著

民國二十六年印行

拾 偶 林 書

乾隆三十七年下詔求遺書。此爲纂修四庫全書之嚆矢。清高宗以稽古右文爲號召。搜蒐群書。嚴爲收取。苛於剔除。於明代遺編。尤誅求不遺一慮。世謂其本意卽在刪改諸書。雖不盡然。而亦未嘗無其實。蓋一字之微。一名之細。無不抽燬汰交。其全燬之禁書。猶難數也。故四庫全書。固爲永樂大典圖書集成以後之巨製。以之包羅群籍。網集散佚。則尙有缺憾也。第明以前之書。藉此猶能彙集多種。雖不免偶失其真。要爲後人之幸矣。

四庫全書舊貯於七處。文匯文宗文源三閣。二燬於太平之役。一燬於英法聯軍圓明園之焚掠。茲存於世者唯文淵文津文溯文瀾四本。文瀾且半經補綴。已非其舊。故珍如星鳳。在昔七閣之書。不盡可以閱覽。文淵閣本許大臣翰林等赴閣觀覽。而尋常士子不與。江浙三本。許士子到閣鈔閱。而不得私自携歸。定例森嚴。一般人於閱讀全書既受限制。欲知其梗概。惟賴紀文達主纂之四庫全書提要。

提要之作。蓋於編校四部之際。著其流傳之端委。撰者之事蹟。原書之內容。冠於篇首。當時分纂諸氏。皆一代通儒。攷證得失。抉擇微奧。各極其妙。復由紀文達輯理貫通。乃成世所盛傳之總目提要。其書開闢研究學術之門徑。裨益後人。蓋非淺鮮。然事非成於一手。疏失要所難免。自來摘其缺失。糾其紕繆者。雜見於昔儒所著書。晚近目錄之學。研究愈精。析疑剖惑。雖視前人益勝。然亦零星散見。頗乏鉅製。其著者如英華安憲齋叢殘稿（亞洲學術雜誌上）。孫

德謙四庫提要校訂。洪業四庫提要引得序等。皆稱精核。而訂爲專書。視如終身之業者。仍不多見。有之其爲余氏此編乎。

著者序曰：「嘉錫自少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所疑輒識之。久之日益多。則錄爲一冊。他日讀書有所得。復應時修改。密行細字。冊之上下四周皆滿。朱墨淋漓。不可辨識。則別易一稿。如此三十餘年。積至二十許冊。自期以沒齒乃定。故未嘗示人。歲在辛未。忽慨然動念。懼其放失。始發憤銓次先後。刪除復重。編爲目錄。最經史子集四部凡得七百餘篇。……惟史子兩部。宋以前書未見者少。元明以後亦頗涉獵。因先就此兩部芟定之。舊稿以外。復有增益。甫經寫出十之五六。忽又因病輟業。……此書既成之不易。亟思錄副數十本。散諸人間。就正當世之君子。因取寫定之稿二百二十四篇。畀之手民。以代鈔胥」云云。蓋積數十年之心力以成者。爲從來研究四庫之巨著。計其書凡十二卷。史部四卷。子部八卷。史部正史八篇。編年三篇。別史四篇。雜史十篇。傳記四篇。載記三篇。地理十五篇。政書二篇。目錄三篇。史評三篇。子部儒家十篇。兵家六篇。法家五篇。農家二篇。醫家十六篇。天文算法五篇。術數七篇。藝術十六篇。譜錄六篇。雜家三十七篇。類書十三篇。小說家三十三篇。釋家一篇。道家十三篇。郡二百二十五篇。較序文所云多出一篇。又目錄史部十六國春秋。在孔氏實錄之後。而內容則適顛倒。此俱是鈔錄偶有疏失。而無關宏旨也。著者辨證之義例甚嚴。首重博采群書。不爲空洞之言。史部正史一類。攷證南北朝諸史。綜貫精密。最能訂正紀書。子部雜家一類。又附雜家類雜學之屬後按語一則。於四庫合名墨縱橫諸家盡入於雜學。謂爲不妥。蓋四庫陰襲明史藝文志之例。明史藝文志又大抵取法於千頃堂書目。著者徵諸隋志及阮氏七錄並唐宋目錄書。無不各爲一家。不相混淆。以至明焦竑國史經籍志。猶守此法。是可謂能推溯源流。以求其當。固不僅正四庫之失。而於後世師法四庫之體例者。亦大有料辨矣。書中論四庫書之分隸一事者不甚多。而以此辨爲最精審。故特爲識之。著者又有目錄學發微一書（見序言）。未見。而以此衡之。必多創解。

子部中兵家數篇。引證立論。亦頗真確。六韜一篇。提要疑非漢時舊本。著者引孫星衍孫同元之說辨之。謂實是漢時舊本。惜爲後人妄爲刪削。遂致不全。固足以攻提要毫無確證之說。然與後來汪宗沂所見者。又有不同矣。宗沂著兵書三

種。中有太公兵法逸文一卷。謂孫星衍云六韜用韻多合古書疑非後人所能依託（鐸案此所云依託。指純駁而言。非謂全偽也）爲非是。宗沂以爲唐以前偽書。恒多糅雜原文。正偽間存。然不難尋究。遂引據說苑意林大戴禮。以及漢唐其他諸書。輯爲八目。蓋欲復漢志之舊也。其說又與提要大致相同。著者於汪書。未能引及。不無遺憾。將來能參互比證。澈求真象。是不獨於提要有功。而於古書尤有功也。

提要之誤。誠如著者所云。有期限之促迫。考成之顧忌。且於其所未讀。不能置之不言。（見序言。）故疏舛疊見。然讀書攷古。其事繁難。雖博綜淹通。殆亦難免偶有遺誤。更遑論乎四庫典籍。一萬二百餘種。門類浩繁。涉獵實難周遍也。即以子部農家蠶書一書而言。提要誤著爲秦湛撰。實由其所據之本誤。特當時館臣。未及深攷。遽加著錄耳。著者在此條引困學紀聞。天祿琳琅書目。直齋書錄解題。俱稱爲秦觀撰。是館臣之疏忽也。然邵亭知見書目卷七云。蠶書一卷。諸家書目。俱以爲秦觀作。附刊於淮海集內。四庫目以爲秦湛字處度乃觀之子。未知孰是。蓋亦未能判其爲觀爲湛。雖云識異以存疑。亦可見攷證之事。在通儒亦有難焉者。則館臣之失。猶不無可原。

著者辨證之法。或引古書。補提要之所未逮。或舉後人著作。以證提要之紕繆。前者略如引直齋書錄解題困學紀聞。此皆在提要之前。可勿論矣。後者略如引孫星衍郝懿辰李慈銘諸人之書。胥在提要既成之後。爲文達諸人所未目諗。今依次疏比。又後人之幸也。

自是書所爲辨證以核四庫之失。大抵可有數事。經部多取之經義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經籍考。而未能覆檢原書。此其一也。引徵群書多失之眉睫之前。蓋館臣細於時日。未遑諦審細察。此其二也。撰者本可考按。而提要誤爲不詳。或詳而張冠李戴。或又錯註時代。誤書里貫。此其三也。總目之例。某書不著明板本。館臣隨取一本。以爲卽是而實有不同。遂致提要所言與著錄之本不相應。此其四也。提要之稿不出一手。乃不免彼此參差。此其五也。或又曲解文義。謬信謠言。此其六也。此不過略舉梗概。其詳具見於著者辨證中。著者如能另纂四庫提要辨誤釋例。略如陳援菴先生校補元典章釋例之體。爲目錄學立一不刊之說。固大有用處也。

然而提要一書。未可廢也。著者言曰。四庫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詳典籍之源流。別白是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

灑以別。比向歆殆無多讓。至於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見本書序錄。)良以自別錄以下。目錄之書。或湮泯而不可攷。或存世而刪略殊多。或疏舛失次。無當深研。或粗述厓略。輒少發明。其他僅著書品鐸者。而並板刻亦不詳者。又自鄒而下。俱不足論。乾嘉以後。攷四部之原委者。必以是爲津逮。奉爲圭臬。蓋非無因矣。

著者更擬取此編及未刻之稿而潤色之。以增益所未備。約可得千有餘篇。然後合四部爲一而并刻焉。竊願其早日觀成。爲四庫之功臣。爲紀文達諸人之爭友。而復爲後之讀者奠一辨誤析疑之基。是誠不朽之業矣。

(鐸)

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綜合月刊

# 中國公論

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四角各大書店均代售

地址北京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中國公論姊妹刊物

## 再建旬刊

逢一出版 定價一角

各書店均代售

# 滌 硯 餘 瀋

楚 金

## 書 目

數範談。豐順丁氏藏書。民國初年捆載北來求售。實親預檢書之役。當時竟未隨手簿錄。過眼雲煙。今已全不記憶。余以辛未夏寓上海。嘗取涵芬樓方志目與徐家匯藏目互校一過。才數閱月。涵芬已成灰燼。今此校本亦失去。同一惘然。

## 扇 葉

每歲買人自江南捆致聚頭扇葉北來。其啓篋之時。正值綠陰初成。簾櫳如水。揀取一枚。怡然有會。非久留春明者。不能領悟此中妙諦。

## 頤 和 園

客有同游昆湖御宿者。論及海軍經費移建茲園。猶足供今人游目騁懷之資。令外國人目駭心搖於吾國園林建築藝術。不然。亦滄海百尋之底多無數廢鐵耳。是非得失。移步換形。豈有定哉。余曰。是固然矣。然頤和園之佳處。皆當日清漪園之舊。其偉大者如排雲殿如佛香閣如德和園之戲臺。皆多年舊規也。光緒中增繕之景。皆凡劣不稱。

卽以梁桷綵畫而論。其惡俗至不堪入目。題名如石丈軒聽鸚鵡館之流。亦殊不合帝王之居。南齋諸臣所書貼落。皆非親筆。甚矣末流之濫。追想暢春圓明。其精整宏麗相度越何止倍蓰耶。宣統以後之營建。故宮中尙有一二處。則直類乎市肆。又下頤和一等矣。此事殆關世運。

## 明 史

諸生有以讀史當何先爲問者。應之曰。當先讀明史。蓋吾國一切政治社會制度。秦漢一變。隋唐一變。南宋一變。而明又一變。近代各種規模。皆創於明。相沿至今。大體猶是。如欲明瞭中國人情世事。僅讀古史無益。莫妙於從明史入手。卽以史筆之雅潔史裁之謹嚴而論。明史亦爲近古諸史之冠。其有助於行文。較之古朴疏闊之史漢彌覺切於實用也。惟明史中專門名詞亦多費解。事實頭緒亦繁。倘有如沈欽韓作疏證者。爲功匪細。

## 八代詩選

王湘綺八代詩選乃其寓居京師時所選定。厥後一刊於蜀。再刊於湘。嘗自取而圈點加評。在先生不過聊示學子以代講授而已。非肯蹈明代評詩陋習也。昔年見茶陵譚氏藏一本。因假而錄存之。前歲又見陶氏國豔樓藏周退舟所錄一本。略有出入。亦假而校補焉。頃見同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八代詩評中亦摘入若干條。蓋同出一源也。於漢魏詩分清勁寬和二派。似與會文正論文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暗相蹈襲。誠以指點後學不得不立此一種說法耳。

## 文非以簡爲貴

春秋繁露云。詞之繁。義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也。觀此知唐前名家爲文皆重繁複。固非浮詞也。後人競趨簡括。知此者尠矣。



### 杜詩異同

魯齋集千家注杜詩古逸叢書 仿宋本 劍門詩。惟天有設險作惟有天設險。注引易天險不可升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與傳本不同。詞意似較高古。

### 南潯張氏藏書

南潯張石銘之子近來藏書冠於海內。自言曾經黃蕪圃百宋一廬跋識之宋本。共得九十九種。鐵琴銅劍廬善本之一部亦質諸張君。以上三則均謚齋談。

### 松禪和越縵詩

近見印本耕廬叢稿。有癸巳九月八日奉和越縵先生一詩云。夜堂漫綴五星躔。又到西風放榜天。病馬光陰鬢豆裏。歸鴻消息菊花前。好詩觸撥如尋夢。苦語商量爲薦賢。休道試官添蠟燭。眼昏無奈是衰年。歸鴻句下注云余家回避者度已甫歸矣。苦語句下注云分校諸君語惟內監試得以達之。此詩翁公日記中未載。李公日記後數冊未出人間。無從印證。要是一極好資料。

### 靖康北狩中生活

靖康稗史七種。宋咸淳丁卯自署廂庵者編。一宣和奉使錄。二藝中人語。三開封府狀。四南征錄彙。五青宮譯語。六呻吟語。七宋俘記。光緒初由朝鮮日本展轉入鏡唐丁氏善本書室。後歸江南圖書館。前歲由吳縣王氏崑山趙氏重加校刊。其中最重要者開封府狀。是當時官文書。必爲可信。以之參校宋俘記所列官人小名。恰相符合。青宮譯語

爲金人傳譯者所親見之事。亦當可信。總之苦辱甚矣。然呻吟語乃宋人所撰。宜爲宋主內諱。而大書建炎二年正月十七日少帝生女鄭夫人出。二月十九日太上生女邵才人出。二十七日太上生子闔婉容出。三月十六日太上生子狄才人出。蒙塵乃靖康二年春間事。未一年卽生子女。固見徽宗於蒙垢忍耻之中尙復宴安惑溺。亦徵金人之遇二帝后妃亦不至如相傳之甚也。宋俘記稱昏德公入國後又生六子八女。重昏侯入國後亦生二子。是則七年五國城。亦居然樂不思蜀矣。凡古事當於無文字處得其真相。且當從反面鈎稽之使無遁形。想當然之詞亦不足信也。至草后邢后沒爲宮婢諸語。事涉婦人名節。無論虛實。存而不論。以崇敦厚可也。

### 枇杷行

林墩谷中翰。癸巳福建解元。戊戌變政罹難。年僅二十四。著有晚翠軒詩草。其父執何玉如爾濱傷之。爲作枇杷行頌承慎言錄示。誦之深覺回腸盪氣。其體頗近唐人。殊不類近賢也。詩云。長陵山頭栽枇杷。仙果不合生人家。喬柯晚翠比松柏。千人萬人爭矜誇。秋深霜中已著萼。冬寒雪裡能開花。春風結子夏收實。壓倒桃李梅梨查。東郊老翁爲余說。吾老灌園孤身子。種樹聊同子弟培。半生苦守寒山雪。孤根輪囷野火燒。繁枝爛漫樵斤折。花發常防松鼠銜。果成又恐山猿竊。老身憂患總由天。手種枇杷娛暮年。眼看一樹能百穫。濃陰蔭我數畝田。長養自叨天地力。扶持惟願子孫賢。嘉樹可留壯門第。老身從此甘長眠。灌園老翁閉門日。門內枇杷氣蕭瑟。豈知佳果早知名。百卉群葩莫能匹。忽有園官天上來。花木簿頭題甲乙。莫將密父詫無雙。總讓蠟兄名第一。芳名第一天下無。意氣非復山澤癯。燃柿謬儕相如賦。盧橘錯被東坡呼。雞頭未許藕爲弟。龍眼纔堪荔作奴。才高未肯同臭味。早凋笑彼吳宮梧。昨聞天子下南苑。蓬萊蔭若青春晚。玉果遲生扶荔宮。瓊林未種長楊館。君王十輩遣使星。命移喬木栽千本。聞道南中佳木多。枇杷濃翠五時滿。遂數健步遠移來。靈根高種群花陪。群花亦復愧不及。讓居近水占樓台。百尺欄杆與遮護。九重雨露深栽培。藥籠宮中備珍品。果園天上儲大材。大材自古非樗散。天顏刮目爭相看。氣備四時出班行。貢供萬乘殊常玩。碧玉葉栽朝士冠。黃金丸借宮人彈。得地居然逼禁林。聳身直欲凌霄漢。逢春草木喜向陽。誰知

天上多風霜。風霜一旦摧英物。拉折枝幹加斧斫。天翻地覆日月蝕。山崩石走龍虎僵。豈有文章供剪伐。苦遭螻蟻來中傷。古來怪事那有此。六檣可材同日死。落葉飄零散藥街。殘薪踐踏堆柴市。過客徘徊草棘中。世途感痛荆榛裡。縱有剛腸堅鐵石。能無清淚流鉛水。自古居高勢易危。芳蘭當戶爭交夷。幽怨莫吟千里草。長生那有萬年枝。芝焚蕙嘆人爭惜。李代桃僵事莫詰。肅殺原非上帝心。繁華其奈少年日。富貴閒雲天上浮。滄桑變幻幾人愁。獨有團翁地下哭。惜種枇杷廿四秋。

# 農 學 月 刊

每月一冊 定價一圓

國立北京大學農學院農學月刊社編

北京海運倉十三號

## 續 孽 海 花

燕谷老人

## 第三十六回

望平街勝流聚首 彥豐里高會談瀛

話說勝佛在豐順船上房中，正要解衣就睡，忽見有一個人影撲上鐵紗門來，吃了一驚，只聽得外面那人說道：「少大人還沒有睡覺麼？想沒有什麼事了。我把這外門關上了罷。」勝佛一聽，原來是茶房，順口答道：「狼好，狼好，沒有什麼事了。辛苦你，你也可以去睡了。」那茶房諾諾連聲去了。那勝佛睡到枕上，也因連日勞倦，酣然入夢。一覺醒來，坐起身，向窗外一望，太陽剛剛在東邊海中吐出，紅得像雄黃精琢成的圓球，盛在那翡翠似的海水大盆中，正是好看。那茶房聽見了勝佛的聲音，連忙把艙房門開了，隔着紗門問道：「少大人已經要起來嗎？我去倒臉水。」勝佛也就起身，茶房提了一鉛筒的開水，倒在牀前的臉盆，隨說道：「水管因時候尚早，沒有開放，到了九點鐘，就可以開用了。」勝佛隨取了皮包中的毛巾牙刷出來，洗了臉，漱了口。茶房道：「買辦們都沒有起來呢。」勝佛走出房來，在鐵欄邊徘徊了一回，看了海水滔滔，不禁感觸了楞嚴經中波匿王觀恒河的感受，覺得身世虛空，芸芸衆生，爲什麼專注意于功名富貴，好像如癡如觸紙呢。正在徘徊之際，只見敦古也從艙中走出來，向勝佛道：「你起得真早。」勝佛道：「你昨夜睡得好麼？」敦古道：「我解衣倚枕後，百感交集，直到三點鐘方睡着。」勝佛道：「我一上了床就入了華胥國了。我想人的睡覺，就是小死，人的死，就是大睡，生死醒睡，無甚分別，不過時間之長短罷了，都應任其自然，生就生，死就死，醒就醒，睡就睡，我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沒有睡不着的病了。」敦古道：「自然你是個哲學大家，生死也不算一回事，所以超如說：『吾輩中若講脩仙成佛，自然以勝佛爲第一。我是鈍根，那裡能趕得上你呢。』」勝佛道：「你又來說笑話了。我們且談談到了上海做什麼事，找

什麼人。你的上海朋友。有多少同志呢。敦古道。我上海的朋友很多。不過稱爲同志的。却沒有檢查過。中間也有詩文的朋友。也有功名富貴的朋友。也有酒食徵逐的朋友。我是淮陰將兵多多益善的。至于那個可爲同志。那個不可爲同志。請你去審查罷。勝佛道。廣交精選。原來是用人必由的法門。我們到上海再說罷。那時有一個茶房來說道。林先生喊的點心來了。敦古道。你吃過點心嗎。勝佛道。沒有。敦古道。一塊兒去吃好嗎。旁邊茶房說道。戴少大人的點心。已送到房裡去了。二人就分開到房。勝佛進去一看。只見一隻鍍銀盤已擺在寫字桌上。中有麪包一盤。糖醬牛油各一碟。一杯奶茶。勝佛坐下就吃。吃過後。那揚才進來招呼一陣。喜得海波平帖。那豐順船乘風而行。如在綠玻璃席上。只可厭烟筒中一股一股的黑烟。上面沾污了青天白日。下面又落在雪白的船頭波濤之中。未免爲白璧之玷。勝佛與敦古二人。在豐順船中。行了三日海程。朝夕談論。頗不寂寞。到了第四日。只見海水漸漸變黃色了。艙面上的旅客。倚闌眺望的漸漸的多。總是盼望上海快到。漸行漸近。只見揚才走來。含笑道。再有一點鐘。可以到上海了。敦古向着勝佛道。你上岸住在何處。勝佛道。我大約住一品香。我因爲南北往來住慣了的。敦古道。我也住一品香。勝佛道。很好。很好。只見豐順船開了慢車。緩緩前進。那兩岸的西式房屋。一排一排的向後倒退。不多時。已經到了招商局碼頭。揚才已招呼茶房。將勝佛的行李取出。勝佛賞了茶房十元的鈔票一紙。茶房欣欣的謝了。就在岸上招呼了熟悉的馬車一輛。將行李交小馬夫拿到車上。勝佛向揚才道了謝。揚才又周旋了一陣。伸了手與勝佛握了一握。勝佛就登車去了。那時敦古也就由家人雇車。先後而去。勝佛到了一品香。就有熟識的茶房。領到勝佛常住的五十六號房間。向勝佛手提藤籃中。取出手巾牙刷漱口杯等。一面向臉盆中開了龍頭。放了一盆熱水。勝佛自己去洗了臉。茶房道。少大人從廣東來麼。勝佛點點頭。茶房道。可要叫些點心。勝佛道。剛在船上吃了飯。這兩天可有人來尋我。可有寄我的信麼。茶房道。有。有。回到房中。取出了名片及信件。交于勝佛。勝佛接過來一看。原來是湖南明德學堂堂長胡子靖。上海中外日報梁超如王讓卿等名片。又有超如信一封。拆開看了。曉得他答應了江劍雲。到湖南去辦理報紙并開會講學。就到了上海。預備一切。尙未動身。他現寓中外日報王讓卿處。便出了一品香。喚了人力車。一徑到望平街中外日報館內。拿了名片。叫館役通知。他就跟着上樓。只聽得裡邊說道。好極。勝佛來了。只見房中走出一人。中等身材。深目長

臉·秀而有威·兩頰瘦削·下頷長而偏左翹出·好像明太祖的一半龍顏·一望而知是超如·他看見了勝佛·欣然上前握手·招呼進去·只見靠窗寫字檯上坐着一人·身材長短與超如彷彿·臉方而黃瘦·雙目近視·帶了一副金絲邊眼鏡·舉止遲緩·看見二人進來·就立起身來·超如替雙方介紹了·讓卿慢慢的低聲說道·兄弟聽超如說起先生的學問意氣·渴慕得很·今天見了先生的丰采·真不愧人中鸞鳳·宜乎超如說起了先生真欲五體投地呢·勝佛道·豈敢·豈敢·讓卿先生的文采品行·久所欽仰·兄弟粗疏浮躁·不值一晒·超如的話·不過阿私所好罷了·超如笑道·我們見面不談正事·先客套一番·讓卿是江浙文人·不免有些文縷酸溜溜·勝佛你是俠氣干雲的奇男子·怎麼也學了這種習氣呢·讓卿笑道·江浙人讓你罵盡了·但是勝佛先生·將來一定是在槍林彈雨之中·轟轟烈烈的幹的·恐怕超如你也不過文縷酸溜溜·作一個磨盾草檄的人材哩·二人呵呵大笑·超如道·勝佛你這回到了廣東·見了我們的先生·你的感想如何呢·勝佛道·此次到了貴省見了唐先生及常博伯英子勤·增加了我許多見識·他就把唐先生及徐麥等所講的話·細細告訴了超如·超如道·你是最易爲情感所動的·大約革命思想已打銷了不少吧·讓卿道·聽見他們革命黨品類不狼齊·所以連次失敗·勝佛道·這也是革命初起時不可避免的·讓卿道·話是不差·不過我們觀人的學問·經驗是不可少的·所以我近來想做一部書·將古今來觀人之法·集在一處·以做我們的揣摩秘本·我在上海結交了許多朋友·到後來總是失望·我們將來辦事·第一根本要能知人·所以會文正的用人連相法都要研究·真是經驗之談·勝佛道·是極·是極·超如道·今天晚上·我們到何處去替勝佛洗塵呢·讓卿道·我有一處好地方·勝佛先生不可不去見識的·我來做個小東罷·超如道·我曉得了·勝佛道·讓卿先生千萬不要客氣·超如道·你也不必客氣·讓卿是同志·所到的地方·決不是吾輩所不應去的·讓卿微微笑道·是·是·現在請你們暢談·待我把日報的稿子整理了發出去·就可以一同出去了·他就回到寫字桌上·將各處採集的新聞及社論的稿子·細細定了去取·交于經手的人·望着時鐘·已將近八點半鐘了·他就立起身對超如道·我們可以去了·超如道·你到底到什麼地方去·讓卿道·你剛纔已說曉得了·還用問麼·三人就一同下了樓·那讓卿向着自己的包車夫道·到二馬路彥豐里去·再喊二部車來·勝佛道·此地到二馬路·不遠的一點兒路·可以不必坐車了·超如道·贊成·贊成·讓卿也不坐車·三人由望平街穿出·到了二馬路鼎豐里隔壁一條弄堂·名叫彥豐

里·三人進了里門·只見坐北朝南·有一座樓房·大門是黑漆的·上挂了一塊銅牌·刻着曹寓二字·讓卿當先走進了門·到了堂屋·只見上首的房間門簾挂起·上海書廬的規矩·若有客人·那門簾就放下來·客人就不能進去·讓卿請二人進去·隨便坐下·就有一個大姐笑道·王老爲吟長久勿會來哉·犬小姐牽記煞哉·外面僕人送上茶·他向各人分送了·只聽得樓梯上高底皮鞋聲·閣閣的走下梯來·那時房門上門簾已經放下·勝佛等正在看房中的裝飾·只見門簾一掀·走進了二個嬌小的女子·帶笑的說道·王老·梁老·倪姆媽勿會出去·請各位到樓上去坐嚕·讓卿道·很好·一同去·勝佛悄悄的問題如道·那是何人·超如道·狀元夫人·你難道不知道麼·勝佛道·原來是狀元夫人的香巢·那時讓卿已先行拔步上樓·書廬中規矩·須熟客先行·客人是跟着主人的·上了樓·是五開間的樓房·踏進中間·只見上手的房門口·有一位麗人含笑相迎·勝佛見她穿着淡青色緞子的薄棉襖·上繡着粉荷色的薔薇花·下穿的也是淡青綉花一色的軟緞長裙·頭上梳着雙鬢婀娜的盤龍髻·丰神絕世·儀態萬方·含笑讓客·進房一看·原來是把兩間房打通了·作爲一間·兩間中間挂了鐵青色緞子上用金線綉成飛龍舞鳳花樣的大幔·作爲隔斷·房中地毯是紺紫色卍紋式樣的毛織品·靠東壁是一只大沙發·紫色絲絨的墊子·面前是一只白漆柚木的百靈台·四把玲瓏的白漆椅子·南北隨意排列着·幾只小桌椅·也有秋葉式的·也有連環式的·也有菱角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所漆的顏色·各不相同·或果綠·或粉紅·或鵝黃·或荔紫·桌上也擺了各色的抽絲花邊茶墊·牆上是用淡黃色緞子裱糊的·挂的幾幅油畫水彩畫都是柏林羅馬新出的畫家畫的·三個人隨意坐了·讓卿帶笑說道·今天是這位戴先生慕名來拜訪·幸蒙主人不棄·我是狼榮耀的·隨向勝佛說道·這位曹夢蘭女士·就是狀元夫人·勝佛含笑說道·久聞大名·如雷灌耳·今天真用得着這二句了·夢蘭微哂道·王老·你又來挖苦我了·總是紅顏薄命·承諸位看得起·常來走走·真是感激得很·超如道·你的事狠可做一篇吳梅村的長歌·不過希望你將來再作一點可泣可歌的事·我們就可以着筆了·夢蘭默默不語·勝佛道·你脫不了文人習氣·這種哀感頑豔的一類文字·最足銷磨志氣·吾們也要視同鴉片賭博·一律驅除才好·否則也是亡國原因的一分子呢·讓卿道·真是藥石之言·幸而醇酒美人·勝佛先生沒有提出來驅除·今日此舉·還可不算十分唐突哩·勝佛忙道·讓卿先生不要多心·超如向來知道我的疏狂故態·至于看花坐月·借酒談心·倘也要禁制·轉是僞君子的狀態了·吾輩

止要不沈溺其間。就是烟館賭場。亦何嘗不可親入地獄。只要我度衆生。不要爲衆生所度罷了。超如道。你的主張。不用說好。即你的言語。亦妙絕天下了。讓卿道。我再請幾位同志來。隨向中間桌子上。取來筆硯及請客票。一面寫。一面問超如道。林敦古在上海嗎。勝佛道。剛同我一隻船上來。也寓在一品香。讓卿道。好極了。隨手寫了四五張請客票。交他們下人送出去。隨向夢蘭道。此間房子空麼。可以借此請客麼。夢蘭笑道。那有什麼不可以。讓卿道。我聽見你的做西餐的廚子很好。我們就吃大餐。各位同意麼。超如道。很好。本來西餐比較的乾淨一點。于衛生也有益些。一會兒下面揪了電鈴。房門外一個侍女道。王老。朋友來。只聽有人上樓梯。讓卿迎出房來。勝佛在後面跟着看。只見那先後走進來的三個人。都是熟人。一個是唐在經。一個是胡子靖。一個是林敦古。一進房來。敦古就向着勝佛笑道。我到了一品香。說是你已經出去了。原來你是走到了木天玉堂中來了。勝佛道。我到了寓中。知道超如在上海。就立刻到讓卿先生處找着了。此地是讓卿先生引導來的。隨向着唐在經說道。你是幾時到上海的。在經道。來了不過三天。我同黃克柔在長沙組的一個國術會。招集了不少技擊專家。很有幾個有驚人的技術。可見我們中國的人才衆多。可惜沒有表揚出來。超如道。吾在長沙也會過了幾個武師。可惜絕沒有一點政治思想。此等絕藝。恐怕于中國前途沒有什麼影響。在經道。一時直接是沒有的。也許間接有點用處。勝佛道。超如你不可輕視他們。武士畢竟與秘密社會較我們接近些。我們要溝通此種團體。這也是一條捷徑。所以這個辦法。我也是發起人之一哩。超如道。吾們廣東革命黨初起時。像地痞流氓。也去收集。有封爲值殿大將軍的。有封爲九門提督總兵的。我們聽見了往往失笑。然照勝佛說來。這也是一種間接的辦法哩。隨問道。讓卿還有客麼。讓卿道。還有一位。超如道。是那個。讓卿道。就是蘇州匡次芳。他是由甲午後在此地作寓公。他與此間主人很熟。未免有些顧忌。各位最好不要提起舊事。回過頭來。向着夢蘭道。可以預備起來了。夢蘭立起身來。向房中侍兒說。阿鳳。大餐桌上已預備好麼。那阿鳳道。好了。走過來。把幔子旁的絨繩一拉。那鐵青綉花的緞幔就兩面的分開了。勝佛往裡面一望。電燈晶瑩。比客座中的燈加倍明亮。居中是一張柚木的大餐檯。上面鋪着雪白的檯單。檯上中間擺着一隻玻璃的大花插。各色的中外花卉。姹紫嫣紅。嬌黃嫩綠。爛漫紛披。都插滿了。桌子四圍都用碧綠的游龍草排成一周的花紋。好像桌上繡成的綠色花邊。南北及兩旁共擺了八副食具。每副中



間是一只白磁盤，盤右是三只玻璃酒杯，盤左是一把銀刀，四件刀叉，又一只麪包小磁盤，酒杯中插着捲成各種花樣的雪白麻紗飯巾，室中的北首，是一只老紅木的餐具大櫥，四面玻璃磚，櫥面也是玻璃磚的，櫥中一格都是大小的銀盤及各種式樣的銀碗，各種真銀的鍍銀的刀叉等類，一格都是玻璃的各式葡萄酒杯香餅酒杯白蘭地惠思格酒杯，又有紅綠各色的小酒杯，晶光耀目，室中壁上是用湖綠色綾綢裱畫的，上挂了兩個楠木架子，嵌着康熙密的大磁盤，上畫着九秋圖，秋花秋蟲，色香如活，確是惲南田一派，旁邊又有幾個嵌着康熙青花盤碟的楠木架子，勝佛道，這個九秋圖磁盤那裏來的，真可算得天下之寶了，夢蘭道，這是我一個朋友江浦陳亮伯送我的，我也寶貴他，差不多的我也不去請他們到此間來看的，讓卿道，亮伯是我的同年，他向來對於磁器是很有研究的，超如道，我們此種的寶物，足以誇耀全球，我們的祖先實在不愧為大國的國民，我們做子孫的真要好好自己奮勉呢，正在說間，只聽得樓下的電鈴響，那阿鳳等已迎了出去，不一回，只聽得阿鳳在樓中間說道，王老，朋友來，讓卿走出客座，夢蘭跟在讓卿背後，只見阿鳳掀了門簾，一個人緩步進來，年紀不到四十，身穿二藍綉綢棉袍，上罩一件元色漳緞馬褂，進來後，他的眼光向四圍一掠，看見了夢蘭，說道，我們想不到在此見面，隨向各人問訊過，又向讓卿拱手道，來遲了，隨即隨意坐下，阿鳳送進茶來，夢蘭接在手中，含笑的送到次芳跟前，次芳站起來說道，不敢當，夢蘭道，匡大人又來客氣了，隨向讓卿說道，客已齊了，可要入座呢，讓卿點點頭，立起道，我們入座後暢談罷，大家一同立起，隨着主人，照着所排的座位坐下，讓卿坐在南首主位，就向夢蘭道，你就坐在對過的主位罷，夢蘭含羞道，這是不便的，次芳道，你是此地的主人，應當坐的，讓卿道，今天我們照例叫幾個局吧，超如道，我看不必，今天在此，賢主佳賓，正好暢談，不妨破例的做一個特別筵會，現在女主人不肯就坐，也是拘于這個舊例，我想不但女主人入座，就是月娟素娟二位，也請他一同入座，大家說，好得很，好得很，於是夢蘭道，如此遵命了，讓卿就對僕歐說，再添兩個座位，那月娟素娟說道，我們不必了，讓卿就對夢蘭說，請你下一個令，不要辜負了梁老的盛意，那夢蘭就含笑向月素二人說，你們就照着我坐了也不妨，月素二人方纔含羞的坐在兩旁，那僕歐陸續的斟酒送湯送菜，勝佛道，女主人會游歐洲，他的見聞真是我們所不及的，現在外國的文字語言不至于忘掉了罷，夢蘭道，我在德國的時候較多，所以德文尚能記憶，回國後與外人接觸時候少，也有些荒

疏了。不過普通的言語尚可勉強。超如道：你出洋的時候，風氣初開，不要說女子，就是男子也很少明白外人風俗的。一方面，外國人對中國人，也是如此。我聽見朋友說，曾有一個出洋隨員，年紀甚輕，不過十七八歲，他住在大旅館中，要去上廁所，他就向男廁中推門，旁邊一個僕歐將他阻住道：此是男廁。隨員說：我本要到男廁去，他一定不許進去。那隨員大約外國語程度不甚高明，說了半晌，幸有一個翻譯向僕歐說明了他是男人，方纔一笑而去。究竟因何誤會，因為這個隨員年紀尚輕，臉上白嫩，唇上無鬚，他就認為女子，可見外國人於中國男女服飾也分別不出，所以鬧出這個笑話。我們中國人初到外國，自然也要鬧出笑話了。勝佛道：從前中國派到美國的公使，有一位姓崔的，他到了華盛頓，一天上街去，看見磁器店中有一只外國女人的小便器具，是白磁上有金花的，很為華麗，他也不問何用，就買了回去。一天請客，是用帶去的中國厨子燒中國菜，那些貴賓貴婦，聽見了中國菜是很有名的，都去想嘗嘗異味，等到入了座，吃了幾樣菜，正在讚美，末後是用茶腿清蒸鴨子，那翻譯官正說着這鴨子的烹調法如何的好，不料厨子送上鴨來，盛鴨的器具却是公使親手置辦一個婦女溺器，本來很象中國的鴨牀，不過闔座看見了，男賓呵呵大笑，貴婦皺了眉，統統立起來，不辭而去，真是一個大笑話呢。超如道：這雖然是外交界的笑話，然而外國人客座中往往用女人的或繡花或刻絲等裙子鋪在桌上，也是一樣的可笑。夢蘭道：這種風俗不同，鬧出笑話，尚還可恕，我聽見有兩件事，真是中國人的羞辱呢。衆人都停了刀叉聽他說。夢蘭道：有一件事在俄國，記不起什麼大宴會，各國公使及各國貴婦人均在座，尊嚴華貴，儀節隆重，入座後，到了上魚菜時，大銀盤裡盛着一條魚，据说此魚非常珍貴，要值得幾百個羅布，那僕歐正托着魚盤，側着身送到一位貴賓面前，待其自取，那旁邊中國公使忽然咳嗽一聲，一口濃痰衝上來，隨口吐出，適吐在盛魚的銀盤中，各位想想這時的情形是什麼樣，又有一件事，在法國巴黎，有一天公使夫人洗了脚，把纏腳的脚帶交僕婦拿去洗，不料那個僕婦洗好了，就在使館的正樓上平時懸掛國旗的地方，把脚帶兩條晒在那裡，有個新聞記者看見了，回去就在報上登了一條新聞，說是中國改換了國旗，不用黃龍，是一條狹長白色的旗了，後來惹得法國外部差人來打聽，各位想想看，好笑不好笑呢。滿座的人聽得都大笑起來，正在笑時，只見阿鳳向着月娟素娟二人，附耳說了一句話，那二人就立起身，向夢蘭說道：姆媽，有堂差來了，夢蘭道：你們儘管去，讓卿道：主人有事，不妨先走。

夢蘭也立起身來道：我也去應酬一回。失陪。失陪。她三人就珊珊的去了。那敦古道。次芳先生。你可曉得經濟特科的消息的確嗎。次芳道：我過湖北時。見了南皮。他極力主張。但是龔高二位的主意還沒有定。因為南皮與常熟素來有些芥蒂。恐怕未必即能實行呢。讓卿道：南皮才氣縱橫。屢次想入軍機。常熟不免暗中阻撓。現在南皮被目為后黨。常熟當然是帝黨。兩個人芥蒂很深。那時菜已上完。僕歐將香餅酒開了幾瓶。向各人香餅酒杯中斟滿了。讓卿持了香餅杯立起來。向眾人說道：今天的聚會。並不是一種平常的徵逐。此一杯酒。望諸位各圖前進。以救國為宗旨。將來所趨縱有不同。總勿忘救國。望諸位盡此一杯。為前途努力。當時各人聽了。都悚然起立。勝佛道：有負此酒。神明殛之。各人飲盡了一杯酒。正要散席。只聽得樓梯上匆匆的一陣脚步聲衝上來。又聽見阿鳳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正是。蜀肆琴心傳綵鳳。延津劍氣合神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師 資 月 刊

第二卷 第二期出版

編輯者 師 資 月 刊 社

北京西直門內井兒胡同

# 燕都覽古詩話

兌之

偶栽山藥玉延亭老去匏庵服食精海月庵多疑地望不知元自在東城

舊聞考云吳寬玉延亭海月庵析津日記云訪其遺跡已不可得而春明夢餘錄以爲在皇牆之西故朱彝尊原書列之中城西偏其實亦傳聞之詞耳今考河南彭氏所藏張見陽補畫玉延亭圖有趙寬賦序云春坊先生所居崇文街第有園一區名亦樂中有亭曰玉延賦首又云並東郭之青陽則斯亭應在東城又考毛澄重建玉延亭記云園中別有菴曰海月玉延爲海月之輔則海月菴與玉延亭毗連亦無疑按匏翁詩偶栽山藥得佳名牆下幽亭一日成

雨集香華貝葉煙龍池慶邸鹿王筵綏柔藩服饒深意演揲休疑祕密禪

舊聞考云雍和宮在皇城東北世宗藩邸乾隆二十九年御製瞻禮詩有龍池慶邸鹿王筵之句雍和宮有祕密佛像蓋循西番之俗以示懷柔自元以來相沿有之世人多誤解

文運門開鳳蓋臨槐龍天矯覆簷深自從矮屋添修後草合垣頽又見今

天咫偶聞云貢院在城東南隅因元禮部基爲之門外樹綽楔三中曰天開文運光緒間因就試人多號舍不敷用乃大加展拓文昌槐在明遠樓前始自前明發根於東龍字號橫過甬道覆及西號舍天矯如龍宸垣識略云乾隆九年皇上幸貢院御製七言律勒石至公堂中

左樹盤松右曲池後堂槐蔭老蚪枝迷離適景園中景八百年來巷陌移

帝京景物略云成國公園有三堂皆蔭高棚老榆左堂盤松數十株右堂池三四畝堂後一槐四五百歲矣樹旁有臺臺東有閣榆柳夾而營之中可以射園曰適景都人呼十景園又英國公張賜第之堂曲折東入南臨街北臨深樹有亭立雜樹中海棠族而居二石奇質元內府園鎮也上刻元年月下刻元璽

### 受降城外落旄頭一別龍庭歲月逾二百年來涵聖澤故王臺榭傍珠邱

天咫偶聞云城隅隙地半多野水履親王邸山池即因水爲之今樓榭不存而水局如故其北有俄羅斯館按俄羅斯館者康熙中安置雅克薩城降人之所其人編爲俄羅斯旗姓名職業語言裝飾已同中國有杜羅諸姓聚族而居仍奉希臘正教有俄國教堂學校別有天地踞東北城角水木清曠人跡罕至焉

### 鍛灰日久象峯巒秋老煙林一派丹東北翠嵐飛不到天教撮土補奇觀

天咫偶聞云羊館胡同有前代廢銅廠基鍛灰積過七八丈裛延甚遠歲久堅凝如石風雨剝蝕頗具巉嶮之致坡坳迤邐且起且伏令觀者駭愕嶽奇之致疑從天外飛來每春岫浮煙秋林落葉登茲遐眺所見自遠而城堞參差正堪平視屋宇遠近都在指顧西則宮闕重重山嵐巖巖萬歲景山皆在禁中我輩送目惟此而已

### 中壘曾讐七略書竟陵西邸最蕭疏射鷺堂下簪裾集第一園林畫不如

宗室伯希祭酒盛昱所居曰意園園林文酒之盛在光緒中爲最越縵堂癸酉日記云至表背胡同赴伯希之招牡丹半落香色未減亭館清幽廊檻迤曲疊石爲山屈曲而上上結小臺可以延眺垂楊婀娜蒹葭四垂其居宇亦雅潔閒敞都中所僅見也是日諸君皆同雋少年意興爛漫同往山後習射予獨徘徊花間徧倚闌檻甚得佳趣

絕域元戎返使旌閣中親見玉芝生傳衣會共車茵醉旋馬依然傍禁城

左文襄文集紅蝠山房記云余近寓東華門外北池子西偏對禁城中隔荷池戶牖皆拱宸垣於隙地構屋拓新舊石鼓文張之壁名曰石鼓閣一夕門楣茁玉芝五屋中四周若農閣學見之爲圖而綴以頌其序有云公導游斯閣詳睇芝狀閣內稅端左右各兩簷斗拱左三右二房結兩楣蓮呈九品孟圓盤大輪困鬱律根柢連理白逾截肪日光照之華紋細膩寶從仰觀詔所未覩見思益堂集據左文襄年譜乃光緒七年十月事也先文愼公初入樞府時亦儼居焉門庭偏隘賓至不能容也先公超覽樓詩稿中有詩云舊棲黃閣老親見玉芝生耆耆天平格嘉祥室考成樹遺召伯愛墩重謝公名會侍車茵醉傳衣愧閉閣

春坊一石臥牆陰姓氏宮僚雨蘚侵自是官曹閒廢久玉河衰柳不堪尋

錢鑿石詹事府晚步詩云庭柏身何瘦階苔跡自蒼望中金闕迴雨後玉河涼隸少塵聲靜官閒古意長不因碑額在誰復指春坊注云詹事堂左仆碑於徑出入者坐臥石滑如砧惟額字大猶可識明左春坊題名也

祭酒居鄰忠肅祠清風異代暗相師一椽猶對城東巷淒絕蘋蘩記歲時

蕉廊勝錄云崇文門內裱背胡同舊有于忠肅公祠初名忠節祠卽公故宅爲之者見人海記歲久祠廢淪爲民居小屋數椽俗呼爲土地祠宗室伯希祭酒盛昱居第在裱背胡同稔知其事同里金忠甫漢紫泉兩前輩商之祭酒清釐故址凡居民佔住者量給貲令遷讓於是祠址復完鳩工庀材重建祠宇奉忠肅神位以歲二月設祭合郡人咸蒞別建屋二十餘楹爲旅京郡人應鄉會試者棲止之所其地距貢院近也

玉真金闕繡幡祀典都由俗說厯夾竹桃花多俗豔更迷壇坫聶雙江

槎庵小乘云考南唐書徐知證知諤並不至閩亦不聞雅意道術今福州有廟祀甚著靈應永樂十五年成祖寢疾醫藥罔效禱之而瘳於是建靈濟宮於京師封金闕玉真真人世廟識餘錄云京師靈濟宮講學莫盛于癸丑甲寅間是時徐階歐陽德彞豹程文德主會皆有氣勢燕都游覽志云宣城第園在靈濟宮前府第中園也衆木參天夾竹桃二大樹層臺高館不下數十張席者日無虛地

蒼槐黛柏樹深環堂後清池漲石垣好事何人冉都尉阜成門下月張園

燕都游覽志云月張園在阜成門內傍城垣下入門兩垂柳拂地黛柏蒼槐深環石砌堂後枕一池其修廣倒影入屋楹周遭菜畦今屬冉都尉矣

能教白塔轉深紅多恐南人作主翁舍利銅餅香水滿祥雲長護一城中

長安客話云妙應寺在阜成門內寺右偏有白塔一座創自遼壽昌二年爲釋迦佛舍利建內貯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無垢淨光等陀羅尼經五部元至元八年世祖發視石函銅餅香水盈滿色如玉漿舍利堅圓燦若金粟前二龍王跪而守護餅底獲一銅錢上鑄至元通寶四字帝后閱之愈加崇重卽迎舍利崇飾斯塔角垂玉杵階布石闌簷挂華鬘身絡珠網制度之巧蓋古今所罕有矣帝京景物略云元初童謠曰塔兒紅北人來作主人翁塔兒白南人作主北人客世祖時塔色篋赤及高皇帝兵起淮陽塔白如故

十八曹司水際浮雲樓露井事悠悠赭衣貫索哀傷地翠竹孤槐冷澹秋

郎潛紀聞云刑部白雲亭最低夏秋雨後輒排几案作橋亭中水深至一二尺阮吾山司寇有詩云十八曹司水際浮者今尙然也然相傳以沙攤翰林院水滄三法司爲吉祥不解何義天咫偶聞云刑部大門橫鐵

鎖一條惟官出入去之餘則由索下入意在戒人勿入所以止好訟之意骨董瑣記云刑部北監乃前明鎮撫司舊地有老槐直幹參天相傳椒山先生手植香雪巢詩鈔刑部有雲樓露井又有重栽北監阿公祠竹詩注道光間合肥李封君著有貫垣紀事詩有阿祠綠竹一首阿諱世圖雍正時司獄有惠政值除夕遣死囚三十人回家度歲皆如期歸獄按辛亥後改建司法部爲崇樓舊日遺址惟存阿祠及古槐而已

### 承平愛士好春軒冠帶蕭閒櫪馬喧偃月堂深聞鬼語難忘兩代舊權門

潛研堂集題裘湯士少宰苑東寓直廬云趨臺西畔有新廬履道坊南宅不如應爲城居少花竹天教銷夏此閒居自注公賜第在長安右門西弇山年譜甲申公寓石虎街裘文達公第閱微草堂筆記云裘文達公賜第在宣武門內石虎胡同文達之前爲右翼宗學宗學之前爲吳額駙府吳額駙之前爲明大學士周延儒第越年既久又窳僻閑深故不免時有變怪然不人害也聽事西小屋兩楹曰好春軒爲文達燕見賓客地北壁一門又橫通羣屋兩楹童僕夜宿其中多爲魅舁出不知是鬼是狐故無敢下榻其中按其地爲相傳凶宅之一居者多遭意外近改爲圖書館及學校矣

### 爭道南垣與笠翁手堆雲壑奪天功誰知曲榭芳亭側又見倪迂高士風

竹葉亭雜記云宣武門內武公衛胡同桂杏農觀察舊居焉宅西有園曲榭芳亭之前鑿小池砌石爲小山屹然蒼古爲群石冠苔蘚密摩挲石陰得萬曆三十年三月起堆壘山子高倪修造十六字又在張南垣之前矣

### 寶蓋香花覆錦幃爭看洗象里闔空越裳自斷朝正使零落千官鹵簿中

野獲編云象初至京先於射所演習故謂之演象所而錦衣衛自有馴象所專管象奴及象隻特命錦衣指



揮一員提督之凡大朝會役象甚多常朝則只用六隻所受祿秩俱視武弁有等差人有入觀者能以鼻作威築銅鼓聲觀者持錢畀象奴如教獻技又必斜睨象奴受錢滿數而後仰鼻俯首鳴鳴出聲將病耳中先有油出名曰山性發則豫以巨縵縻繫之長安客話云象房在宣武門西城牆北每歲六月初伏官校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濠內洗濯天咫偶聞云象房在宣武門內明之舊也咸豐以來滇南久亂朝班無象者十餘年至同治戊辰雲南底定緬甸始復貢象七隻余庚辰入都會往觀之至甲申春一象忽瘋擲玉輅於空中碎之遂逸出西長安門物遭之碎人遇之傷從此象不復入仗而相繼斃矣京師遂無象又燕都遊覽志云真如寺在元季爲定力院南向今之象房是其山門蓋象房初設於報國古松之畔以隔城致稽赴闕乃割定力院爲馴象所又漁洋竹枝詞有云玉水輕陰夾綠槐香車笳鼓錦成堆千錢更賃樓窗坐都爲河邊洗象來

### 清河舊邸鎖蒼苔會奉皇孫繡襍來柳色龍池佳氣歇城頭何限路人哀

順天府志榮親王府今爲醴親王府天咫偶聞云太平湖在內城西南隅角樓下太平街之極西也平流十頃地疑興慶之宮高柳數章人誤曲江之苑當夕陽銜堞水影涵樓上下都作燕支色尤令過者流連不能去其北卽醴邸故府已改爲祠按醇王府以德宗潛邸之故廢而弗居今海棠數十株猶爲勝景

### 吉祥寺改石鐙庵唐代名藍贖兩三野水蒹葭今亦渺西匡詩境待重探

順天府志云石鐙庵本唐吉祥寺故址元秦定間修明萬曆丙午重修改名蓋修時於地掘得石鐙上刻唐人所書心經萬曆中翰林黃輝陶望齡集摺紳於此放生舊聞考石鐙庵今非其舊寺中有石香爐一云卽舊傳石鐙然爐上亦無鐫刻心經決非舊物惟有碑一漫漶不可讀碑陰尙存吉祥寺三字天咫偶聞云石

鐘庵在象房西承恩寺街湯西厓少宰詩所謂巋然削出此香台恰在兼葭野水隈者也今其地並無兼葭野水信滄海桑田矣然西旁官溝之上窄港相通石橋互疊或倚茂樹或亘頽牆金晃刹竿最多蕭寺花依籬角略辨人家且城帶西山離離瘦碧塵飛夕日點點疏紅雖不能遽角勝江南亦無復東華塵土夢矣

蠟燭旛竿耀法輪唐家制度佛精神房留官坐監施飯歡喜卑田乞食人

舊聞考云法光寺初名蠟燭寺又名捨飯寺唐時京師禁丐者分置病坊於諸寺以廩之亦謂之悲田院卽今蠟燭與幡竿寺明亦爲收養窮民之所順治十六年重修有碑李光斗法光寺碑略禁城之西里餘有古刹一考其鐘銘寺曰蠟燭亦曰法光明季常舍飯於此故又謂之舍飯寺坊巷胡同集舍飯蠟燭寺日給貧人粟米病者有醫死者有棺藤陰雜記云西城飯廠設增壽寺錢飲光澄之到京寓寺詩一路風塵滿鬢華解鞍便宿老僧家房留官坐監施飯店與人開帶賣茶庭樹午餘時繫馬鐘樓日落亂棲鴉五更不睡驟車過鐸響鈴聲枕畔譁知康熙初年施飯卽在此寺

一曲悲風歇玉琴湛然相業有傳心萬松遺塔紅塵外夕照年年影散金

淥水亭雜識云萬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師也有萬松語錄釋氏新聞又善撫琴嘗從文正王索琴王以承華殿春雷及種玉翁悲風譜贈之見湛然居士集帝京景物略云今乾石橋北有磚塔七級高丈五尺草生其頂有石額曰萬松老人塔

松柏桑榆間海棠茶蘼雪白襯丁香平泉草木何勞記一卷詩心夢裏莊

阮文達雙夢園記云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於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岡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而亭館花木之勝在城中爲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

柰丁香茶藤藤蘿之屬交柯接蔭玲峯石井嶽崎其間有一軒二亭一臺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繙塵也余舊藏董思翁自書詩扇有名園蝶夢散綺看花之句常懸軒壁雅與圖合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爲太常仙蝶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匳奉歸余園者及至園啓之則空匳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園畫者祝曰苟近我我當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園故無名也於是始以思翁詩及蝶意名之天咫偶聞云此園今已改爲花廠無復亭臺花木祇石井存耳

# 霞飛自叙

卷四

金惠生譯

## 第五章 我在一九一六年與政治之關係——我的辭職（上）

在論一九一五年的一章之末，當我記載那年內我與政務的關係時，我會說民國大總統在十二月二日所簽字的命令已擴大我的職務而加強我的權威。我未曾妄想這就是政客對我為難的終了。戰爭已有十七個月，並且也有延長許久的威脅。因為人的損失，軍區居民所受的痛苦與危險，被佔各省不幸的人民所受的野蠻待遇，依漸產生了一種逐漸不安的狀態。以後又有凡爾登（Verdun）之戰，在一九一六年前半年的整個時期內，法國的神經受着最嚴烈的試驗。

這種情形雖然可以明瞭，但此中有兩種危險。在我們的這類戰事裡，國民的精神是勝利的要素，維持國民精神雖然是政府的責任，但在另一方面——這是問題的第二因素——我的職責是要看顧軍隊的精神，並防止後方漸漸顯著的倦意傳佈到前線。

因此我嚴密管束報紙，也促政府注意一切經過檢查而因故仍然危險的一切論文。

對於戰時新聞的檢查，會有許多的批評。這既是政府制定的法則，我就不必在此處為其辯護。錯誤與過度的檢查是可能的；不過，檢查仍是必須有而維持的。想一想報紙如保持其平時自由刊登新聞之權，則其結果如何。前線工作的任何人可以寫信給個新聞家，並告訴他當時計劃中之措施之大略；幾天之後，這消息就許在報紙上發表。能準說一個新聞家的愛國心能使他勝過刊登有趣新聞的試探嗎？在一八七〇年之戰裡，德人不是從法國的一個大報紙獲得關於我軍移動的最要消息嗎？

還有一次要的原因；不論一個出版家的用意如何好，也不能容他自己判斷何者可說與何者不可說，在他認為完全無害的記載裡，也許有他看不出來的危險存在。民衆不明瞭敵軍獲得消息不常是因為得着重要的文件；他們常將單獨好似無價值的小消息合在一起。再者，報紙以在內地鼓勵努力與克服阻力的美名爲藉口，而發生一些論戰，使前線的兵士相信沒有努力加增戰爭的用品，如容許這事，也有危險。我們也不能容自命戰略家的人不斷批評戰事的指揮，他們對於戰事或我們的處境什麼也不懂，對於我們自己的困難和我們與聯盟的關係的困難也完全不知道。當國家的安全需要合作與諧和爲行爲之唯一規律時，要傳佈煽動前方反對後方，作戰人員反對參謀人員，步兵反對砲兵，軍隊反對首領，那真是荒謬絕倫的事。

有人要說法國經過長期的掙扎方贏得政治之自由，言論的自由是不易放棄的；但戰壕裡的軍人不是不祇放棄其政治自由而且放棄其一切自由，來維護自由與國家的生存嗎？動員的軍人因戰事既應捨身，內地的國民爲何不能暫時犧牲其言論的自由呢？強迫服從靜默的法律，這並不是罪過。

一九一六年初，報紙的不慎達到一種程度，使我不得不直接向政府抗議。一月十四日，我親身將下列的信交給陸軍部長加烈尼（Gallieni），請他注意這事：

「總司令致私人書於陸軍部長：

「在最近幾星期內，某幾個報紙對於最高指揮權的批評已成爲確實的敵對行爲。我提出幾個例子：「被禁人報」，「巴黎午報」，與「勝利報」。我也請你注意一月十日「新聞報」發表一個給礮兵次長的文件，這對於我軍的組織給敵方以最有用的消息。

「這應由政府來決定——至於軍事檢查更應由你來斷定——報紙在平時所慣於發表的消息與批評，在戰時應限制至何限度。

「至於我自己，我既對於交在我的命令之下的各軍的紀律負責，我祇能向你報告，某各報紙對於軍隊領袖，參謀人員與軍官的攻擊對於紀律的損害，我每日都可看出其證據。這些攻擊如再繼續，則我認爲我有職責禁止在軍區內售賣這些報紙，我也請如此的通知你。」〔註一〕

〔註一〕 總司令秘密私人卷宗，第二部，第三卷，第四十四號文件。

我決心在這事裡如不能從陸軍部長獲得滿意結果，則將向民國大總統提出，因我認爲這事是緊急而重要的。但加烈是個聰智的人，他見出我的論辯的力量；他向他的部屬下必要的命令，於是報紙的批評就謹慎而緩和了一些時。〔註二〕

〔註二〕 國防委員會會議中數次提出新聞檢查問題。特別是我在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四日向白理安與馬爾成 (Malvy) 談及這項問題。他們完全保證取消報紙裡的論戰。

差不多在此時，加烈因病離開陸軍部，一月十六日，由落該 (Roques) 繼任。〔註三〕

〔註三〕 內閣對於繼任加烈的人選，很費討論。提出弗萊新奈 (Freynet)；但他已將近九十歲了。以後白理安籌劃兼長陸軍部，而將外交部給布查 (Bourgeois)。至終決定選一將官。政府人員在柳戴 (Lyautey)、杜白 (Dulain) 與落該身上遲疑不決。我會想到殖民地軍隊總觀察官法滿 (Famin)，他由開戰起就有偉大的供獻。

自開戰以來，他是第四個部長。第一個是麥西美 (Messimy)，是個陸軍的老軍官，戰事發生後，他在任祇有幾個星期。第二個是米勒蘭 (Milliard)，我已表示我對他的欽慕，並且我對他永遠給我的有力支持，以及他對軍實製造的有力鼓勵，仍有感激之心。我與他的繼任者的關係，在他的短的任期內，是永遠親善的，雖然有時發生不可避免之歧見——如同我方才所記載的。他左近的人對我不友善；但我在他處也說過，加烈尼在就職時所應許我的忠誠合作，他是永遠履行的。

落該沒有安撫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者的那樣威望。但不應忘記他就職時政治的情緒已不似一九一四年我們有緊迫的危險時那樣有約束。所以他的地位比他的其他前任由政治的觀點上看較爲困難；但我不得不承認我時常追念在一九一四年緊急時期及一九一五年內與我發生關係的文人部長；他們不遲疑的負責，他們保護我的行動的自由，他們對於無聊的議員對於他們的直接攻擊，或經他們而對我的攻擊全淡漠的不以爲事。

落該接任以後的一些時，他與我兩人極親密；我們全是工業學校的畢業生，全曾在工兵服務，並且因爲我們在安南作戰的回憶，更使我們發生親愛的朋侶關係。

在五月與六月裡，凡爾登的危機又緊急時，政客們認爲這與英軍的表面上的牢不可破大不相同，於是在上下兩院裡不滿之情漸漸加增，因此秘密委員會開許多次會議。下院的秘密會議由六月十六至二十二日舉行，上院由七月四日至九日舉行。

我無意描述這些會議裡的情形，白理安 (Briand) 的多所倚賴的人員特羅 (Philippe Berthelot) 時時通知我這些。他時常到我這裡來吃飯，我從他知道政界裡進行中之事務。這些秘密會議給白理安機會作許多極好的演說，在投票時因此佔頗大的多數。

不過，下院在這些討論之後所通過的決議案，其中有個危險的辦法。決定「指派一委員會，由政府協助之，其職務在研究並批准各機關為陸軍的需要而作的措施。」下院固會宣佈要嚴厲防止干涉作戰之計劃，其指揮或實行，但議會審查之路一開，則無人可知其限度如何（一九一七年之前證明了這個）。

我樂在此處追憶我在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寫給陸軍部長的一封信，我若必須在今天重寫，我覺得沒有理由改變這信。結束的話是這樣：「總司令是對政府負責，政府如不贊同其行動即可撤換他。戰爭時不能有他種的管轄」。〔註四〕

〔註四〕 卷三，第五章

我所恐懼的，不是為我自己，但是為陸軍的最高利益，就是消息不準確或焦急前進的軍官與以管理委員資格視察前線的不慎談話，能够損害紀律。此外，下院雖會宣佈無意干涉作戰的指揮，但我漸漸覺得執行指揮已有困難了。

選擇將官擔任緊要的職務是個重要的例證。我認為我對國家的責任需要我自由遵從我的良心選擇這些人，但在這事上有個慢而不幸的演變。米勒蘭作部長時，我的一切升級擬議都無修改的接納；加烈尼作部長時，我提出的名字有勾消的，但沒有填寫他人的名字，所以我還可自由提出他人替代被拒絕委任的人；但落該來到聖·都米尼哥 (St. Dominique) 路時，我的建議被送回來，名字被勾消，並填寫上了其他的名字。

以後可以見出政府干涉將官的委派，逐漸加增，到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陸軍部長給我一封信，其干涉那達到了極點。他表示願意我撤去杜白，郎格勒 (de Langie)，衛拉萊 (de Villaret) 與都里 (d'Urbal)，並派翟拉 (Gerard) 為一軍之軍長。〔註五〕

〔註五〕 總司令私人卷宗，第二部，第三卷，第七十四號文件。

三月二十五日，我寫給杜白以下的信，我努力減輕部長教我實行步驟的嚴厲性：

「政府遵照議會減輕軍官年齡的議案，已決定將前線上超過新近規定的年齡限制的將官撤職。所以我接到正式的命令，將這種決定無遲緩的施行在你的身上。我必須如此作，是我極端遺憾的。」

「在我向政府表示我因失去你而感覺的深切遺憾之後，我又追述你在長久而有效的事業裡，對陸軍與國家的偉大貢獻。我指出你在二十個月的鬥爭裡所作的重要而光榮的工作，以及你所賺得的感激的許多證明。所以我請使你軍事的天才與不倦的活動繼續爲國家服務。」

「政府依我的請求，指明有意派你爲巴黎警備司令，將防守首都的責任交給你。我充分相信你在這新而重要的地位，仍然要作可欽慕的領袖與忠誠的公僕。」

「至於我自己，我永不會忘却我們親密的合作的回憶；我祇能再度向你表示我的謝意。」

「你的委任星期末就要發表。」

三月二十八日，我由杜白接到以下的回信，他以高貴的尊嚴接受這種決定。（註六）

「我先請感謝你，因你用親愛的辭句想要減少我必須去職的痛苦，你惠然提出我所作的貢獻，也是我所深切感激的。」

「我真喜歡與你同處一直到國家獲得釋放之時，但我不得不遵從關於我的決定。」

「我深謝政府因你的建議而委我爲巴黎警備司令。我將如以往盡我的全力擔負這種任務。」

一九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我以第五軍長戴斯培雷 (D'Esperey) 繼杜白爲東路集團軍司令。

郎格勒也以同樣尊嚴態度接受他去職的消息。我利用我與加度納 (Catonna) 巡視法國東部的機會，頒給他陸軍勳章，作爲他對國家服務的最後報酬和他爲衆人所景仰的標記。典禮在三月二十九日於沙倫 (Chalons) 舉行，當我將勳章掛在他的胸上而擁抱他時，我覺得受了極深的感動。軍隊在他們的老司令面前經過時已將入夜了，他的態度裡有武俠的風采，感動了一切在場的外國人與法國人——加度納，他的參謀人員以及當時在第四軍的幾個賽國軍官。

除去軍長和集團軍司令之外，議會又開始研究次要的軍官——因各種原因而招嫉於政客的伯賚 (Belie)，以前曾作米勒蘭幕僚長的布阿 (Buat)，我的人事局長貝爾 (Bel)。已經有傳言說善蒂義 (Chantilly) 的總部的軍官多想娛樂而少想作戰。人們對於前線穩定而軍官數目加多也表驚異，不曉得情勢的人認這個爲沒有道理。（註七）

（註七）我自然不能擔保我總部裡的三百各階級軍官的德行。我所能說的祇是與我最接近的幕僚，他們由早七時辦公到晚十



一時，而且其中還有幾個，如同伯賽，在夜間還用大半時間工作。

有人說我們奢侈，在這裡我或可記載一件事。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我請民國大總統，閑揆，加烈尼，各路集團軍司令，與海格吃飯。海格的副官弗拉特爾（Fulter）向我的司儀官道基利愛（Thouzelier）詢問我的起居與飲食如何辦法，他說英軍總司令要摹仿我，因他認費蘭區（French）的生活過於費錢而奢華。海格要仿照他所見到的我的簡單生活。

我不要再屈而對此事提出統計；祇需說穩定戰事裡參謀軍官的加增已為必要，不祇在大單位裡，而且在最少的部隊裡。其特別原因是後方一些勤務的發展，其重要性在開戰時很小，但戰事愈延長則其重要性亦必加增。我一定知道如將我們所有的參謀軍官人數與各聯軍與敵軍司令部的參謀軍官人數比較起來，並想到各軍實力的比例，則可知法國總部人數的加增較為合度而比他處的工作也較勤苦。

這是一些無足輕重，惡意而不对的謠言的幾個例子，我對這些毫不注意，但流傳在一個每人神經都受重大的刺激的國裡，就很容易激動群眾的心理，而發生疑惑與恐懼。

七月七日，上院秘密委員會仍開會時，陸軍部長來見我。他在問我些當時撒姆（Somme）河進行中的戰事的詳情後，又給我幾個問題，是關於政客的心中所以為最寶貴的兩件事，即是議會的管理與考核和總部任職的軍官數目。我回答說我要注意這些事，但我認為現在不是實行議會所想見的辦法的時候，因為撒姆之戰剛開始，也需要我所有的注意力。

落該入閣之後，他相信自己有特殊的政治天才，他臨行時給我這種忠告：「我很認識政客們，祇是要好似永遠與他們同意，永遠不直接反對他們。在小事上我總是讓步；如此他們就滿意的走了。」

我回答說，「這是很妙了，但你再沒有小事讓步時，你就須在大事上讓步，他們從你得著大事上的讓步時，他們就不要你了。」〔註八〕

〔註八〕 霞飛將軍記這段談話時，所用的「你」字完全是不拘禮的「E」字。——原譯者。

落該的辦法雖然自己覺得滿意，但不是我的辦法。

在我的敘事裡可以看出我如何堅持尊重我的權利與優先權；我如此行不是因為驕矜或虛榮，但我認為一個人如擔負責任，他理當保留一切可以使他擔負重任的方法。我在記撒姆之戰的一章裡，已經記載我與落該因大總統到凡爾登之行

所發生的齟齬。我用力維護的陪同政府人員到前線去的權利，我認爲更是必要，因爲不遵從這種規章的危險，我在幾天之前已有證明；政治的一般趨勢使我更討厭政客對於我的作戰的不合時宜的干涉。

我在陪同大總統去撒姆河回來之後，在七月十七日給落該一封信，討論議會管理的問題。當時下院正討論達笛(Tardieu)的報告，他建議組一三十人的委員會，負責管理前線，內地與各軍之後方區域的管理歸陸軍委員會管理。

我與陸長在信裡所討論的就是這個計劃。我告訴他，議員如到鐵路極端之外與後方區時必須「事先通知」我，如到前線區去必須與我「商榷」，不然我就不許他們到軍區裡去。

我拒絕承認這些代表應由下院議員自己選擇的內地軍官陪同。再者，我規定一種原則，就是管理的實施應在勤務部份而不在各軍；這個意思是應該與我接洽，而不應與我的部屬接洽。

我非常疑慮議員是否要尊重他們自己所定的界限，他們認爲要考核並管理勤務部份，而承認作戰的指揮完全在他們的權限之外。我的這種恐懼很快的證明是有理由的。

六月二十六日，我接到阿貝費利(Abel Ferry)在視察凡爾登後所作的報告。這文件從頭到尾全是論的作戰設施。其中充滿關於防禦編組的建議，並討論其現在地位之價值。雖然如此，從沒有一件事證明阿貝費利的軍事才能。

八月一日我派伯賈到巴黎與落該與他的參謀長格拉基阿尼(Graziani)談論這事。我交給他兩封信，信裡說明我的觀點與建議。〔註九〕

〔註九〕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第一五一與一五二號函。

在第一封信裡，我爲七月二十七日議會提出的辦法提出下列的實施辦法：「下院可以授權於其委員會，使其就地對前線各軍爲有效的管理」……等，這種管理應與六月二十二日通過的決議案相符。我追述其管理及於「職務在供給陸軍需要的事務部份；要注意不干涉關於軍事設施的觀念，指揮與實行的問題。」

在第二封信裡，我回復陸軍部長的一封信，信裡他表示要立刻知道前線勤務部份的工作方法，並要詢查以使他能回答議會所要問他的問題。我說我有意派總部勤務總視察官貝林(Belin)負責一切關於議會管理的問題。我並且說：

「當你通知我，一個代表團要視察一或多數軍的任何勤務機會時，勤務總視察官即與代表團主席接洽，以與之規定何時與如何實行代表團的工作。一切的便利，除去當時軍事情形所需要的限制外，均將無限制的供給」。

「勤務總視察官要派定陪同代表團的軍官，在有重要事件時，他要親身同行。」

「應當規定在後方區與鐵路線極端之前，祇須通知我已有代表團動身，我好頒發必要的命令。但在前方區內，如直到現在所公認的，代表團每次要在這區內實行管理時，必須事先與我商酌。我將立刻通知你，軍事情況是否容許如此行。」

「當日晚間伯賚由巴黎回來。他對於落該的態度的印象，顯然是令人失望的。」

他對伯賚說，「議會管理就是我的管理。」這種方式證明行政與立法的權力越發紊亂了。伯賚也帶來陸長的一封信，他以錯亂的辭句說明他要給因公到前線的議員以完全的自由。

「陸軍部長致書於法軍總司令（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

「剛由上院與下院通過的決議案，指明議會要以其代表團對於前方與內地的勤務部份加以管理。軍事設施不在其內；但兩院顯然決心要知道不但在防禦的編組裡，而且為進攻的適當執行，已有重要的準備。在另一方面，閣揆在對兩院的宣言裡宣佈議會管理不能延展至軍隊的指揮，這事是政府單獨向議會負責的。」

「這種情勢產生兩種結果：

「一、議會代表將有權調查前線一切勤務部份。即使他們任務的正式目的不包括作戰的設施，他們在旅行期間，不論我們願意與否，也要收集軍事性質的消息，他們在與政府人員談話時或在委員會會議裡，在議院演說時，或在秘密會議裡，一定要用這些軍事的消息。」

「二、因此，即是上述的第二種結果，政府——在這事裡即是陸軍部長——必須時常獲得關於前線的消息，並且在任何時可以收集其所沒有的消息。」

「陸軍部長獲得這種消息，他即可通知內閣與議員一些事，並且可以充分回復任何給他的問題或正式質問。關於消息的供給，這些條件並未足量履行。」

「必須在陸軍部設立一種可以命名為「勤務總視察處」的機關，才能完成這些條件，其人員將就地收集消息並隨同管理代表團視察。」

「為要免除重複起見，這視察處可以吸收在你的總部以貝林為首領的視察處；所要做的是祇是他將辦公處遷到巴黎

來，並如必要時由後方勤務處調用人員。你若用貝林與其軍官作些觀察也可。

「至於軍事設施，擴大我們在我回答關於凡爾登之戰所採用的辦法即可足用；發蘭丁（Valentin）由必要之軍官協助，時時得着消息，他於是能通知我。發蘭丁自然要保持其參謀長助理的職務。」

「陪同議會代表到前線的軍官要作報告，其抄件將送給你；你也要接到代表團員所作報告之抄件，你的責任是在將你對於這些報告的評語送交我。」

「這觀察系統包括勤務總觀察官與參謀本部的一個代表，此外其助理秘書與部長也要觀察各勤務部份。」

「我請你通知我，你能否在提出的情形下將貝林派在我的指揮之下，同時並給我一個可以派為協助他的軍官的名單。」

「這觀察組織的詳情可立刻由貝林與你的主要助理規定。」

第二天，八月二日下午，我將回復上述的陸軍部長的信的文字交給白理安。我樂意直接與閣揆交涉這項問題，因為他對議會有深切的認識，所以比落該更多能估量後者所提辦法的危險。其實，我對白理安的信任比對落該的信任為大。

「總司令致書於陸軍部長：（一九一六年八月二日）」

「在你八月一日的信裡，你通知我你擬創立一機關，以實行政府（即是陸軍部長）與議會對於前線軍隊的管理。」

「在遵命研究在作戰期內實施這兩軍管理的方法，我相信如不欲減損軍事的指揮與國家的安全，則必須指出這種管理所應有的限制。」

「我認為這種限制明白規定於六月二十二日下院所通過的決議案裡，閣揆在辯論達留提議時的演說裡，與討論時的趨勢裡。」

「作戰之設計，指揮與實行是議會自身對於議會管理之外的；但你仍然說「兩院決心要知道不但在防禦的編組裡，而且為進攻的適當執行，已有重要的準備」。」

「顯然議會代表要得這些保證，祇需完全知道總司令所有接濟的分配，研究他心裡的目的，並嚴密觀察他要完全目的所採的步驟。這一切事全屬於作戰的指揮，我認為要准許通信述說這些消息，則對於國家的守衛有嚴重的危險。」

「你也通知我，為要使你能供給議會一切所要知道的消息，為要使你能回復一切軍事性質之問題，你已決定在參謀

本部裡創立一部份，擔任時時供給關於作戰消息的責任。最要緊的是不要在這事上有誤會。

「我從來就準備將一切過去的作戰消息供給給你，我也能以「私人」資格供給給你任何你所要的解釋；但若使我受永遠的監視，若在我現在所擔負的重任之外，我還須時時向政府解釋，並使其看明白我所作的決定，我就不能同意。這種辦法將使我失去我所絕對需要的思想與行動之自由。」

「再者，我如不放棄我對軍隊勤務部份所必須有的管理權，我就不能如你所擬議的，超過現在的限度，將其行動放在你直接命令下而完全不在我的權限內的永久視察處的調查之下。」

「直至現在，政府一向對我信任；政府如欲繼續信任我，則我請求不要將我置於陸軍部長的永久而繁瑣的監督之下。」

「在另一方面，政府如不再完全信任我，則我請辭去我在擬議的新情形下所不能再擔任的責任。」

我將這信念給閣揆，並向他解釋我的良心不准我接受陸軍部長所要對我實行的監督，我認這事的結果是最不幸的。白理安在極度注意的聽過之後，表示他完全與我同意。他無遲疑的決定干涉落該，他在第二天閣議時可以見着他。他應允要使落該改變他已給我的信裡所用的辭句，他並且在我臨行時又說，「我不能教你與陸軍部長間有任何衝突。」所以事件仍與我以前的擬議相同。

八月四日，我離開善蒂義陪同民國大總統，上議院主席與陸軍部長到撒姆去視察。普恩加資(Poincaré)在甘普雷米(Campremy)檢閱第二騎兵師，並頒給這師的輕裝騎兵團旗幟。在愛斯魁納(Esqueno)他看見新的高射砲的試驗。在下午他頒發勳章，視察西利細(Caisy)的醫院，並看幾個指揮處。但我對這旅行最注意的部份是我有機會與民國大總統與上院主席討論陸軍部長要作不幸的解決辦法的議會管理。普恩加資照例的不表示意見。不過，我看出他贊助我的說法。杜博(Dubost)則無遲疑的贊同。落該多半已爲閣揆嚴辭批評，明白自己已經失敗；他不痛快的神氣是顯明的。

如此維持了原有狀況，同意認八月一日的信作爲取消，將貝林調到巴黎與派發蘭丁爲聯絡員的事全作罷論。但陸長維持其獲得完全消息之權；我雖不反對這事，但我指出關於過去的事件，他可從他部下的一個聯絡員獲得消息，這可由我的軍官陪行時可以自由到前線去；但是關於在準備中的事件，他仍須祇從我獲得消息；我將使班尼蘭(Pénelon)與愛爾畢倫(Herbillion)向他報告。

落該對這堅決的表示讓步，他既未從民國大總統獲得贊助，又爲上院主席所明白反駁，就不再堅持了。

這問題在幾天之後確實解決了，規定一種書面的方式於一切議會代表到前線去之前交給他們。與閣揆同意規定代表將其請求送交陸軍部長，他再轉交給我；至於他們的旅行是否合於時宜，將仍歸我獨自判斷。

這些小事與當時發生的大事件相比，很算微末，但我所以不憚詳細記載的，是因爲議員的干涉頗有發生最嚴重的結果的危險。我的權威是必須繼續保全的。如受減損則結果將延誤或消滅我所已能預見的勝利，我們爲這個所付的代價已大，我覺得不當使其受卑污陰謀與政治紛爭的危害。

羅馬尼亞的參戰自然在國內引起很多的熱烈情緒，都認爲這新的補充是將臨的勝利的預兆。她因屢次失敗而被壓服，失望心於是更大。群眾對於這種不幸認爲不可解釋，其不耐狀況是容易明瞭的。報紙自然反應這種神經狀態，而且在議會裡，以前斥責我不該與各聯軍總司令直接通信而侵犯政府權利的人，現在又非難我沒有保證聯軍作戰的聯絡。

就是在這種空氣裡，發生了薩龍尼加 (Salonika) 聯軍的指揮問題。從政府提出以薩雷 (Saraj) 指揮近東軍時起，我已數次指明這問題是必定發生的。委派他的時候並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其結果的困難我已記載過；特別是英方顯出不願附屬於在西線上未露特殊才幹的將官。我已記過的薩雷與科登尼愛 (Cordonier) 間發生的不睦事件，不得不有解決辦法。有意識的手續祇是在認這是純粹的軍事問題，而不使其成爲政治問題。

這種陷阱政府未能避免，若按我的意見實說，他們也沒有想避免。當我告訴陸軍部長我有意調查薩雷的行動時，落該(我已說過)由政府獲得同意親自調查。現在十二月十五日的命令已明白將東方軍司令交在我的命令之下，我也立刻看出這種手續的危險，這開了政治干涉軍事之門。我對於陸軍部長提出的辦法沒有堅決反對，在以前的一章裡我已說過，是因爲白理安勸我接受。他告訴我他和我一同願意獲得薩龍尼加情勢的確實消息；他說「但是讓我來辦這事，我心中有個計劃。調查的結果如像我所預料的不利於薩雷，則我要負責撤換他」。我於是讓步。

不管萊坤 (Requin) 由薩龍尼加回來所作的報告如何，不管俄方，讓方與英方的怨言如何，不管薩雷與科登尼愛當着衆人的激烈辯論(也不全是科登尼愛的錯誤)在近東軍所產生的最不幸的印象如何，落該由近東回來時宣佈薩雷執行職務完全滿意，要調他回來即是不公，除去補充他的參謀處以外不再需要什麼。

我對這種決定無力友對，因爲我在事前已同意於其手續。但落該所引起的情勢絕不是白理安所預料的。

議會裡的騷動從這事件又得了新刺激，陸長與我的意見不合又有了證明。騷動的反響從各方達到我。已有人計劃再開秘密會議，討論日趨嚴重的羅馬尼亞事件，撒姆河之作戰與我方損失的問題；這些事以外自然要加上關於近東軍的指揮問題。

十一月二十四日，當閣揆與落該到米希爾·安支(Michel-Ange)路來與我吃午飯時，完全證實了這些傳說。這兩人都認為國內政治情勢是頗嚴重的；但白理安雖然相信可以勝過這新危機，落該却不如如此樂觀。但兩人都準知道議會所準備的攻擊要影響最高指揮問題。

以投票方法決定開秘密會議，會期規定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現在聽說落該在閣議裡報告觀察薩龍尼加的時候，坦白稱讚薩諾，所有的缺點祇是由於他的參謀處的不充實。落該結論時說近東軍不應再歸我管轄，並且說他已準備一個命令修改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的命令。

下次的閣議在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就是在秘密會議的前夕，他將這命令提出請求批准。這命令將戰爭的指揮交給陸軍部長；祇有他才能將接濟分派各戰場，批准作戰計劃與委派軍長。這計劃中的修改將法軍總司令又減到他以前的地位，就是東北軍司令。

投票時內閣全體決定(除去一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五日命令應繼續生效，我也應繼續執行所交給我的的一切職務。落該也提議取消集團軍。這也沒有通過。以後白理安正式擔任秘密會議裡擁護最高軍權的責任。

但落該居然將政客們最反對的伯賚與貝爾從總部撤出，派他們指揮軍隊。規定加斯泰諾(Castellan)去俄國參加十二月的會議；但他回來時將不再回到總部。

我在一時接到這次會議結果的報告，我剛由凡爾登回來。我立刻起身去巴黎；因為馬爾威在前一天會請我去見他。這位內政部長切實對我說，政府將盡全力支持我，至於以他個人而論，我可以完全信賴他。

十二月一日，我偕同加斯泰諾應民國大總統之請到巴黎去。我們一同考慮一些問題，其中有最高指揮的組織；但我們所談的是政客所不喜歡的軍人。除去伯賚與貝爾之外，他們也要撤換加斯泰諾與福煦(Foch)。他們給福煦的健康捏造誇大的謠言，對他的批評也很激烈。

我在這時與各政府人員談話所得的印象，是他們自己一點也不曉得目標如何。雖然馬爾威說完全決定維護最高指

揮，但落該說必須給議會一些滿意，在小事上讓步，特別是從總部撤去些軍官。

陸軍部長的趨向是反覆無常的，按着當時進行中的秘密會議在他所產生的各種意見而定。二十九日阿布拉米 (Abram)與達笛演說劇烈反對最高軍權，三十日當陸軍部長在演說中提出薩雷的名字時，下院大聲鼓掌；但在十二月一日白理安指明我在聯絡聯軍的作戰的努力裡的困難時，產生一種深刻的印象。那天晚間一般的印象是樂觀的，據想辯論很快就要終結。十二月二日特別平靖，秘密委員會祇討論海軍問題。閣揆沒有出席。加斯泰諾剛正式被派代表法軍出席俄軍總部的會議，他來和我討論他這次的旅行。

議會如此考慮的時候，希臘正在發生嚴重的事件。從雅典拍來的電報說街市上有戰事，又有法國人流血。海軍別動隊背信進擊，報告損失六十人左右。好似海軍司令達第支，都，福奈 (Fouquet)沒有想到他國家的尊嚴與軍隊的安全而立刻採取必要的步驟。

十二月三日又有新的消息到來。不祇我們死了人，而且我們的尊嚴受了也許是不可避免的打擊；因為政府好似不樂意強使君士坦丁 (Constantine)王採取我們的尊榮與安全所需要的步驟。這時希臘有兩個政府，一個攻擊我們，一個與我們聯合，因此不當再有遲疑。那天我由薩雷接到一封電報，他的意見十分正確，要求准他立刻攻擊拉利薩 (Larissa)。我在與伯查談過這事之後，決定去見閣揆，將我完全認可的薩雷的電報給他看，並通知他我要採取何種有力步驟。

白理安在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接見我。我們討論之後，拍電給薩雷命他不需政府命令可對拉利薩作任何攻擊；但也通知他現在在海上的第六十師與第十六殖民地師將在皮落 (Piraeus)上陸而不在薩龍尼加上陸。解決這事之後，白理安請我吃午飯，我們討論政務。

我極驚異，他告訴我議會的情勢使他極不安；他認為祇有一種辦法可以恢復平靖，就是將最高軍權盡量改組。如不如此，則政府要下台，其結果則將嚴重，因為沒有他種的政黨可以上台。再者，如陸軍部倒台則將在作戰指揮裡造成危機。這兩種危險在可能時應當避免。白理安呼求我的愛國心，接受他所擬議的修改以救政府，他最後並說，他在第二天到下院秘密委員會去若不能宣佈這種改變，則政府即將失敗。

白理安的計劃如下：我將繼續指揮戰事；我將有個參謀處，聯軍的代表交託給我。我將不繼續直接指揮東北各軍，其指揮的將官祇在我表示意見之後才能委派。簡言之，我將負責戰事的一般指揮，東北各軍總指揮與東方軍司令都在我



的命令之下。我的總部將設在巴黎，與政府密切並時常接觸。爲要加增我的權威，將升我爲法國元帥。白理安告訴我升級之事不久即將宣佈。

這些建議對我完全是一種揭示，因爲以前的談話沒有使我想到政府要造成這種計劃。我回答閣揆，說我是個軍人，因此政府如有任何決定我都默認；我一向是服從的，這種派我的新職務我不能不接受。但我希望了解我沒有建議我接受元帥官杖似乎必須有的一些改變；事情不是如此。我對於這擬議的計劃有嚴重反對的理由，我對其實行祇是服從而已。

驟然一看，這種設計好似完全合理。作軍團長的軍官不當直接指揮他的一師，如此好似法軍總司令也自然不應親自指揮在東北戰場作戰的各軍。但這種邏輯祇是表面上的。法國東北與東方我軍的軍力不成比例，西線的總司令實際上就是法軍的總司令，近東軍隊不過是一個別動隊而已。所以用擴大我的權威爲藉口，我簡直失去了指揮權。

在我的筆記裡我時常提出——我不是由於虛僞才再表白這事——不論各聯軍前線的努力之聯合是多少，那是我的成就。我樂意同意瑪恩(Marne)之勝的資望才產出這種情勢；但我所有的權威多爲我以一個聯軍的總司令的資格說話所加強，我們的軍隊雖不是最多的，但至少是最強的，最受戰爭的試練，而且（爲什麼不必說？）我軍由瑪恩河至撒姆河所贏得的榮譽是他軍所不及的，簡言之，我軍是我們主要敵國——德國——的主要之敵。

如不使我指揮這軍時，則我對於其他總司令的影響將立刻減低。因爲當時沒有類似一九一八年四月的協定，即是將聯軍的最高指揮交給福煦，我將失去我直至現在所有的權威。而且我的繼任人，不論他是誰，要覺得創造我這種的地位要慢而且難，因爲我指揮的時期很長而且聯軍司令對我也有好感。因爲這些原因，我才相信現在擬議的變化對於法國與聯盟全體都爲不幸；一九一七年的慘敗與一九一八年春我們幾乎確實失敗的不幸，更證實了我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日對白理安所表示的意見。

假使環境不是這種，閣揆也許要與我同意；但我相信他顯然已有決心。他對我的議論回答說他不要我立刻作答，但他要我在規定在第二天上午九時的閣議前回答時。

我順便表示我希望挽留伯賚。在我整個的事業內，我沒有看見一個人有伯賚那樣眼光的遠大，理解之清楚與智力之深邃，而且他工作的能力簡直是無比的。此外他還機警，語言動聽而且忠心無貳，就可知道他是如何偉大的軍官，他在我身旁工作多年，因此我現在要挽留他。

白理安認識伯賚，他對於他的意見也與我相同；但他說不能再改變關於他的決定：必須派伯賚去指揮軍隊。這就是政客適用「用得其人」的原則。

我們也討論加斯泰諾的問題。幾天之前，民國大總統使我了解多數下院議員要將他從總部撤出去。所以我問白理安他從俄國回來將如何。閣揆回答說下院在黨要求派加斯泰諾指揮一路集團軍；他個人贊成這種辦法，因這可以保證他的過半數，而且不能有什麼反對，因為當我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調他到總部時，加斯泰諾曾作過集團軍司令。

我在五時半回到善蒂義 (Chantilly)。晚間愛丹奈 (Etienne) 打電話問我能否在次晨接見他。白理安知道我們中間的友誼，就請他勸我同意於閣揆向我提出的意見，愛丹奈呼求我的愛國心，請我接受。

我向他重述我對白理安所說的話：我聽政府的命令；我要接受計劃中的辦法；但我拒絕作任何批評與建議，因其各種不利在我心中十分明顯。

愛丹奈認為滿意，一小時之後，離開我帶信給白理安。我也用電話通知白理安，說愛丹奈帶着我的答覆正在路上。不過，在上午九時左右，閣揆來電話，說他要在閣議開始之前，從我知道我是否同意。我告訴他我同意。以後他又說我不久將升為元帥。

在數頁之前，我說過政府的計劃在理論上是合理的，指揮法軍作戰的一切戰場上的戰事在任何人都是極大的工作，將這個與指揮東北戰線的工作分隔也有良好的原因；這種分隔能使我完全集中於戰事一般指揮的大而複雜的問題上。不過，我明瞭這新組織祇是一種原則，如無適當的應用，則少有價值；所以我最關心的事是明白規定我的職務。若想到計劃這種組織的陸軍部是最不穩固，則規定我的職務更為必要，而且有理由相信如現在的政治紊亂情形繼續下去，則對我軍的指揮將有危險的影響。

白理安在我們談話的次日下午，在秘密會議裡演說。他宣佈政府決定改組最高軍權，但他所提出的詳情很少——也許是故意的，為要使自已自由策動——因此下院發生劇烈的情況。

這時我正研究執行我的新職務，組織參謀處的最好方法如何。我決定以伽穆林 (Garnelin) 為參謀長，他與我共事很久，我知道我可以倚仗他的品格，智力，勤勉與其類似的偉大能力。我立刻調他到總部，要將他升為將官，派給他這種職務。

參謀處將祇由幾個軍官組成；在善帶義管理遠方戰場戰事的人員自然算其一部。此外我定意創造一局特別負責內政性質的問題。

秘密會議在通過信任陸軍部案之後，在十二月七日下午閉會；但過半的數目很小。同時我聽說陸軍部或須改組，而決定按白理安提出的辦法改組最高軍權。

秘密會期內的會議揭示了普遍的不安，而且閣揆的一句話暗示有求和的可能，更加增了議會的驚惶。失望的情緒好似傳到民間去；他們因在一九一六年內經過嚴烈的試驗，羅馬尼亞不幸之後又發生失望，於是不想我們在這年內的成就與敵軍情勢的危急。議會得民國大總統的贊助，因未能如我看出我們在勝利之路上已有何等進步，已有不幸的結論，即是不計一切來阻止我的一九一七年初的計劃的實行。換言之，當我們扼住德人咽喉而將予以致命的打擊時，解除我指揮戰事的職責就是阻止我們打擊德人的一種間接辦法。

在這種不定，怠倦與懷疑的空氣中，白理安通知我他有意重組他的內閣，意思在給國人一個亟需的刺激，於是政府在十二月九月辭職。據傳在新閣裡柳戴將作陸軍部長，而拉加茲(Lagace)有辭職之意。

海軍部長的去職，我認為是極可遺憾的，因為有許多次我得機會估量他的工作的偉大價值。因此我在十二月十一日派伯賚去見他，代表我請他重新考慮他的決定。拉加茲回答說：「我已同意留任，因在現時狀況下我如去職，就等於放棄職務。但內閣如認為必須如人所要求的作些擔保，則我不能以我所認為叛國的代價而留任。」

至於選柳戴為陸軍部長，我是誠意贊助的。

# 冀東銀行

營業種類

存款	放款	匯款	代理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種存款 通知存款	倉庫押款 貼現押匯透支 商品押款	電報匯款 支票匯款 匯解存款	託收款項 保險
利益優厚	手續簡單	迅速敏捷	便利穩妥

通匯地點

國內		國外	
北京	天津	上海	青島
唐山	厚和	張北	包頭
新張	神戶	大阪	東京
奉天	北票	營口	錦州
秦皇島	樂亭	懷來	豐鎮
多倫	大同	鹿泉	平地泉
鄭家屯	遼連	大連	哈爾濱

本行請  
 天津本行地址  
 對隨時  
 顧隨地址  
 客隨法  
 垂地界  
 詢去八  
 事做號  
 項總路  
 無支一  
 任行一  
 歡接七  
 迎洽號  
 北京本行地址  
 西交民巷七七號  
 電話南局五六九號八八七號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 河北省銀行

### 北京分行通告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信用昭著收做各項存放款扶助農工務業附設倉庫押做雜糧貸款手續簡便利率從輕在本省商業繁盛區域均有聯行事變以後京漢津浦兩線重要地點分支行均逐漸恢復營業照常匯兌如荷 惠顧無任歡迎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電報掛號二二二二

電話南局

經理室 七八六 營業部 六五三  
庶務處 一七二 傳達室 一七三〇

#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西河沿  
王府井大街  
花市樓  
西四牌樓  
鼓樓

#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三三三〇

# 金城銀行

資 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 元	公 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 萬元	業 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 務兼辦儲蓄	北 京	西交民巷 南局四三二	行 址	北京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	--------------	--------	---------------	--------	------------------	--------	------------	--------	----------------------------------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 七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東局 三五〇  
 北城辦事處 鼓樓大街 東局 六四

## 北京中國實業銀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儲蓄

本行儲蓄部現為適應環境便利存戶起見

特設 兩利儲蓄存款

國幣十圓 即可開給存單

行 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南局 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話 三四八三  
八二二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話

三六〇〇  
八八六



# 大陸銀行

兼辦 辦理 商業 銀行 業務  
儲蓄 存款 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燕京大學校內

# 鹽業銀行

辦理 商業 銀行 一切 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一八三〇號  
掛電報號 七七七七

# 北 京 中 孚 銀 行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四 號

## 中 華 經 濟 學 會 編 印 中 國 經 濟 評 論

● 價 目

零售每冊四

角半年六冊

二元二角全

年十二冊四

元外埠每冊

另加郵資八

分

● 發 行 所

南京如意里

三十八號

● 總 經 售 處

中央書報發

行所

## 文 教 月 刊

編 輯  
發 行

山 東 省 文 化 教 育 委 員 會

地 址

山 東 濟 南 市 新 東 門 外 華 美 街 三 十 號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一切業務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 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 三七七

## 每月科學

創刊號四月一日出版

內有馮貫一氏之「關於急降下轟炸機」蔣庭修氏之「福特汽車工廠巡禮」·李季氏之「滑翔機隊之無聲空襲」萬鵬飛氏之「航空講座」·及宋昆氏之「隨軍醫院」等篇·全刊四十餘頁·插圖約一百幅

歡迎訂閱·每年三元五角·試閱一期·可寄郵票四角·

社址：天津盛茂道九十六號

## 教育學報

第七期出版

論說 調查 專著 雜俎

中華民國教育總會編

會址：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電話：西局 四二二一 四五號

#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 大生銀行

本行爲服務社會優待存戶起見敝津京兩行

「特設活期」

「特別存款」

利益優厚手續簡便國幣「拾元」即可開戶按年息「伍厘」計息惟以國幣「壹萬元」爲限另有優待加息辦法章程備索或請面洽

天津總行 法租界六號路

電話 三二二三四號

北京辦事處 西交民巷路南

電話南局 三四三〇號

#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 同願學報

弘揚佛法

建立民衆真實信仰

第一輯已出版  
定價每冊二元

編輯者 佛教同願會編譯委員會

北京沙灘嵩祝寺內

發行者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西安門大街

### 滙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滙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店·東馬路十四號

##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印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駟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掲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逕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一日出版

### 中和月刊

第二卷 第六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兼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廣告價目		
	甲	乙	丙
全	一〇〇元	八〇元	六〇元
面			
半		四五元	三五元
面			
四分之一		二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 最 陸 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 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  
刷、製本、設  
備完備

出 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導、綜合、雜  
誌、標、各種、研  
讀、物、文、藝、  
古典、復、製

學 用 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中 日 合 辦  
資 本 金 五 百 萬 圓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表電話西(二)二二二〇番

備 設 新 最